

我家三公子

—

我入宫前，放纵了一回，和晋都声名狼藉的卫三公子，瞒着旁人，贪欢数日。

三公子不爱我，可我不在乎，我只想要短暂地拥有他。

我向他自荐枕席时，他坐在榻沿盯了我半晌，那样玩味的目光就像一把镶金雕玉的匕首。

他抵住我腰间锁紧宽大道袍的、单薄纤弱的暗草灰系带，轻轻一挑，一览无余。

我身体不自觉瑟缩着，战栗着。

他看透我，可神色自始至终平静如水，没有波澜。

我孤注一掷的勇气，在他平静的注视中，一寸寸垮败。

他轻轻笑了笑，伸了伸腰，觑着我，问：「害怕？」

害怕。

每个见过我的人都夸我，端木家嫡女「端庄贤淑」「知书达礼」，谁能想到，乏味无趣的端木敏，心底藏着一个黑暗疯狂

的欲，这个欲，始于惊鸿一瞥。

三公子生了一张为祸四方的脸。

光是远远地瞧上一眼，就觉活色生香。

挺拓凌厉的眉，中正挺直的鼻，绝佳的下颌骨，兀立的喉结，辟构矜贵清冷气质。

可那雪白肤，山水眸，圆润起伏的唇，又矛盾地，昭显欲。

三公子像一幅绝版藏画，禁忌孤傲，又引人遐思。

我轻轻捏住袖角，同他对视。

害怕，可是烈烈的欲，腾腾的执，在血液里叫嚣，撺掇着烧了一把大火，把害怕烧得一干二净。

我就为自己活这一次，一次就够了。

「不怕的，三公子.....」

雪下得有些急、有些烈，我的声音太轻了，几乎要被雪啸声淹没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等他的审判。

他一言不发地抿酒。

梦隐寺坐落于雪山之上，千山鸟飞绝的寂静。

我们共处的这间厢房，也是寂静得叫人心虚、瑟缩。

我刚疑心方才的话叫雪吞没了，他却开口了：

「女师父，我无意诱骗出家人……」

他以为我仅仅是梦隐寺一个动了凡心的女尼。

我有些急切地朝他迈近几步：「三公子，奴家只求露水情缘。」

他抬眼觑我，那双水光波动的含情眼漾着放荡不羁的笑，道：

「所有女人最开始都这么说的。」

三公子怕负累。

我犹疑了片刻，又向他迈近，我向他承诺：

「三公子不信，奴家立字为据：事过拂消，两不相干。」

我只求一刻欢愉，和三公子的。

他有些意外，片刻，轻轻笑了起来，向我招手：「好吧，女师父，过来。」

我说服了他。

我们相对侧躺着，他坚实的手臂圈着我的胳膊，下颌抵在我的发上，我一抬头，近在咫尺的，是他那张沾了酒，冶艳的唇。

我晃了神，听见他低哑的笑声：「敢不敢？」

他指了指自己的唇，浓密眼睫垂落下来，那双透亮清澈黑眸注视着我。

他以为我会退缩，他低估了我对他的执念。

我捏着他的领口，往前凑，轻轻碰上。

甜腻的滋味，颤动的火焰。

三公子大约会蛊术吧。

「女师父，不是这样的。」

紧随着他的叹息声的，是强势霸道的，裹挟烈酒的吻。

几乎要窒息了。

我想寻点新鲜空气，稍稍往后退，他不允许，伸手按住我的后脑勺。

昏昏胀胀，心跳得要撞壁蹦出来。

最后一口气也被他尽数掠夺。

.....

终于分开，我大口大口地喘息。

「女师父，你对一个不了解的人投怀送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以后，会后悔的。」他用粗粝的指腹揉着我的唇，低眸凝着我，目光晦暗。

我摇摇头，望向他：「不悔，永不悔。奴家喜欢的只是三公子，三公子是什么样，奴家就喜欢什么样的。」

立于高巅之上的三公子，处于深渊之下的三公子，又有什么所谓呢。

我喜欢的就是这个三公子。

他错神须臾，眉眼堆积的那抹阴郁似乎淡了点，眼底闪过刹那的清亮，渐渐笑起来：

「女师父这张嘴很甜，很动人，公子喜欢。」

如果去掉「这张嘴」三个字，就好了。

「女师父很甜，很动人，公子喜欢。」

我轻笑道：「三公子喜欢，奴家就陪你多说点话。」

我们说了很多话，无关紧要的、愉快甜蜜的话，说着说着，不知为何就吻，吻着吻着，就睡着了，三公子最后也没有碰我。

半夜风雪呼啸，我被惊醒。

三公子睡得很沉，他的浓眉在梦中也皱着。

他不快乐，他很寂寞。

我伸手抚上他的眉川，轻轻抹平，在心底无声地低喃：「三公子.....」

于我而言，「三公子」是世间最美的词。

二

我总是在入夜的时候去寻三公子，半夜时离开。

去的时候，我随身带酥糖。因为糖的缘故，我一进门，嗜甜了三公子眼眸会发亮，他会迎上来，咬上我指尖上捏着的糖，顺便舔走我指尖上残余的甜。

糖是个好东西，三公子喜欢，我也很喜欢。

我离开的时候，他都还在沉睡，我没有惊扰他，提了灯就出门去。

梦隐寺的风雪故意与我作对，常在半夜呼啸，折了我一把又一把红伞，跌了我一盏又一盏琉璃灯，膝盖上的淤青，姹紫嫣红，还好三公子不真的碰我，道袍一掩，不必担忧他看见那狼藉的模样。

有一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刚进门，他就快步上前，把我抱到床上去，他覆身上来，剥我的道袍。或许这如我所愿，可他不快乐，一点也不。他身上的酒气浓烈，眼眶很红，他是醉了。我握住他的手，低声唤他：「三公子.....」他定定地凝视了

我良久，那眼底汪着的水雾渐浓，他的声音很涩：「她说得对，我废了，只能在女人身上撒野.....」

他一边说，一边从我身上翻下去。

他/她是谁呢，让三公子这样黯然神伤、借酒消愁，那个人很重要吧。

他的腿不经意碰到我的膝盖，我没有防备，倒吸一口冷气。他疑惑地望着我，就要去掀底下的道袍，我想拦他，没拦住。

他的眉宇又堆积上阴郁：「怎么弄的？」

三公子总是睡得很沉，并不知道梦隐寺半夜的风雪有多凛冽。

三公子并不挂心女师父，又怎么会关心梦隐寺的风雪大不大呢。

我讪笑道：「不小心摔的。」

他下床去翻箱倒柜，翻得很烦躁的样子，动作很急躁，声音也很烦：「摔了很多次？」

「雪路太滑.....」我想用道袍再次掩盖住伤口，我不想让三公子觉得烦。

他截住我的动作，坐下来，捏着我的脚踝，往前一伸，我的腿搁在他的大腿上。

「掩耳盗铃。」他训我，语气不善。

我低着头不说话。

他的指尖抹了药，沾了上来。

「不会等风雪停了再走吗？没人赶你走。」

我抬起眼望他，「寺中戒律，不得夜宿于外。」

我得在天亮之前赶回自己的厢房，才不会有人发现我的秘密。

他静了静，揉着淤青处，温热的指腹把淤血轻轻推开去，低声说：「女师父犯的戒律，还差这一条吗？」

我默了默，垂眸点头：「三公子说得对，或许我掩耳盗铃……」

我快要回去了，回去我的家族，回去履行端木敏该承担的义务了。

我又还能胡闹多久呢。还能掩耳盗铃多久呢。

他忽然揉了揉我的发，「怎么了，不高兴？」

我敛眸，轻轻摇他的袖角：「三公子，陪我出去玩一趟好吗？既然已经犯了戒律，一条也是犯，两条也是犯，不如，多犯几条，才划得来。」

多留一点回忆，哪怕是假的、虚妄的，我也甘之若饴。

他直勾勾盯着我捏他袖角的手。

太冒犯了吗？

我默默把手收回来，他贸然地把我的手提溜回袖角上，眉目忽然软和下来，轻笑道：

「多摇几下，多求几声，公子就答应你。」

我眉开眼笑，指尖又捏上他的袖角，销金的狮纹凹凸不平，明明是狰狞的猛兽，瞧着却有些趣稚，有些温柔。

我凑在他眼前，摇他手臂：「求求三公子，带我去玩好吗？」

他的笑容渐渐扩大，眉间那乌沉的团云渐渐散了去，他抚上我的眉，点了点头，很快道：

「好……公子带你去玩，想玩什么呢，骑马，射箭，打猎……」

他的声音最初带着欢愉，可说着说着，不知想到什么，渐渐又低下去，黯淡下去：

「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算了，公子带你去吃吃喝喝，买绸缎首饰……」

我摇摇头：「不……三公子，我想，骑马，射箭，打猎……」

三公子不知道，他策马奔腾，挽弓射雕，沙场点兵的模样有多迷人，他忘了，我没忘。

晋都第一少年将军，那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

所有人都忘了，我不会忘。

他雪白的脸上露出黯淡的笑意：「女师父，和三公子并肩而行，并不是一件好事.....」

「三公子.....我不这么认为，能和三公子一起，是我的荣幸。」

他望了我许久，眸色渐深，猝不及防道：

「想亲你。」

他捧住我的脸。

三公子的吻，变化莫测。

这次那样轻柔，柔得像初雪，软软地拂过唇角、鼻尖、眉心、发梢。

他总是喜欢用手护着我的头，或许想离我更近些，或许，会不会是怕我磕到床头呢。

我偷偷地幻想，三公子不会知道，这是属于我的回忆，随便我怎么添油加醋，没人管得着，自作多情也管不着.....

三

在旷野策马驰骋，原来是这样的滋味，烈风呼啸在脸上，阳光照射在身上，自由，恣意。

三公子从身后环着我，尽管是寒冬，他的怀抱炙热滚烫。三公子难得心情愉悦，他安静地用下颌蹭我的颈窝，亲昵地问我：「女师父，第一次骑马吗？」

马速渐渐放缓。

我把拢着的有些温热的手，默默覆上他扯缰绳，冻得有些发红的手背。

「第一次。」

「喜欢吗？」

他把我的手拢到掌心去，一下下搓揉着。

「嗯。」

「那.....公子教你骑马，好吗？」

我学会了骑马，就不能和三公子同乘了。

可是很快，我就要离开三公子了。

「好。」

没学成。

另一群策马的男女奔至我们面前，拦住我们的去路。

三男一女。

他们不认识我，但我认得这几个男的，晋都出了名的纨绔。

领头的薛丰把马驱定，望着我们，讥笑道：

「这位女师父，你要找男人，何必找个废物？」

其余两男紧随着吹口哨，放声笑起来，附和起来：

「这位女师父恐怕不知道，卫三公子的战绩多辉煌。」

「那自然是辉煌的，极其辉煌，幽冥谷一役，五万将士，在三公子的英明指挥下，全送了命，三公子注定垂名青史……」

「要是换成我，早就以死谢罪了，哪还能像三公子这样，厚颜无耻，苟活于世，照样吃喝玩乐，玩女人，醉生梦死，好不快活……」

不停休地羞辱。

身后的三公子，握着我的手，力道加重。

他身上的阴郁、戾气，一下子又被激发了。

我冷笑起来，应声道：

「论起厚颜无耻，谁也比不上各位公子，我要是诸位，也早就自刎了，三公子杀敌的时候，你们在干吗？」

他们脸色微变。

我望向薛丰，冷笑道：

「薛公子，当时为了争夺一个娼妓杀人，被关进牢了，别说上阵杀敌了，要不是你的好姐姐在天子身边吹了耳边风，恐怕薛公子现在也不能够好端端站在这里。」

「臭婊子，你胡说八道。」

他恼羞成怒，扬起马鞭，直直照我的脸抽过来。

鞭子刚到眼前，就被三公子反手握住，他手腕往下一压，绷紧的马鞭凌空啪的一声，狠狠抽回去。

薛丰的脸上立刻浮现一道血痕。

「薛二傻，向她道歉。」

三公子的声音，尤其冷厉。

我侧头去望三公子，他盯着薛丰，那脸色凶得活像要吃人。

薛丰气得浑身发抖，紧紧攥着手中的马鞭，想动又不敢动，想说又不愿说。

三公子开始抽动手上的马鞭，薛丰脸色一白，一惊，飞快含糊地从嘴里挤出来三个字，几乎听不见。

三公子寒声道：「大点声。听不见。」

薛丰脸都绿了，大喊：「对！不！起！」

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蹦出来的。

三公子低声询问我：「女师父，听清楚了吗？接受吗？」

薛丰把眼瞪得跟牛眼似的，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的模样，真是可恨可怜又可笑。

原来三公子给撑腰，是这样的滋味。

我忍住笑，点了点头，算了，薛丰，暂时放他一马好了。

不过，其他羞辱三公子的人，一个也不能放过。

我的目光又移向姚青、曹厉，继续说下去：

「姚公子，当年本来该去参军的，临了托关系逃了兵役，也是好出息，至于曹公子，一说打仗就疯，等天下太平了，说好就好，这装疯卖傻的本事，寻常人也学不来的。」

「一个两个，就你们这等货色，配吗？三公子是好是坏，是死是活，还轮不着你们这些渣滓来评判。」

从小，家族就拿我当皇后培养，一个合格的皇后，对晋都名门世家的事，大约都要了解些。

我忽然有些庆幸我为当这个皇后付出的一切努力，足够强，我才能守护三公子。

三公子冰凉的指尖轻轻抚过我的手背。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能听见：「女师父，我又想亲你了。」

我红了脸，在他的掌心轻轻画圈打转，写了一个「好」。

对面的三人脸色涨得紫红，青筋毕露，他们不约而同地死死握着手中的马鞭。

三公子冷冷地朝他们扫过去一眼。

不要当沉睡的野狼不是狼。

对面三人的手握紧又松开，松开又握紧，反复多次，咬牙切齿，交换眼色，却都不敢轻举妄动。

畏惧凌驾于恼怒上面，一向如此，喊打喊骂的人，大多虚张声势，纸老虎罢了。

遇到这种情况，只有绝对的实力碾压，才能让对方彻底闭嘴。

「三公子，我们走吧.....」

三公子，我们走吧，大好时光，我们去接吻，不要管这些渣滓。

三公子扯了缰绳，欲掉头。

「卫焰，那我呢，我够不够格评价你？」

我都快忘了一直沉默的白衣姑娘。

我望向她，她的目光全落在卫焰身上，那种炙热的目光，是个人都能看得懂。

她和三公子，究竟有什么纠葛呢？

三公子望着她的目光，也很显著地，与望旁人不同，有怜惜、不忍.....

「阿芷，没人比你有资格评价我。」

他对她那么柔软。

「卫焰，你就是个懦夫，是个废物，是个失败者，要不是你，你哥就不会死，我们会好好地成婚，你把一切都搞砸了，你毁了所有人的幸福.....」

三公子的手很凉，我摸了摸兜，还剩下最后一颗糖，有些庆幸。

阿芷不知道说了多久，说了多少恶毒的羞辱，终于停下了。

三公子沉默地听完了，他垂眸，浓密的眼睫把眼底一切神色都遮掩住，声音很微弱：

「是，你说得对，是我把一切都搞砸了。说够了吗？如果够了，我该陪我的女师父去吃饭了。」

「卫焰，现在的你，只配在女人的床上厮混了.....」

我后知后觉，那个晚上，让他买醉消愁的人，应该她就是，阿芷。

四

最后一颗糖，我喂给了三公子。

他吃到一半，忽然捧住我的脸，俯身把那颗微融的糖抵进我的唇腔。

舌尖被甜的滋味浸麻，火焰再次颤动。

他低喃着，声音跟雪夜迷茫的灯雾一样轻：

「糖要配着女师父的这张嘴吃，才是最甜的。」

三公子的脸，配着这张蛊惑人心的嘴，才是最要命的。

我知道他只是随口胡扯，放荡的三公子，愿意的话，可以说无数情话。

可我无法抵挡，我知道他只是寂寞，寂寞到需要靠吻女人来填补空虚，至于什么样的女人，谁都可以，而我恰好乘虚而入，近水楼台先得月。

谁不寂寞呢。我也寂寞，才短暂地偏离航向，逃入三公子这个废弃的港湾。

我们短暂地依偎取暖，我们大致上类似。

区别只是，我爱他，他不爱我。

我有许多话想问他，最后什么也没问。

约定好的，一晌贪欢，事过拂消，他爱谁，不需要交代。

他吻着我，温柔似水。月光照进来，那淌下的，无影无踪的水，被月色纠缠成了丝丝绕绕的影子，在眼前波动，摇晃，混乱。

他盯着领口细缝漏出的一点儿雪肤，眼眸晦暗，深不见底，他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沙哑：

「女师父，还想不想跟公子好？」

他事先没有预告，忽然向我抛出橄榄枝，带着致命的诱惑。

吻已经无法填满三公子的寂寞了，他需要更多来沉沦。

纠缠的水影子，在我眼前浮动，深深浅浅，我差点要说好。

是三公子啊，我梦寐以求的三公子。

知道三公子在梦隐寺清修，我才打着为长辈祈福的幌子，到这里来的。

居心叵测的端木敏啊，在过去的人生中，一百次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只想有一次，放浪形骸啊，为了三公子，为了曾在幽州救过我的银甲少年将军，就一次。

可是那个「好」，在舌尖打了几回转，最后往咽喉倒退。

要成为皇后，就要懂得察言观色。

尽管三公子把情绪都藏得很深，可是他的吻、他的眉眼，无一不在提醒我。

沉沦，并不是三公子想要的。

他那么在乎阿芷的话，他不想成为一个废物，靠征服女人来赢得成就感。

他想要的，他需要的，不是无休无止地沉沦忘却。

他想要的，他需要的，是重新站起来，意气风发，堂堂正正地活在光明里。

三公子等得太久了，忍不住揉了揉我的耳朵：「女师父，很为难吗？」

我笑了笑，踮起脚，亲他那淡愁消散不开的眉心。

「三公子，我来月事了，今日不便……」

他怔了怔，出其不意，忽然把我拦腰抱起来。

我低呼：「三公子……」

他难得神色认真：「你不是在流血吗？」

我无言以对。

走了几步，他忽然盯着我问：「.....你都这样，还骑马？」

我笑得有些尴尬：「其实，没那么严重.....」

他表情古怪地盯着我。

我顿了顿：「三公子，你未免太懂女人了.....」

他也顿了顿，低头点了点我的唇，翘着唇笑，「女师父也会拈酸吃醋的吗？」

他笑起来，那唇，微微勾着，像，猫，的，唇。

我盯着他漂亮的唇，有些沉迷：

「不仅会，嫉妒起来，可能还会施法害人，三公子，小心点。」

他抱我到床上，一边掖被子一边笑：

「好啊好啊，女师父，有什么通天的本事，尽管使出来，公子我想见识见识，我的女师父，有多大能耐.....」

我的女师父，他说得那么自然。

我止不住地心颤，三公子钻进来被窝，在被窝里使劲搓手。

我偏过脸去问：「三公子，你在干吗？」

「把手搓热。」

三公子那双骨节分明、白净修长的手，似浮光暗动的玉，叫人很难移开目光。

「三公子，你手很冷吗？要不，我帮你捂捂，我的手还挺热的。」

他轻笑：「不劳驾女师父了。」

「不麻烦的，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一边说着，一边摸过去。

「别。」

三公子拒绝了我。

「啊，好吧。」

失落，我讪讪地把手抽回来。

他若无其事地补充了一句：「不想冻到你。」

啊？……心颤得厉害，三公子……竟然在关心我。

我脑子有点发麻，乖乖躺好，双手平放在小腹前。

闭上眼想睡觉，可是有点心慌意乱。

三公子，是被阿芷刺激到了吗？

还是对月事有什么错误的认知？

为什么突然对我关怀备至？

我正胡思乱想。

三公子翻了个身，朝我侧躺，温热的手掌覆上我的小腹。

黑暗被窝下，我们挨得很近。

我咽了咽口水，一动也不敢动，紧紧闭着眼。

那浮光暗动的玉，幽幽地泛着摄人心魂的光。

「女师父，你是第一个……」

三公子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半截话。

我半睁开眼，望住他：「什么？」

「没什么……」

他停了停，忽然问：「女师父，你是什么人呢？」

他的声音明明很低，很轻，很柔，却把我炸得方寸大乱。

是了，梦隐寺的女师父，怎么可能知道晋都世家那些事。

三公子只是醉生梦死，并不见得他就不再聪敏了。

可他怎么猜，也不会猜到我是端木家嫡女，即将成为皇后的端木敏。

没人会猜到的。

我渐渐平静下来，沉默着盯着他。

他的目光灼灼。

过了半晌，我垂下眼，随手绞着青色被褥一角，低声说：

「三公子放心，我是什么人，也不影响您.....我承诺过的，事过拂消，绝不会纠缠三.....」

他第一次打断我的话：「你以为我怕这个吗？」

我觉得他有些恼了，那浓艳的眉眼顷刻攀上沉郁的神色。

三公子在恼什么，我并不明白，我能保证的都保证了。

我并不希望惹恼他，那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

祖母教过我，如果对方在生气，不要再火上添油，暂时离开。

我静了静，坐起来，轻轻推开被褥，「三公子，对不起.....我明天再来吧。」

我需要从他身上经过。

一条腿刚踩到外沿，就落空了。

整个人被按到三公子的身上。

他的手一扯，宽大厚重的被子把我们结结实实罩住。

黑暗的被子底下是另一个荒芜世界。

滚烫的，粗莽的，凌乱的吻。

一个连着一个，似密集仓促的雨点，应接不暇。

黑暗里的声音很低很沉：「女师父，你当我是什麼？」

「三公子.....」

「女师父究竟是哪一家名门贵女呢？香闺寂寞，听说三公子浪荡，就拿公子消遣打发时间对吗？看准了三公子已经是烂鱼臭虾，所以，堕落要找三公子，堕落后一拍两散，对吗？女师父，招惹三公子，不是那么好应付过去的。」

他捏着我的手腕，越吻越狠。

这是第一次，直面他的阴郁、狠戾。

他恼的，不是我，是他自己。

他厌恶的，是他自己，他那样厌恶他自己.....

我眼涩地望着他，清晰地想起在幽州那张为我挡下炙热火柱的明艳的脸。

火舌腾腾地蹿烧着。那沉重的、高温的火柱压在他脊背上。

他把我护在身下，用手撑住我的后脑勺。

「姑娘，不要怕.....」

三公子可以为了素不相识的我冒险。

三公子，又怎么会是烂鱼臭虾呢。

他只不过暂时，迷路了。

「三公子.....你说的统统都不对.....」

黑暗中，呼吸粗重。

他那双发红的眼眸死死锁着我，眼底那一点光晕，朦朦胧胧。

我抚上那双眼，放缓声音：

「三公子，我无法坦诚我的身份，或许，以后.....以后的某一天，你会知道的。但，请你不要误会，三公子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人，不是什么烂鱼臭虾，不是什么浪荡纨绔，我找你，因为太想见三公子，太想靠近三公子，我只是，太情难自禁」

呼吸渐渐平缓下去。

那双山水眸，拨云散雾，微晕的光泽，透出澈亮的光。

「对不起，三公子，如果给你带来了困扰，我可以立刻离开.....」

那凶狠的、充满戾气的吻渐渐停了。

黑暗中，沉默了很久很久。

他的声音很静：

「女师父.....你不知道，我过去搞砸了什么.....我毁了一切。」

我颤着手，轻轻抹他的眉：「三公子，过去了。」

他把我紧紧搂在身上，似梦呓般低喃：

「没有过去，我每晚.....每晚都做噩梦。五万亡魂，每晚都在我的床前，哀号啼哭.....」

他仿佛又看到了那样的画面，沉痛地阖上眼。

「女师父，你知道吗？他们，有我的兄长、我的前辈、我的战友，他们死的时候，合不上眼，残肢断臂，幽冥谷到处都是血，涨潮一样，没到小腿.....我每晚都要吃药，如果不吃药.....我会疯掉的.....」

原来他每晚睡得那么沉，是吃了药.....

「三公子，不是你的错。战役失败，不能只记在你的头上.....」

那年，三公子也才二十岁。

他摇头：「不，不是的。如果当时，我听哥的话，换另一个作战计划，就不一样了。是我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因为我，他们才死的.....」

「我应该把这条命赔给他们的。」

他苦笑：「我哥不让。他自己慷慨赴死了，却叫我苟且偷生.....你说，我哥是不是很过分，对我就双重标准，那么多年了，我没有一次听他的话，最后一次了，我总不能不听了。」

我吻他的眉心：「三公子，你哥是对的。」

他蹭了蹭我的脸，低沉的、哀伤的声音：「他总是对的.....可他又不知道，很累的.....活着很累的.....永无止境地悔恨，世人唾骂、羞辱，我就是一摊烂泥，任谁都可以上前来践踏一脚，他们都盼着我死，可我偏偏厚颜无耻，苟且偷生。我是这样可鄙可憎的一个人。」

「呵.....女师父，你看，你根本就不知道三公子，是个什么样的渣滓。」

他凄凉自嘲地笑。

三公子不会哭，他只会笑，装若无其事。

世人都盼三公子死，他们恨毒了他。

可是，他们忘了，曾经三公子也保护了他们。

元和三年，三公子初任骠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奔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

元和四年，三公子升任骠骑将军，率兵出击占据遥西地区[浑休王](#)、浮屠王部，歼敌 7 万余人。

元和五年，三公子率军北进两千多里，越离山，渡沧水，与南部蛮夷接战，歼敌 8 万余人，俘虏头王。

.....

世人总健忘，一个人功勋再卓越，行差踏错一步，便万劫不复。

我静静地把脸埋在他的颈窝。

「三公子，我知道你不是。很晚了，我们睡吧。你的药在哪里，我去给你拿。」

他的目光有些迷离：「药.....」

他的声音忧抑：「女师父，今晚，我不吃药了，我要送你。」

五

风一程，雪一程。

凛冽的梦隐寺风雪，渐渐温柔。

三公子背着我走，雪地上深一坑，浅一坑.....

他的背很暖，很坚实、可靠。

我的腿在火红色狐氅下一荡一漾，在三公子这，端木敏忽然变成了一个娇气的姑娘，不端庄，不大方。可是好快乐，无数的蝴蝶在风雪里闪烁，自由地闪烁。

一直闪烁到我的心上。

琉璃灯把黑暗照亮一寸又一寸，走过，那光又一寸一寸地熄灭下去。

重归黑暗，沉寂。

「女师父，冷吗？」

「不。」

「把手伸给我。」

我从善如流，递过去。

他单手捧住，放到嘴边，轻轻呵了呵，紧接着，我的手落入滚烫的，他的脖子下。冷的，热的，轻轻一碰，触电似的。

风雪被滚烫的温度驱逐得遥远。

我想把手抽回来：「三公子，这样你会冷的。」

他坚决地按住我的手：「不冷……」

他顿了顿：「如果女师父抱得更紧些，就更不冷了……」

他在笑，他一笑，那些蝴蝶又闪烁起来，风雪里的蝴蝶……

三公子……

我伸出胳膊抱紧他的脖颈，默默把脸埋在他宽阔的肩膀上。

不知不觉，我的脸上水涔涔的。

三公子，我想把你抱得更紧些，可是只有短暂的一刻。

如果可以，我想，可以不用抱得那么紧，但可以抱得久一点。

哪怕只是寂寞时的依偎、依赖，无关风月。

时间啊，可以更多些就好了。

这是即将离开三公子、离开荒唐艳遇，倒数的第五天。

六

倒数第四天。

哥哥出现了。

「敏儿，该回家了。」

我往兜里专注地装糖，搪塞他：「哥，祈福还没完……」

「敏儿，等到祈福完了，你也完了……」

哥都知道了。

捻在指尖的那颗糖跌落在地，打着旋，破碎地哭泣着。

我蹲下去捡，哥一脚踩上去，彻底碎了。

跟着那颗糖一起碎的，还有无数的蝴蝶，心上的蝴蝶。

我抬起眼，狠狠瞪着他：「哥，为什么？」

哥蹲了下来，揉了揉我的发：

「敏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如果哥骂我，或许我不会这么难过。或许我可以借机胡闹。

可是哥为什么要这样心平气和，我连发作的机会都没有。

我呆呆地望着他，眼泪怔怔地滚下脸颊：

「哥，为什么？」

困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呜咽着：「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可以只做端木敏？我不想承担什么嫡女的责任，我也不想当皇后，我不想要，什么都不想要。」

咸涩的眼泪滚入口中。

我绝望地哽咽，拽着他的袖子问：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不能嫁给喜欢的那个人.....」

哥轻轻抱住我：「敏儿，没有人可以那么自私地做自己。」

没有人能自私地做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走的路。

世家女，生下来是一个符号，是家族的某个符号，没有感情、冷血的符号。

注定的，逃不开的枷锁。

我徒劳无功地呐喊：

「哥，我都懂，我什么都懂，可是我又不懂，什么都不懂，为什么？为什么？那些冷冰冰的家族荣誉，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一个人啊，我有热血，有跳动的心，我会哭，会笑，我不是祠堂里那些冷冰冰的、金碧辉煌的牌匾啊，我想要自由，我想要自由地爱.....我想爱三公子.....」

哥拍我的肩膀，沉默不语.....

「哥，你知道吗？我喜欢他，好喜欢好喜欢.....」我指着心口，拼命地向他阐述那种滋味：「他就住在这里，每天醒来，他就跟朝阳一起升起来，整个世界都是暖烘烘的.....当我睡着的时候，他又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月光，静静地拥抱着我，梦里都是他，是月光.....」

哥低声说：「敏儿，你还小，会过去的.....」

「哥，不会过去的，永远不会的，我知道的.....」

如果他走了，我的世界，就不会有日月了。荒芜的世界。黑暗的世界。

我已经背叛了初衷。

那么短暂的相处，我信誓旦旦地说，事过拂消。

我已经背叛了承诺。

我抱着胳膊，把脸埋进去，这样的姿态，就像依偎在三公子的肩膀上。

哥最后心软了，他答应我，让我拥有最后四天。

.....

三公子捧着我的脸端详：「女师父，眼睛怎么这么红？」

我耸耸肩，挤出笑容：「风迷了眼.....三公子，我们下山去赶个集，买点肉，我给你做饭，好吗？」

七

我跟屠户讨价还价。

三公子显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他的手搭在我肩上，跟我咬耳朵：

「女师父，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公子我，没那么穷.....」

「三公子，有钱也不能当冤大头啊，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这是勤俭持家.....」

他顿了顿，盯着我，目光灼灼：

「这样啊.....那公子的钱，以后让你.....」

不知哪一处敲锣打鼓，三公子的声音淹没在闹市的嘈杂声中。

我刚想问他说什么，屠户又咋咋呼呼嚷起来：

「得得得，这位娘子，我是服了你了，为这点钱跟我磨半天。」

屠户一边切肉一边同三公子搭讪着：

「这位公子你是好福气啊，娶了这么个精打细算的娘子.....三代吃不穷的。」

我红了脸，嗫嚅着：「我们不是.....」

三公子忽然在案板前落下一锭银子，「不用找了.....」他拎起那串肉就牵着我走，不让我说完。

我慢吞吞地跟着他，有点抱怨：「三公子，我好不容易讲好价，你知道你那一锭银子，可以买多少斤肉吗？」

他渐渐走慢，回过头看着我：「我知道。」

停了停，他又露出那像猫的，勾人的笑容：「公子高兴，赏他的.....」

「为什么？」

他漫不经心地晃了晃手里那串肉，「他嘴甜啊。」

三公子，这样会很败家的。

我幽幽道：「我也嘴甜，你不如赏我？」

「嗯.....你也有份。」

我微讶地望着他。

此时此刻，三公子的眼眸特别明亮，像暴雨后的晴空。

啪嗒。

晴空划过一道霹雳，猝不及防的。乌云密布。

有人向三公子砸鸡蛋。

一个，两个.....三公子的脸渐渐变得狼狈。

耳边响起无数喊打喊骂的声音.....

无数人围观着，冷漠地咒骂着：

「就是他，我认得他，什么狗屁骠骑将军，什么少年英雄，呸，狗熊差不多，就是他害我们输的，就是他害死大牛他们的.....」

「窝囊废.....渣滓，垃圾，臭虫！」

「怎么不去死？」

「怎么有脸活着？」

「去死吧，下地狱吧。」

汹涌潮水般的恶毒诅咒.....

砸不完的鸡蛋、烂叶，有人吐口水，有人泼馊水.....

他站在原地，垂下头，沉默，没有任何反抗。我冲上去，张开双臂，拦在三公子面前。

不要，不要对他这样。我好不容易，看见我的，充满笑容的三公子，不要。

求求了，不要。不要毁了他。

我哀求他们：

「乡亲们，你们冷静冷静，停一停好吗？」

三公子的声音很黯淡：

「女师父，不关你的事，离开这里。我的错，我自己承担。」

我不离开，我声嘶力竭，请他们冷静，可一点用也没有。

他们辱骂我：

「一起去死吧。」

「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又会是什么好玩意儿。」

乌合之众，根本就丧失了理智。

他们疯了，许多人面目扭曲地笑着、叫骂着。

他们不是受害者，仅仅是因为别人骂，他们也跟着骂，别人打，他们也跟着打。群起而攻之。

无数的鸡蛋朝我砸来。

一只手臂把我拽过去。

三公子把我死死护在身下。

所有的咒骂、打砸，都落不到我身上来。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女师父，跟我并肩同行，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对不起，不该把你牵扯进来……」

他的手护在我的头上，三公子永远都用这种保护的姿态，守护别人。

可谁来守护他啊？

我绝望地摇头，哭着笑着：

「三公子，你光芒万丈的时候，身边站了太多人，我挤也挤不进去，现在好了，谁也别跟我抢了……」

三公子没有能力反抗吗？他有。

可是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他能怎么办？

他对他们愧疚，他只能默默承受。

我从他腰间，摸到了一把匕首。

我抽出匕首，从他怀里挣脱，捉住离我最近的那个人，发狠地把匕首按在那人脖子上，冲所有人嚷：

「住手，都住手，不然我杀了他。」

我想我是疯了。

端庄贤淑的端木家嫡女，疯了。

我猩红着眼，凭什么，凭什么我如珠如玉的三公子要承受这些。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好啊，既然都不讲道理，索性一起不讲道理，一起疯好了。

那些人被他们眼中的疯女人吓住了。

乌合之众，说散就散。

三公子夺走我手上的匕首。

在荒芜的街头，狼狈，惊慌，他紧紧抱住我。

那是几乎窒息的拥抱。

「女师父，我不要紧的……」

我在他的怀抱里啜泣不止：「要紧，怎么可以不要紧……」

「可能本来要紧，可现在，都不要紧了。」

「女师父，没关系了……」

八

我们需要洗掉身上的污秽。

梦隐寺有一汪热泉。

一扇胭脂海棠屏风隔开我和三公子。

我浸在水里，耳边滴滴溜溜转着屏风那头四溅的水。

胭脂海棠打湿了，红得叫人眼馋。

朦朦胧胧的、隐隐绰绰的人影，在海棠上潺潺浮动。

我托着腮望着海棠，哭过太多的眼皮沉重不堪。

滚热的泉水把疲惫的每一寸肌肤都安抚了。

渐渐沉静，檐下的雪扑簌簌的。

睡得很沉，偶然听见很疏落的声音，遥遥低唤我。

我捂着耳朵背过身，继续趴在石沿睡，就是有点冷，可好困。

泉水荡漾，涨潮，又吵。

结实的手臂捞住我，滚烫的胸膛贴着我。

薄薄的一层白纱，在水下，弱不禁风。

他咬我耳朵：「小可怜，在这睡着会冻着的.....」

我努力撑开眼，瞧见那张浓艳矜贵的脸，忍不住用脸蹭他：

「唔.....三公子，我就眯一会。」

他抚了抚我的眉，轻笑：「回去睡，好吗？」

「唔.....走不动，不想走。」想胡闹。不想醒。

「公子抱你。」

他温热的手掌托住我，往身上一嵌。

他忽然触电似的，停住动作，站在原地，四周的泉水还在肆意涌动。

肌肤渐渐变粉，又渐渐镀上更冶艳的红。

我勾住他的脖，眨着眼望他：「三公子.....怎么了？」

倒数第三天了。我想把一切献给我的三公子。我知道，这是饮鸩止渴，可还能怎么办，我好想好想拥有他，这种疯狂的欲望，已经压倒最后的理智。

我明明知道，三公子不想要沉沦的。可是这一次，我想沉沦一次。

水上的指尖跟水珠一起颤动。

他深深望住我，坦诚：「走不动了.....」

他努力地平复呼吸。

在雷池前，挣扎，探索。

「女师父，我有点想.....」

我吻他，撻掇：

「三公子.....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我知道这样很卑鄙，乘虚而入，可是慰藉也好，一次慰藉就心满意足。

三公子望了我很久，眸色深不见底。

我以为，这次我能彻底诱惑三公子的。

可，我想他可能有更需要坚守的原则，让他在最后关头拒绝了我。

他说：「女师父，再等等.....」

我很失望地看着他。

他用大氅罩住湿漉漉的我，还把我抱在身上。

我拢紧大氅，从他身上跳下来，我有些情绪，有些控制不住的情绪。

为什么就不能要我一次。一次就好。总是不合时宜。

不是他拒绝，就是我拒绝。后悔。

怪得了谁呢。

我趿上鞋，提了琉璃灯，自暴自弃地往外走。

我无意怪罪谁，可我忍不住想哭，我不想那么狼狈，在他面前哭。

三公子没有如我所愿，他紧随其后，不讲理地又把我裹紧在怀里。

他不愿意要我，为什么要抱我。

他说的话让我稀里糊涂：

「女师父，我不希望是现在。」

我很难过地点头，没有作声。

不要就不要，分什么现在和以后。

他不知道，我只有现在能浪费，没有以后。

他拒绝现在，就拒绝了我。

我窝在他怀里，想哭又不能哭。他又没有错。

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他又低头吻了吻我。

我实在忍不住，捉住他的手臂，狠狠咬了一口。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然后掀开袖子看了一眼，我也忍不住偷偷瞟了一眼。嘶，一圈深刻清晰的牙印。我后悔了，我偷偷觑他

的脸色，很疼吧。

他不气反笑，目光灼灼，盯着那齿印，揶揄道：「都说长睫毛的姑娘脾气暴，果然是诶……」

我下意识摸了摸睫毛，嘟囔道：「什么时候有这种说法的，听都没听过。」

他翘着唇在笑。我盯着他，他的睫毛在颤动，我忍不住道：

「嘁，三公子，你的睫毛也不短，那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咯。」

月光落在他眉眼上，他笑着，眉眼也明澈：「在你这，总是好的就行了。」

哼，甜言蜜语。三公子的嘴，骗人的鬼。

月光洒到我的脸颊上。

他停住脚步，望住我，忽然冒出一句：「女师父，你眼里的月光，很美。」

我撇撇嘴，幽声道：「哦，再美，三公子也瞧不上，怎么办？」

他扬眉道：「谁说的？」

事实胜于雄辩，我懒得跟他辩，索性别过脸不看他，那张迷惑人的脸，谁知道他在想什么呢？

他拉了拉我的袖子。

我不理他。

他又拉袖子。

我恼羞成怒瞪着他：「三公子，你让我很丢脸，知道吗？」

「为什么？」

一个男人最后能拒绝一个自荐枕席的女人，这女人得多没魅力啊。

他就是在装糊涂，我气结，闷声不说话。

他又咬我耳朵，蛊惑地笑：「女师父，你就这么馋公子啊？」

我就知道，他故意装糊涂。是的是的，我馋他，他知道，他还不愿意给。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反正，今晚过后，就两天了，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方。

我强烈表示我要下来，我不要他抱。

他紧紧抱着我，怎么摇都不松手，我使劲摇，他开怀笑：

「公子答应你，以后，如你所愿。」

我甩头：「不要，不稀罕。」

他掐了掐我的脸颊，恼声道：「不准不要。」

「就不要。」

「那，还要不要礼物？」

「啊？」

哦，白天他说也要赏我礼物的。

我冲他伸手讨，「要，怎么不要，三公子欠我的。」

手上落了个薄绿光泽的镯子，一眼扫过去，价值不菲。

我有些不好意思，抚上去，想褪下来，

「随便给点礼物就好了，不用这么贵重的……」

他按着我的手，神色严肃：「三公子不是随便的人，戴上了，就不准除了。」

我心跳又漏了半拍。

有时候，真不知道三公子，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分不清。

留个念想吧，我乖乖收下了。

他忽然又说：「礼物要了，那以后，就不能不要公子了。」

我愣愣地，哦，他又绕回去刚才那个话题了。

三公子有时候让我产生错觉，以为他的心上人是我。

我默不作声，沉默可以把心底的惊涛骇浪都压制住。

他又抵着我的额头，蹭着我的脸：

「女师父，我重新去领了份差事，职位不高，从头来过.....过两天，要去祁连山一趟，大约三个月，等我回来了，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

祁连有凶险战事，打了半年了，西陵溃败，所以，三公子才又有机会了。

明珠蒙尘，有朝一日，总会重新发光的。

为什么三公子执着于我的名字呢？

我摸摸他的脸，佯笑道：「三公子，好.....」

我是个骗子，我不会等他回来。

路过一处低矮的灌木丛里，见到一簇簇暗紫色的桔梗。

大约是因为附近地热，才在寒冬能见到桔梗花。

三公子有些愉悦，他随手采了一捧给我。

我捧着怀里的桔梗，苦笑。

桔梗寓意：「永恒、无悔、无望的爱。」

三公子，真是会送花。

九

倒数第二天，三公子不在。

十

最后一天，三公子在。

可我去找他的时候，撞见阿芷从身后抱住他。

她在哭，她说：

「卫焰，你明明知道，我等的是你。」

我很快走开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阿芷会来找我，她跟我讲故事。

讲她和他的故事。

她说，他们两情相悦，本来打算打胜仗以后，再跟三公子坦白的。

可是毁了。

她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的绿镯子，她说：

「卫焰也给我送了一样的镯子。」

她把袖子一拂，皓腕上也有一个薄绿的镯子，一模一样的。

我说，「我知道了。」

那一天，本该好好道别的。

可太仓促。

我见到三公子，他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

我祝他前程似锦，他说，「不要道别。很快就要见面的。」

他吻了吻我，揉了揉我的发，笑着说：

「回来的时候，我给你带礼物……」

我笑着，没有说话。

这是最后一天。

十一

三个月后，我又见到了三公子，哦不，不是见到，是听到了他的声音。

在火红深紫交错的，华丽的厌翟车上。

他的马惊了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伍，幽咽的嘶鸣声穿破喜庆绵长的细乐，撕扯着脆弱的耳膜，「吁……」他勒住了马，意气风发的。我听说了，三公子在他曾经战败的幽冥谷，以少胜多，击杀敌首，一战雪耻。

多希望他是来抢亲的。

不是。

三公子碰巧今日回城，碰巧经过晋都繁华的廊梦街，路过我出嫁的仪仗队伍。

我慌乱地扯下盖头，盯着垂落的绚烂的帷幕，只要轻轻一挑，就可以……

就可以也碰巧地，再看一眼他。

透过厚重的帷幕，仿佛能望见立在涌动人潮中，郎艳独绝的三公子。

眉眼风流无数，一段艳，一段矜，一段笑，描成一个三公子。

「不要道别，很快就要见面的。」

我紧紧攥着角落悬挂着的彩带，在指腹上绞缠、环绕。

指腹红得像在滴血，那血比红盖头的颜色还要艳，艳得发紫。

放肆的我，端庄的我，各据一方，抢夺着帷幕。

打开吧，打开吧，再远远地看上他一眼吧。

不，端木敏，你疯了，你已经疯够了，醒醒吧。

右手刚要使劲，左手就按上去，使劲地按捺下来。不准。

不能叫天下人耻笑。

三公子和我，又不是话本中那两情相悦的人。

只有两情相悦的人才可以冲破牢笼呐喊：

「私奔吧，到天涯海角去，任天下人戳脊梁骨吧。」

可我没资格，从头到尾，是端木敏一个人的独角戏。

既是独角戏，就要独自吞咽一切泪和苦，千万别同旁人细叙。

因为只会讨一句「活该」。

无数的细乐、欢呼庆贺声，排山倒海似的。

紫色圆形车盖，火红帷幕，四面八方地压迫着，窒息。

花车像一叶孤舟，被风浪裹挟着，起起伏伏。

有人放声笑：「三公子，你这急不可耐的样子，赶着见什么花姐儿？」

「放你娘的狗屁。老子去见媳妇……」

紧接着连叠声哎哟……三公子一定是踹了那人。

长睫毛，坏脾气。

三公子原来这么粗鲁。他在我面前伪装得很好啊。

我记起来他那天晚上说的：「在你这，总是好的就行了。」

我刚刚想露出微笑，可是那笑还来不及浮上唇，就消散了。

他说他要去见媳妇。

哦，见阿芷。阿芷那天还告诉我，三公子答应她，等他三个月后回来，娶她。

他们不会再蹉跎了。

三公子为了阿芷，拼命地从沼泽里爬起来，上岸。

他有他想要守护的人。

很不容易，我渐渐松开那被绞得凌乱惨淡的彩带。

改变三公子的不是我，我只是路过他生命的一个过客。

问候，寒暄，道别，不动声色地道别。

每个人都回到自己原本的航道上，扬帆，各奔东西。

花车又继续荡漾了，狂风骤雨，没有依靠、着落。

我捡回红盖头，上面五光十色的宝石闪得眼睛发疼。

可是不能掉眼泪，端庄的皇后娘娘不能在今日叫脂粉消融。

「今天还真是吉日……」

三公子似乎被这铺天盖地的喜庆渲染了，声音夹带着欢愉。

有人欢声笑语：「端木家的嫡女好福气咯。」

「端木家的嫡女？没见过。」

「是啊，听说是道士给占了卦，说成亲前不能留在晋都，否则要惹祸，所以打小就养在幽州她祖母身边了……」

那人说得有几分对，道士说，我命中有一道桃花劫，要躲，得躲到幽州去。可道士哪里算到，那个会让我犯桃花劫的晋都人，也到幽州去了。

这桃花劫，躲也躲不掉的。

「呵，迷信。」三公子轻慢的笑声。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忽然，心上一荡，脸上一烫。

仿佛有什么探寻的目光，透过那红幔，似箭般锐利，射了进来。

千疮百孔。

「三公子，发什么呆？」

我听见他有些朦胧的，困惑的声音：

「桔梗的香气.....」

我把他送给我的桔梗花磨成香料，桔梗的香气，如影随形。

最后只剩下这点绝望的香味陪伴着我。

我屈起膝盖，轻轻环抱，拥住那惨淡的香气，望着帷幕，轻轻地说：

「三公子，再见。」

十二

沉甸甸宫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就成了这皇宫中的困兽。

牢笼再金碧辉煌，也是锁住自由和恣意的牢笼。

只有片刻的时间暂缓，踌躇。

盖头下出现了一双祥云金丝靴，一抹绛红龙纹吉服袍摆。

眼前的人以一种俯瞰的姿态看着我。

迎面逼来的是，凛冽的寒意，不怒自威的寒意。

我很想念那个即使在沼泽底，也光芒万丈、温暖明亮的人。

眼前的人说：「皇后，让朕牵着你。」

那是没有温度的声音，例行公事的、淡漠的、没有热忱的声音。

我微微颌首，平静地递过手去。

那双寒冷彻骨的大手覆上我的手，那寒湛湛的、丝丝的冷钻入指尖，窜到五脏六腑，想逃也无处可逃，不止这手是冷的，这皇宫的每一处漂浮的气息，都是冷的，往哪里逃？没得逃，只得裹紧心底的屏障，咬紧牙关抵御着。

那双手牵着我，走过巍峨的白玉台，一步步，走上云巅之下、九台之上。

宫廷奏乐起，百官齐贺声山呼海啸般，一浪压过一浪。

奏乐罢，鼓吹乐还未响起，大殿上的数万人肃然静立，只听见轻风吹动环佩叮当作响之声。

就在这天地静籁的瞬间，有人朝地上攒杯。

普天同庆的日子，顷刻刀啸剑鸣，刀光剑影。

父亲说，「太后，皇帝，鹿死谁手，不一定，先旁观，再抉择。」

哥哥说，「皇宫危机四伏，敏儿，你要时刻提防。」

我扯掉那艳红的盖头，场面混乱不堪，到处在厮杀，九层台上鲜血四溅。

刚才牵着我的那个男人早就松开了我的手，不知去向。

一个面容姣好、雍容华贵的女人站在我眼前，盯着我，笑嘻嘻道：

「你不要怪我，是太后娘娘叫我干的。」

我才看见她手上提了一把剑。

「太后要杀我？」

「是。」

「为什么？」

「第一，你跟太后娘娘属相相冲；第二，你占了不属于你的位置。」

「那你是什么人？」

她妩媚笑道：「我是太后送给皇帝的，薛美人。」

薛美人，小歌姬出身，凭一张脸、一副窈窕身子，脱颖而出，深得君恩。

一道寒冷的白光就从眼前闪过，薛美人挥剑朝我刺来。

红色嫁衣被刺破了一个小口，只是那锋利的剑锋还未来得及深陷。

薛美人的手，被卸去了所有力量，垮败，冷剑击落在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叹。

我的手背上、脸颊上，都溅了滚烫的热血。

衣服也溅了，可都是红的，分不清是喜色还是血色。

热血香艳，可怜的薛美人。

她不敢置信地回眸，望见立在身后的，杀死她的刽子手。

她喃喃地念：「夜哥哥……」

她噤嚅着，她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

她那漂亮的大眼睛水雾朦胧，她有许多说不出的委屈。

可都没机会了。

皇帝送给她的那一刀，致命又深刻，那血是喷射出来的，溅得到处都是。

她张开手臂，朝他身上倒去，她想最后拥抱他一次。

可是，他厌恶地避开，那渐渐死去的，美人的躯壳，飘零在冷冰冰的地上。

皇帝跨过她还未冷却的尸体，走到我面前，抚上我的脸颊，低沉的声音：

「对不住了，皇后，朕来晚了。」

他那清冷的眉眼溅了血，跟玉面修罗一样。

他身上堆积的威势让人坐立不安。

哪怕他说着亲和的话，也让人从心里打怵。

我勉强挤出笑容，乖巧地笑了笑：「不，陛下来得很及时。」

他盯着我，用一种毫不掩饰的、放肆的、探索的目光。

半晌，他揩了揩我的脸，忽然幽声叹气：

「怎么办，脏了，朕最讨厌血了。」

可是，他双手沾满了鲜血。

我混乱地望着他，他伸过手来，捉住我的手臂，又擦我手背上的血。

我阻止他：「陛下，这不重要，杀戮还未停止。」

话还没说完，他身后又有人举起刀，对准他。

我急忙喊：「陛下，后面。」

他笑得平静：「无碍。」反手就是一刀。又一具尸体堆积在九层台上。

他平静地擦我肌肤上的血，身后的尸体一层层地累高。

通往九层台的百级阶梯，像下了一场暴雨，涌潮似的，那汨汨的血，流淌下去。

我的红色嫁衣，红得湿漉漉、血涔涔。

我多么期待，这场动荡，可以让婚事暂缓。

可并没有。

入了夜，昏暗的宫殿四处点上胭脂色的、迷乱的灯火。

如彩云般的宫娥用金钱彩果等向床上抛撒，撒完帐，该喝合卺酒。

皇帝做惯的，他的手勾着我，唇贴在杯沿上，那薄凉的丹凤眼斜睨着我，一闪而过的清冷，很快沾上虚浅的笑意，仰头，一饮而尽。

我望着杯里荡漾的酒，酒里面浮现白色的月光，我有些恍惚。

皇帝的声音如冷风冷雨：「皇后……」

他什么都没有说，可我觉得他好像在窥探人心。

我仰头，闭着眼，急促地喝下那苦涩呛喉的酒。

咳嗽不止。

他轻轻拍着我的背，笑：「急什么，没人跟你抢。」

饮完酒，需要把酒杯连同花冠子掷于床下，如果一仰一扣，是「大吉」。

扔了一次，并不是好意头，皇帝天生有强烈的胜负欲。

他又扔了一次，仍然不妙。

我就站在一边，看他扔了一个时辰，终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熄烛，就寝。

皇帝脱衣服的手段娴熟，一个个扣，在他指尖，柔软地、顺从地敞开释放。

他的唇在黑暗里落下来。

我像一具死去的尸体，浑身僵硬，一动也不动。

我想念三公子炙热的吻，轻柔的吻，甜甜的吻……

他的声音夹了愠色：「皇后，虽然你姓端木，你也不必在这种时候，身体力行地向我阐述端、木的含义。」

我忍了忍：「陛下，臣妾不懂。」

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不满，「好，既然皇后不懂，朕教教你。」

他捏住我的下颌，撬开我的唇，侵略地，冒犯。

我痛苦地在心里倒数。

终于听见有人叩门：

「陛下，陛下，贵妃娘娘，腹痛不止……」

很好。

皇帝紧张地翻身下床，有人提灯在门口候着他，他走到门前，停了停，背对着我说：「皇后，今晚，不用等朕了。」

我松了口气。

新婚之夜，皇帝在贵妃那过夜了。

我知道皇帝不会碰我的，或者说，贵妃娘娘不会让他碰我的。

皇帝和贵妃娘娘是青梅竹马。

照宫中情报，皇帝后宫三千，可他真正碰过的女人，寥寥可数。

每次都有贵妃从中搅和，我知道贵妃一定会在今晚搅和的。

毕竟，皇后对贵妃，是很大的威胁。

十三

封后大典那天的杀戮，谁主谋？

我同皇帝去给太后请安，太后三言两语，把自身嫌疑摘得干干净净。

她招手叫我过去，又和蔼可亲地拉着我的手，仔细端详我，笑得温和：

「好孩子，这没外人，咱娘几个就说些掏心窝子话，早些时候只听说你端庄贤淑，母后还道大约相貌寻常，才拿品行来夸，没曾想，左相这是把你藏着掖着，怕你这齐全模样，传出去叫人惦记啊……」她一边笑，一边拍我手背，十分亲热：

「瞧瞧这周正模样，母后是越瞧越欢喜……」

太后笑的时候，那微微上扬的眉眼，虽落了时光痕迹，褪了色，仍有几分姿艳。

那风韵眉眼，有两三分熟悉。我没有道理地对太后生出一点好感。

太后姓卫，卫家血统总是得天独厚，清一色的绝色美人，无论男女。

我低头不语，带着羞赧的笑。

太后搭这台子亲亲热热的戏，不需要我唱和。

站在一边的皇帝接过话，微笑道：

「敏儿脸皮薄，可禁不得母后夸。」

他一边说，一边走过来，亲和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一下又一下地轻抚着。

我稍侧头，瞧他。

他望着我的目光缱绻缠绵，和我们独处时那清冷目光截然不同。

太后拍他手臂打趣，笑：

「哟，瞧瞧老二，娶了媳妇就忘了娘，怎么，还怕母后拐了你媳妇？」

皇帝轻轻勾我耳坠子，笑：

「母后说笑了，她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模样瞧着机灵，其实还是一团孩子气，糊里糊涂，笨口拙舌，指不定怎么就得罪人了，往后有母后疼着她，照看着她些，儿臣也放心些。」

太后拊掌笑起来：

「得得得，瞧你这护眼珠子的劲儿，这如珠如玉的媳妇，要是少了一根头发丝，母后可担待不起。你自己的媳妇，自己疼着，自己看着，旁人可不敢沾。」

她笑着笑着，那笑容就淡了些，似乎忽然想起来什么，漫不经心问：

「薛美人说是我指使她的？」

她说着，叹了一口气，摇摇头：

「唉，我一把老骨头，一只脚迈进棺材了，没剩几天活头了，又何必折腾呢？早些年，母后手段强硬了些，得罪了不少人，现在逮着机会，他们就见缝插针地往我这泼脏水……」

皇帝面不改色，笑道：

「母后的滔天恩情，儿臣没齿难忘，薛美人猪油蒙了心，也不知受了谁的指使，这样陷害母后，朕已经把涉事的一干人等都诛了九族。」

太后面色不变，风平浪静拉了他的手，叹了一口气：

「咱们孤儿寡母，这些年，风风雨雨不容易……母后老了，最近常常想起来，你刚登基那会，小小一个，还要母后抱着才能坐稳宝座，朝堂那些个豺狼虎豹，瞧着你小，总作势欺上天来，娘跟他们天天斗……白天斗，夜里还要哄你睡觉……眼一眨，孩子都娶媳妇了，独当一面了。都说皇家寡恩薄情，我是不信的。娘对你，同全天下的母亲是一般心思的，都是盼着自家孩子好。别人朝我泼脏水，我也不再多加解释了，清者自清……」

皇帝笑了笑：「儿臣定当与母后同心同德……」

……

宫里头的人，面具戴久了，与脸庞镶嵌融合在一起，自然不作假。

一场母慈子孝的戏，太后和皇帝从头唱到尾，我只顾旁观。

出了宫，皇帝决意要把我这个观众扯上戏台子，他突然转头问我：

「皇后，你信不信薛美人的话？」

他的目光像清透的、寒冷的镜面，照到人脸上来，能鉴别真伪。

问话暗藏锋芒。

我不信薛美人的话。

虽然薛美人是太后的人，可是，这场动乱牵连铲除的，是太后的人，皇帝是最大的受益者。

真相如何，并不重要。

对他们来说，薛美人只是一颗棋子，死了也有用。

皇帝只想知道，我代表的端木家族选择相信谁。

信薛美人，意味着选择皇帝，不信薛美人，意味着选择太后。

太后与皇帝不过表面其乐融融，实则势不两立。

早些年，太后是绝对的东方压倒西风，可自打卫家幽冥谷一战落败，皇帝收拢了大半兵权。

现在局势，本是太后落了下风，但祁连山一役，春风吹，野火生。

局势瞬息万变，这是一个五五开的赌局。

端木家本无意党派之争，可父亲为左相，门生遍布朝野，树大招风，想作壁上观，两位掌权者都不会同意。

无论是太后，还是皇帝，都想收拢端木家。

我摇了摇头，真挚地望着皇帝，微笑道：

「臣妾什么都不知道，请陛下示下。」

他盯着我，从唇角逼出冷笑：

「皇后，你知道什么人在河里最容易淹死吗？」

我平静地望着他：

「不擅泅水之人。」

他摇了摇头，俯下身，很近地靠近我，低沉道：

「不对，是脚踏两条船之人。皇后，你要牢记，宫里头只有一个主子。」

皇帝在威胁我。

十四

滚烫的、热辣的烈酒从喉咙，一条火线腾腾地烧到肺、心。

脸颊、脖颈、手臂……浑身上下，仿佛都被架在烈火上炙烤。

咳得止不住。

和我并肩同坐的皇帝轻轻抚着我的背，轻叹着：

「跟个孩子似的……」他递过来水，喂我。

右边，第三座，三公子，眉眼堆积着无数的阴戾，乌云翻涌。

我设想过无数次重逢，没想过重逢来得这么快，以这种方式。

太后设了个百官宴，恰巧也邀请了三公子，他是她的侄子。

入席时，我莫名地心慌意乱，一不留神崴了脚。

皇帝把我抱进去，他是做给太后看的。

我漠然地依在他臂弯里，没有任何预备地、猝不及防地和三公子对上目光。

他的目光绞缠着我，惊、怒、狠、深，像一场隐在风平浪静海底下的、急剧的、蓄势待发的风暴，指不定什么时候发作，掀翻桅杆巨舟，摧天毁地。

他捏着的那个夜光杯，在那发青发白的指节里，几近迸裂。

我疑心，属于我的血淋淋的心变成了夜光杯，被他攥在手心，反复揉搓，捏紧，破碎，鲜血四溅，滴滴答答、淋淋漓漓地往下淌着血。

三公子在生气。不同寻常地生气。

为什么那么生气？

他不是打了胜仗吗？他不是充满希望去找阿芷了吗？

为什么这么生气？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

我很快把目光移开，我受不了那样的目光。

落了座，耳朵嗡嗡地，我什么都听不见。

好像天塌下来，不断涌动的浮云把我的视觉听觉都屏蔽了。

我只想逃走，躲起来，我不想见到三公子。

尤其是这样对我充满敌意的三公子。

是怪我没有表明身份吗？还是怪我不告而别？

可是，不是一切，如我们约定的吗.....

他不是如愿以偿了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他的目光让我如鲠在喉。

酒一荏荏地喝。

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那样平静，可是却像下得湍急的冰雹，四面八方朝我砸来：「皇后娘娘，同我一位故人有些相似……」

我剧烈地咳起来。

太后笑：

「什么故人？敏儿这样的容色，天底下哪里去找第二个？」

我忍不住掀起眸，偷偷觑过去，他的面色苍白凄冷，透着点阴冷的青，很沉、很低的声音：「那个人，花言巧语，鬼话连篇，狼心狗肺，不提也罢。」

他很快捕捉到我的目光，那冰冷的目光纠缠上来，阴恻恻，寒笑道：

「我糊涂了，她又怎么能跟皇后娘娘比呢，皇后娘娘这样的人，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第二个了。」

那声音一锤子比一锤子重，把我的心砸下去。

我仓皇失措地逃开他的目光。

花言巧语，鬼话连篇，狼心狗肺。

是我吗？我骗过他吗？我……

他又有什么损失呢？

他不是慢慢找回他的一切了吗？他想要的人，他那么兴高采烈地，回来找她。

他们就要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皇后，发什么呆……」皇帝忽然摸了摸我的脸颊，他敏锐地察觉到我在走神。

我猛然清醒，轻轻答应了一声，低下头去，继续抿酒。

十五

席上有人慢慢说笑开。

慢慢提起正事。

太后状似无意提了一嘴：

「祁连山一役，卫三功绩斐然，不如让卫三重掌兵权，任骠骑将军，收复旧地。」

太后党的人连声附和。

皇帝抿酒微笑，一言不发，我坐在他身边，很快察觉到山雨欲来的寒意。

他那藏在发光的酒杯下的冷笑，在夜里尤其森寒。

他的目光平静地扫过百官，很快有人跳出来反驳，旧事重提。

那些脏的、臭的、不堪入目的，又是一茬接一茬。

冷嘲热讽，声浪一波盖过一波。

最后一人慷慨激昂：「.....若太后娘娘执意如此，恐怕五万亡灵不散.....」

以右相为首，领着一众朝臣，齐整整，唰唰跪下，异口同声：

「望太后娘娘三思，赏罚分明，以慰五万将士在天之灵.....」

哪里还是为凯旋的三公子论功行赏，分明就差逼着把他押至断头台了。

璀璨的英雄，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中，不过是一枚可用可弃的惨淡棋子。

皇帝微扬着眉，不动声色，轻巧地，又抿了口酒。

我望向三公子，他低头敛眸，笔挺高鼻似孤峭寒峰，唇角压了千万钧重量，往下沉。他那雪白修长的指尖，缓缓地，纷乱地，转着夜光杯，沉默。

似乎已经习惯了，不抱希望的习惯了。

我想起那个荒芜的街头。

他紧紧抱着我，说没关系了，不要紧的。可是现在，我没办法越过千万人，去拥抱他，去亲吻他。我没办法.....绝望演变成愤怒，一点点火渐渐地飞蹿。

那飞蹿的火在我心里乱成一团，我捏着酒杯，目光逡巡过百官，父兄早知今夜不太平，都告了假没来。冲动涌上唇边。

腾！有人抢先我。

太后站起来，怒火十足，十个纤纤手指头指着那一排朝臣，从唇角发出锐利冷笑：

「好，好，好啊.....这会儿，一个个，挺腰杆直脖子，铁骨铮铮，顶天立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为你们为祁连百姓驱除大凉铁骑的呢？」

那排忠臣的脸齐刷刷一排，面色涨红。

右相不服，回：「太后，臣等各司其职，也是为国.....」

太后啐道：「好一个各司其职，李相，你的宝贝疙瘩儿子守祁连山，差点守没了，这就是各司其职？」

嘴皮子再能耐，在铁铮铮的战绩面前，软弱不堪。

一句话，把右相逼得脖子往回缩，一把白胡子也跟着忍气吞声，耷拉下去。

右相是贵妃的爹，是皇帝的亲信，打右相的脸，等于打皇帝的脸。

皇帝脸色明显阴沉下去，他忘了啜酒，沉着眼，审视着局面。

太后继续在嘴皮子上耍锋芒，一会刺朝臣怎么不敢去祁连上阵杀敌，一会又扎他们当初怎么不拦着罪大恶极的卫三去祁连打仗，省得给西陵再次蒙羞，最后又说，错一次要死千万次的话，那守不住祁连山的那些将士，是不是也该统统抓起来问罪.....

我很想为太后叫好，如果可以的话。

尖锐的嬉笑怒骂，把那些道貌岸然的朝臣刺得面红耳赤。

三公子仍在沉默。

最终，皇帝发话，他同意对卫焰论功行赏，但却提议让卫焰担任北府兵副统领一职，北府兵是晋都卫戎部队，皇宫护卫也由其负责，是权力部门。

听起来似乎是皇帝妥协了，但，当前北府兵统领是姚照，皇帝的亲信，卫焰若是任副统领，绝对落不到实权，去了也只能虚挂个名。

皇帝的盘算显而易见，与其让卫焰天高皇帝远，重振卫家军，不如，把他监控在眼皮子底下。拔断野狼的獠牙利齿，折掉苍鹰的自由羽翼，再怎么凶狠，再怎么搏杀，横竖翻不起浪花。

太后自然不甘心，正打算再唇枪舌剑。

没料到，三公子冷不防，站出来，拱手领差，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谢陛下恩旨，臣愿任北府兵副统。」

甘愿为北府兵副统，甘愿困于牢笼。

我不明白他的动机，他喝醉了，糊涂了。

他如果朝我望上一眼，就能看见我眼底的百般奉劝。

可是他并不看我，他吝惜于向我再投递哪怕一眼。

我才记起来，他似乎是对我生着气的。

我闷头喝酒。

太后恨铁不成钢，愤声道：「卫三，你喝醉了。」

卫府分两房头，大房是太后的倚靠，而二房，无心政治，三公子来自二房。

但是吧，都姓卫，哪怕不选站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儿，逃不开去。

哥哥说过，从前太后和皇帝斗得厉害，卫三公子当了一段时间统领，嫌烦，自请去边疆，守卫山河。

三公子向来追求的都是自由，理想。

他不爱权力，也无心政治博弈。

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选？为什么？我心里一团糟乱。他要重新站起来，就应该到光明磊落的辽阔疆域去，而不是搅进这乌糟腐烂的龙潭虎穴中，他不该，无论如何都不该.....

皇帝同样意外，他缓了缓，抿了口酒，很明显地神色放松愉悦了些，浅淡笑道：

「谈完国事，咱们自家人谈些家事吧。」

太后的神色有些紧绷。

皇帝紧接道：

「这事也是贵妃托我的。卫表弟，你也知道，阿芷是贵妃的表妹，贵妃挂心她的婚事.....姑娘家是禁不住蹉跎的，现在再去找个知根知底的好人家，难。阿芷和你也是打小就认识的，你们之间的情谊，是非同寻常的.....」我口中含着的那口酒渐冷，直等到皇帝曲曲绕绕说出「赐婚」二字。

没拿住酒盏，泼了衣襟。

我忽然想明白了，三公子愿意留在晋都，是因为他要守护的人在晋都。

阿芷是贵妃的人，贵妃是皇帝的人，三公子选择了任北府兵副统领，他选择了站在皇帝这一边，为了阿芷。

散落在各处的珠子被一条线串联起来，都明晰了。

我连忙找了借口，平静地离开了那个宴席。

我只能遥遥地祝福三公子，祝他佳偶天成、百年好合.....

我觉得我的心头上刹那立了许多坟墓，用来埋葬梦隐寺那无数闪烁的蝴蝶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去的，周围的声音都隔着千山万水，茫茫的。

春甜要跟着我，她是端木家很早就放在宫里头的忠仆，我打发走她。

我茫然地四处走，走到岸芷汀兰边，蹲下去，掬一汪冷水，抹一抹脸，清醒清醒。

湖水幽深不见底，上面荡漾着一个冷月，那点冷月是很苦涩、清冷的，在纠缠的、幽魂一样的野草里，没有依靠，孤苦地荡啊，荡啊.....

毫无防备，急促恶毒的冷风掠过我的背脊，一只手，紧接着，作恶，狠狠一推。

寒冷的、咝咝的水四面八方向我涌来，潜伏在湖底下的，等候千百年的水鬼拖住我的脚踝，疯狂地把我往下拽.....

大意了，失策了，父兄叮嘱过的，无论什么时候，在宫里头，一定不能自己一个人走夜路，有人想我死，贵妃，皇帝，太后，他们都有可能.....

端木敏活着，他们争，端木敏死了，他们可以互相诬陷。

出师未捷身先死，我真是出息了。

窒息.....甜甜的、冷软的唇覆上来，我重新捕捉到那微弱的气息。

微弱的气息，逐渐扩散、蔓延、膨胀。膨胀成爆炸的，充沛的。

爆炸、充沛的气息，不由分说、不留情面地，一股脑灌入我的唇腔，恶狠狠地灌进来。灌得我头昏脑涨，够了，够了，已经够了.....

可那人觉得不够，仍是抵死纠缠。

臀被托住了，腰被钳住了，那人很蛮横地，把我紧紧勾着、揽着，拨乱草，除恶水，往光的方向逃离，逃离这幽深的、无望的湖底。

离开了潮湿阴暗的湖底，意识混沌中，一双宽大的手掌，朝我的胸口用力按下来。

喉咙痒得忍不住，猛烈地咳起来，吐起来.....

吐干净了，清爽了，眼睛也明亮了，世界清明了。

定了定神，看得分明，那张浓艳矜贵的脸冷冰冰地看着我。

绝对是比湖水还要冷的冷冰冰。

我满脸是水，眼泪混杂在其中，不会叫人认出来。

在这宫里头，到处都是豺狼虎豹。我是害怕的，在临死的那一刻，我是害怕的。

声音夹带了酸楚的鼻音。

「三公子，谢谢你。」

他脸上仍挂着凶相，沉默地盯着我，一道浓眉攒着，唇也抿着。

十六

我正犹豫着该说些什么。

手却很快被钳住了，后脑勺被按着上仰。

坚硬滚烫的胸膛，湿漉漉的唇都印落下来。

深夜的火红的花都在噼里啪啦地着火，黑暗的湖水在哗啦啦地滚沸，他的上方漏出的那点月光，羞愧着，躲到黑茫茫的乌云中去……

世界愈发离得遥远，只有那无穷无尽的，甜的，香的，充斥了一男一女躯壳魂魄拼凑成的狭兀世界。

忽然有纷乱的脚步声，唇上的凌厉攻势并没有停止。

魂魄渐渐归于原位，我奋力推他。

他稍稍停下，近在咫尺地，用那每一根都很凶狠的睫毛扫在我的脸颊上，死死盯了我片刻，才松开对我的钳制，坐到一边，慢吞吞伸指腹去擦那红艳的唇。

我咬了咬牙，忍着眼泪，一边用湿透的袖子擦拭着肿胀的唇，一边低头拧衣裳上的水，可是拧着拧着，脸上滂沱大雨，半点也拦不住，我松开衣裳，背过身，曲起膝盖，捂着脸，闷声问他：

「三公子，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自轻自贱，所以，该自作自受吗？」

为什么？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啊？

纷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幽僻、隐忍怒意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娘娘没有错，娘娘又有什么错呢，自轻自贱的是臣，自作自受的也是臣。」

哦，他是后悔，后悔和我逢场作戏，自轻自贱了。

我抹掉眼泪，转过身，直视着他：

「好，就当 I 欠你的，我不该招惹你，是我想得天真了。我补偿你，你不是要和阿芷成婚了吗？我.....我到时候，随一份丰厚贺礼，送给你们，祝你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至于我，我端木敏对天立誓，若是我再对三公子起半点心思，我.....」

他又急又凶地捂住我的嘴，「闭嘴。」

我咬他手：「放开。」

「你答应我，别说下去，我就松开。」

他脸色又白又青，跟幽魂一样，乌亮的眼珠子下，泛着红，似乎受了什么委屈。

我点了点头。

他松开，目光灼灼，盯着我，喉头滚动，讲：

「我跟阿芷的婚事，不会成，本来就不可能的。」

我怀疑地看着他，他的目光坚决又毫无波澜。

哥哥说，人失望透顶的时候，反而是会很平静的。

他大约伤透了心，为什么会不成呢，我想了想，记起来方才皇帝说赐婚时，太后那紧绷难看的神色，估计是，太后阻拦了。

也是，太后不可能会让卫焰跟阿芷好的，她是她的棋子，怎么能让皇帝夺走。

我本来很生气的，这一刻我又心软了。

求而不得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他是因为婚事不顺当，所以发脾气，恰好遇上我，在我这发脾气。

我把喉头的委屈尽数咽下去，默了默，垂着头，道：

「如此.....你也不用急上火，好事多磨嘛.....我尽量帮你在太后面前说说话.....」

他忽然很气愤，咬牙切齿：

「哦，皇后娘娘就那么喜欢帮别人拉红线？是因为新婚的滋味很好，所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三公子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脚步声已经离得很近了。

我站起来：「三公子，我不想跟你再吵下去了。哦，对了，那个绿镯子，我想，不适合放在我这里，我会托人给你送回去的。」

「端！木！敏！」他拉住我的手腕，雷霆万钧的怒意。

一道清脆的声音横插进来：「娘娘？」春甜的声音，还好。

灯火照过来，我甩开他的手，平静地向春甜招手：「有人要害我，三公子救了我。」

就在春甜搀扶着我离开时，身后的人忽然幽声喊道：

「以后，别一个人走夜路，宫里头鬼多。」

我闷声不语，他紧接着朝我脚边丢过来一个簪子：

「湖边捡到的，应该是凶手的。」

十七

我染了风寒，皇帝来探我。

皇帝是最擅长温情脉脉的。

他抚了抚我的额头，端着药喂我，又不厌其烦地替我擦嘴。

最后一滴汁液沾在唇上，他忽然眼眸一黯，覆身上来，想舔，我往后退。

他神色微沉：「皇后，朕又不是什么豺狼虎豹，你怕什么？」

我舔了舔唇，同他对视：「臣妾是怕过了病气给陛下。」

不知道哪里冒犯了他，皇帝忽然就放下药，脱靴上床，把我压在身下。

他一边说：「夫妻本该同甘共苦，朕陪皇后吧.....」

我本来就冷，他那一身寒意压上来，更冷了，我在发抖。

他不管，仍作乱。

我无力地喘着气，「陛下，臣妾不舒服.....」

他说：「等会就舒服了.....」

这是什么歪理。我从他身下钻出一个手去，轻轻拉床幔上的铃铛。

我的忠仆春甜急急忙忙推门闯进来，一边跑一边喊：

「娘娘.....查清楚了，是贵妃身边的桃花。」

她在床幔前立住脚，诧异地望着纠缠的我们，飞快地转过身，捂住眼：

「啊，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陛下和娘娘，你们继续.....」

皇帝冷着脸，瞪了一眼我，又爬起来，踢了一脚床幔，生气地坐到床沿。

我自己默默拉上被子，掩盖发冷的身子。

皇帝问春甜：「怎么查的？」

春甜一五一十说，核对了簪子，又查了那天的行踪轨迹，确认是桃花无疑。

我暗地里觑了一眼皇帝的神色，有些难看。

桃花是贵妃身边的大宫女，动桃花，就是动贵妃，就是动他的心肝宝贝儿。

我往被子里缩了缩冷飕飕的脖子，问：「陛下，臣妾有权处置凶手吗？」

他静了静，转身过来替我掖被子，轻声道：

「皇后是后宫之主，自然有，只是，母后这些年吃斋念佛，宫里不造杀孽，把她遣去掖庭干苦活就差不多了吧.....」

皇帝藏在内里的意思是，皇后，谁让你倒霉，不过既然你没死，就无所谓了，小小惩戒，差不多得了，毕竟她是贵妃的人。

我点了点头：「就照皇帝的意思办吧。」

皇帝又捏住我的下颌，欣慰地吻了吻我的额头。

皇帝一走，我奋力擦了擦额头和脖子。春甜跳脚骂起来：

「说的是人话吗？敢情落水的不是贵妃，气死了.....」

我摇摇头，掩唇咳了起来，气喘平了，幽声道：

「别骂了，省点口舌，回头我好了，有的是你发挥的机会。」

春甜眼睛顿时发亮：「娘娘？」

我耸耸肩：

「我是要按照皇帝的意思办的，把人送掖庭，不过.....我又没跟皇帝承诺过送掖庭前的事。」

十八

夜黑风高，我坐在湖边慢腾腾地吃桂花糕。

耳边是幽泣不绝的哭啼和讨饶声。

娇滴滴的姑娘被五花大绑，悬在湖沿边，只需要轻轻一推，就沉湖底了。

桃花抖得像筛子，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她求饶：

「皇后娘娘，饶了奴婢吧，奴婢再也不敢了.....」

我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轻轻笑道：

「饶了你也可以，但你要告诉本宫，是谁指使你的？」

桃花恐惧地摇头，「不，没人指使奴婢，是奴婢一时鬼迷心窍.....」

我慢慢踱步到她跟前，俯下身，捏着她下颌冷笑：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是你自己做的，那就你自己来偿吧。」

宫人按着她的头，逼进湖水里，无数的水泡咕隆隆地冒起来，她挣扎着，十个手指头蜷缩成鸡爪子.....

在她濒临窒息的一刻，松开，她得了喘息，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洞的大眼装满恐惧。

我又问她：「清醒了吗？是你要害本宫？还是谁要害本宫.....」

她哀哭着：「娘娘，是奴婢，猪油蒙了心，鬼遮了眼……」

我笑了笑：「好，很好，还没清醒。继续吧。」

她猛地扑向我的腿：「等等……等等，娘娘，皇后娘娘，我……」

她惊恐地望了望黑沉沉、深不见底的湖水，唇发白，蠕动着：

「是，是贵……」

不远处忽然亮起一溜胭脂红的亮光。

一股浓浓的香粉味飘过来。

「皇后娘娘，抓了我的人，处私刑，这恐怕不合规矩吧。」

亮光里率先走出来一个胸脯高耸的女人。

齐胸襦裙，挤出一条深深的沟，澎湃，汹涌，半敞着，递到人眼帘子底下。

亮光慢慢照亮她的脸。

一张平平无奇的脸，瞧着比皇帝大上五六岁。

出乎我的意料。

桃花赶紧松开我的腿，跪着，爬着，朝贵妃那边去，连声喊冤抱苦。

我拂袖坐回椅子，随手搭着两侧，跷起腿，横眉，抬起下巴，对贵妃冷笑：

「规矩？好啊，既然贵妃要讲规矩，本宫今天就同你讲讲。」

「来人，贵妃见了本宫不下跪，怕是没学过，请你们教教她。」

我的随从一拥而上，逼上前去，就要踹她膝盖。

.....

失策了。

贵妃身后领了一列北府兵。

形势陡变，那些银光冷剑架在我的随从脖子上。

贵妃站在北府兵前，神情开始狂妄，她朝我一步步走过来，边走边笑，笑得人心里疼得慌：「皇后娘娘，还讲规矩吗？」

我一下下有节奏地叩着扶手，春甜有些慌，俯身小声问我：

「娘娘，你事先预备这个了吗？」

我面不改色地摇了摇头。

我未料到，皇帝还能临时给贵妃派兵，偏爱到这种程度。

春甜呜咽道：「完了，难道我们要创下西陵王朝的历史？」

贵妃越走越近。

我问：「什么历史？」

春甜：「皇后被贵妃打的历史。」

我腾地站起来，贵妃走到我面前了。

我挺直腰板，直起脖子，抱着胳膊，斜睨着她：

「怎么，贵妃还想以下犯上？」

贵妃显然是被宠坏了啊，她盯着我，然后，慢慢扬起手，放肆地笑：

「那又如何？」

那急促的掌风逼近我脸颊的那一瞬间，我下意识闭上眼。

「嘶.....」我听见贵妃倒抽一口冷气。

「卫焰，你放肆！」贵妃尖厉的声音很恼怒。

我惊异地睁开眼。

三公子站在我身前，浑身散发着戾气，他攥紧了贵妃的手腕，奋力一甩，狠辣利落，她那白嫩的手腕一下子似乎被卸了似的，无力地垮落。

她瞪大眼望着他，不敢相信，嘴里还喃喃着：「你竟敢？」

三公子冷笑：

「我不敢？呵，呵呵，笑话，老子有什么不敢的？」

贵妃愤怒地掉头对身后的北府兵下令：「给我拿下他。」

那列北府兵互相对视片刻，犹豫着，踌躇着。

贵妃急了，骂道：「狗奴才，还不给我上。」

「我不介意杀几个作乱的下属，也不介意替皇后娘娘杀一个以下犯上的贵妃。」

三公子的声音不高，很轻，一字一句，可却如惊雷，把眼前的敌人都震麻了。

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话的。

贵妃是脸色惨白被搀扶着离开的，她那不甘心的表情告诉我，她回去一定要告状的。告就告吧。无所谓。

至于桃花，我也就是把她丢进去湖里面，让她也得一场风寒罢了。

该处置的都处置完了。

三公子护送我回宫。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低着头反省。

春甜和其余人默默落在最后头，比较遥远。

我猝不及防碰上一堵人墙。

三公子忽然停下来做什么？

他和我面对面，眉眼堆积着不悦，又沉着脸仔细端详我，半晌，冷声问：

「伤着没有？」

我愣愣地摇头。

他似乎松了口气。

我问他：「三公子，你怎么会在这？」

他若无其事地说：「路过。」

哦对， he 现在是北府兵副统领，也要管宫中防务的，实质上管不管得到是一回事，但也是要点卯的。

我前些天都很生气的，因为他今天及时相助，这会气消了。

我轻声问他：「三公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他也比先前心平气和多了：「说吧。」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选择留在晋都，任北府兵副统领？我觉得，你应该是更想去边疆建功立业的……」

他定定地凝视着我，沉声：「因为这里有更重要的人。」

哦，确认了我之前的想法。我默不作声了。

他又移开目光，往前方慢慢走，声音藏在黑茫茫的夜色里，轻忽忽的：

「亏得我没走，不然皇后娘娘怕是要被人欺负了.....」

我惭愧地低头：「我谢谢你，三公子.....」

他又停住，望住我，正色道：「回头，我把当值表带给你，你要再对付别人，派人来喊我.....」

我踢着脚下的小石子，揉了揉眉心，嘟囔道：

「这种事不常发生的.....我不是那种人.....」

他说：「哦，无所谓，反正任何时候.....」他停了停，斟酌片刻，接着说道：「别自己一个人犯傻。」

「哦。」

我觉得，三公子好像是把我把当朋友了。

我又小声问他：「那，你不生我的气了？」

他脸一沉，恶狠狠瞪了我一眼，大步流星往前走，落下一句：「生气。」

不知道冒犯了他哪里，三公子又生气了，他走了，我一头雾水。

后面，春甜又赶上来和我瞎聊，聊到贵妃。

我发出疑问：「贵妃，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春甜一下子来劲了，眼睛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嘿嘿笑道：

「娘娘，你不知道，咱们这位皇帝，就喜欢大胸的.....不过也是，男人嘛，都喜欢.....」

.....我捂住耳朵.....春甜又来掰我耳朵，贴在我耳边笑：

「娘娘，你的束胸，一定不要露馅了.....」

娘亲说过，那玩意儿太大，显得淫荡，所以我平时都要束胸.....

不知道春甜是怎么发现的，这个鬼灵精.....

她又环顾四周，确认没人，又细声细语：

「还有啊，听说，贵妃床上功夫了得，一手绝活，勾得皇帝不要不要的.....」

夜色掩饰了脸上的红，我赶紧捂住春甜的嘴，谁想听这个.....

十九

正睡得朦胧，忽然被窝嗖嗖钻进来一股子冷风，一个冰冷的身躯似恶鬼贴上来。

在我尖叫前，一只冰冷的手掌紧紧捂住我的嘴，一拢昏沉的龙涎香压迫过来。

他开始剥我的衣服，手从领口探入。

在凌乱的、昏暗的噩梦里，我像困斗的兽，挣扎，拼命地踹他。

手腕被死死按住，腿也被他的腿死死压制住。

他一边钳制我的自由，一边咬开盘扣。

我呜呜地发出闷声，红着眼，继续踢，咬。

「皇后，是朕。」

我继续挣扎，那道声音恼了，又掺了威和冷：

「皇后，朕提醒你，你有义务侍寝。」

严寒冷水迎面浇淋下来，我渐渐清醒了，我还当做梦，我以为我只是端木敏，一时忘了，我还是皇后，皇帝是我的夫君，我有义务侍奉他。

我浑身的力气刹那卸下去，不再挣扎。

「醒了？不闹了？」

我点了点头。

皇帝松开捂住我的手，借着点微弱的光看手背上被咬的伤口。

他沉默着盯了半晌，渐渐又把那冰冷的目光移到我脸上来：

「皇后真是让朕出乎意料……」

我木着脸：「臣妾不知道陛下说什么。」

「他们都说，皇后端庄贤淑，朕原本也以为如此……」他压在我身上，居高临下，审视着，探究着，冰冷的指尖渐渐滑上来，抵在我的唇边，冷笑起来：「却没料到，皇后是披着乖兔子皮的，小狐狸……」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有些明白他的意图了，来算账的。

我双手抵在我们之间，保持着距离，浅笑道：「陛下，我做什么了？」

他的目光渐深，指尖更狠地揉搓我的唇，搓得发疼：

「皇后逼供的手段，毒辣了些，朕不喜欢。皇后不听朕的话，朕也不喜欢。」

唇被他揉搓得生生发疼，我怀疑出血了，咝咝地发冷。

初来乍到的皇后手段不狠，不立威，软弱可欺，会被人欺负到头上的。

我一点都不后悔动贵妃的人。我只是少计算了皇帝对贵妃的偏爱。

我咬咬牙，勉强笑了笑，「那怎么办？皇帝要怎么处置臣妾？」

他捉住我手，押到我头顶上去，俯身下来，一边蹭我的脸，一边笑起来，那笑声是阴恻恻的，逼进人的心口，叫人胆战心惊的。

「处置？不，朕不想处置皇后，朕只是想要皇后听话……」

皇帝是想要驯服皇后，叫皇后对他俯首称臣，乖乖做他的刀、他的棋子。

我看着他微笑：「哦，怎么才算听话？」

他轻轻叹气：「皇后，我们，该圆房了……」

他打算这样驯服。

我探手去扯铃铛，可这回，他一下子察觉，迅速扣住我的十指，重重地侵犯上来。

皇帝的吻是冷的，没有感情的，抖落下来，像大火烧过的灰烬，荒芜苍凉，遮天蔽月，光是惨淡的，花是凋谢的，湖是干涸的。

皇帝不爱我，我也不爱他，可是彼此却只能被名分、权势捆绑着、折磨着……

心底那点点侥幸，随着渐渐脱落的衣裳，奄奄一息地，熄落下去。

我偏过头，看纷乱床幔外的灯火，那胭脂红烛被青紫火焰炼化，淌下一滴滴滚烫的热泪，我闭上眼，不敢再看，不敢再想。

就在他的手掌要掀开小衣下的秘密时，一声凄厉的尖叫声刺破黑夜，报丧的乌鸦，扑棱棱从深宫黑夜里逃窜开。

我的死刑暂缓。

宫里头有人出事了。

二十

一盏又一盏的琉璃灯集聚过来，在苍老鬼峭的老槐树下。

瑰丽妖冶的血，沿着黝黑粗壮的树干淋淋漓漓地往下流，深绿幽暗的肥厚苍叶，被四溅的血，泼洒上迷离斑驳的红斑点，冷梅似的。

料峭枝头上，垂挂下一具白衣女尸。不，那雪色的白，已经被血色淹没。

那破败的小腹积攒了无数触目惊心的恐怖，滚注的血，糜烂的肚皮，搅烂的肠子.....

女尸脚下，积聚了一汪血泉，血泉里，扔着一摊似孱弱小猫的死胎，一把淋淋漓漓的戟。她是被尖戟勾破肠腹，掏出胎儿，

活活痛死的。

每一盏围过来的灯，一照，灯后的人无一例外地面色煞白。

干呕声，尖叫声，呜咽声，此起彼伏。

铺天盖地都是浓烈的血腥味，皇宫像炼狱。

皇帝把我掩在怀里，脸色泛着寒意，沉默着。

我止不住地浑身发抖，喉头发痒，肝肠搅动，想呕。

似乎那滚动翻涌的血，渐渐流到脚底下，像厉鬼缠上身来。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低声说：「皇后，别怕，朕在。」

突然，有一道炙热的目光，焰火一样，噼里啪啦地溅到我的脸上。

我仓皇地回望过去，只有茫茫的灯火和慌张的人，没有那个人。

渐渐光影浮动，人影人声交杂。

浓烈的香味跟着一众喧哗的仪仗飘过来。

贵妃云鬓惺忪地出现，然后她也被这惨烈的景象惊吓到，煞白着脸，朝皇帝娇娇啼哭，就朝他的怀抱里扎过来：「陛下，臣妾害怕……」

皇帝迟疑着，我连忙从他的臂弯里躲出来，站到一旁去，抱住自己的胳膊。

皇帝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把贵妃掩到怀里去，温柔哄了她几句，紧接着，厉声问：

「北府兵何在？姚照呢？」

混乱的人群、迷乱的血雾中，渐渐有一纵银白队伍，举着火把，拨开混沌，走出来，领兵的人，却不是姚照，而是三公子。

我站在一边，窥视着他。

他穿着北府官服，银甲兽纹，肩章，胸徽，革带，令牌，银光熠熠，凜凜生威。

他站在那里，与日月齐光，这夜的黑、血、恐惧，都一下子消弭了。

他从我身边经过，似乎放缓了脚步，那沉稳的脚步，镇定、冷静。

我在那一刻，无端地感到安宁平和，不害怕了。

他平静地汇报情况。

死者是林妃，子时一个宫婢在此地发现了她。

皇帝面色不虞，比起死去的林妃，皇帝更在意的是，为什么姚照不在。

场面正冷寂着，太后来了，她那明亮锐利的声音混入这红与黑的深夜：

「这是造的哪门子孽，姚照呢，他是怎么管的宫中防务？」

太后一针见血，直戳皇帝心窝。

是的，没有人关心林妃死不死、死得多惨烈。

死人也可成为筏子，死棋也可当活棋用。

皇帝扯出虚浮的笑容，迎上去，搀着太后，语气恭顺：

「母后，你怎么来了？这更深露重的……」

太后冷笑道：

「哀家不来，哪能知道现在宫中防务如此草率？宫里头出了事，就连我一个老太婆都赶来了，他姚照，北府统领，到现在还没来，怕是在哪门暗娼馆里吃花酒吧。」

皇帝隐忍道：「母后，事情还未查清，不宜过早下定论。」

太后冷冷瞟了眼皇帝怀中的贵妃，慢慢踱步走到我跟前，扶着我的手臂，道：

「查，自然是要查的，皇后是后宫之主，这个事情，自然由皇后来查。」

皇帝笑道：「皇后初来乍到，许多情况不明，不如让贵妃从旁协助。」

太后也笑道：「哀家的儿媳妇儿，哀家自己教，」她一边笑，一边握着我的手，拍了拍，道，「敏儿不懂的，就来问母后，不必劳驾旁人。」

我点头说好。

贵妃一脸不忿，我没入宫前，后宫百务，她主办，不过皇帝不再说什么。

稍晚点，姚照才匆匆忙忙奔赴而来，酒气熏天，香粉味重，怕是太后说对了。

他一来，皇帝铁青着脸，照他心窝子狠狠踢了一脚。

这冲发火，是在保姚照的位置。

太后冷眼旁观，也暂且不提撤职的事，道：

「这么个酒鬼，造孽咯，罢了，哀家看，这桩案子，就由卫三协助敏儿查吧，毕竟姚统领对今夜发生的情况不了解。」

皇帝也只得适当让步，同意太后的安排。

后来，贵妃不小心崴了一脚，皇帝看了我一眼，冷着脸抱着贵妃离开。

太后安慰我，临走前叮嘱三公子早点护送我回宫。

我留在那了解情况，三公子领着北府兵清理血腥现场。

灯火绰约，我偷偷看一眼忙碌的他，生出一点庆幸，幸好，三公子在这。

他似乎有所察觉，几乎是同时，忽然抬眼朝我望过来，问：
「累了？」

我摇了摇头，他还想说什么，不经意，目光忽然落到我的唇上，凝滞片刻。

那目光是倏地，落日一样，沉落下去，陷入黑暗。

我顺着他的目光，抚上唇，一碰，灼心的疼，皇帝咬破的。

他漫不经心地冷笑，很低很沉的声音，可是我听见了：

「新婚夫妇，恩爱有加，羡慕旁人……」

一字一句都戳我心窝。

我沉默不语。

事务处理妥当了，三公子送我，我推脱，他并不让我拒绝，他说他是在执行太后的旨意。

身后不远不近跟着北府兵，他挨着我走，也是一路沉默。

这夜里头的雾很重，一蓬又一蓬的光散落在雾里，像水里漂浮的星子。

我茫然地望着前方，总觉得，这浓雾怎么也不会散去，这黑夜，没完没了。

转渡桥，绕乱花杂草的幽僻拐角时，骤然一阵凛冽的风刮过，所有火都灭了。

世界黑暗。

身后的北府兵还没跟上来。

断壁残垣挡住了世俗。

三公子突然发难。

他把我压到那狭仄的角落里。

他炙热的唇、温软的舌，覆上来，反反复复地舔舐我唇上那点伤口。

像一头狼，专注地，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我惊恐着，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我听见外面的北府兵嘈嘈杂杂在打火石。

我想三公子是疯了吧。

就在这紧张万分的时刻，他捉住我的手，按在心口，那心脏跳动得很急促、很凶猛，紧接着，我听见他悲伤、寂寥的声音：

「我的心疼得厉害，女师父，你带糖了吗？」

我在那一刻，内心崩溃。我没有带糖，我再也不是能为他带糖的女师父。

我落下眼泪，轻轻摇头。

他用滚烫的指腹轻轻地抚摸我的伤口。

「没有的话，吻也可以。」

我也疯了，我凑上他的唇，吻，轻轻地，虔诚地，小心翼翼地。

黑暗、自由的世界，我可以吻三公子，吻到天荒地老的。

吻停了，他松开了我，与此同时，世界的火又都点亮了。

他又恢复叫我：「皇后娘娘。」

方才那脆弱的三公子、疯狂的端木敏，他们一起消失了。

二十一

皇宫似幽深密林，盘旋无数毒蛇，每条斑斓毒蛇都衔着秘密.....
无数的秘密.....

而林妃的秘密，在她惨死的时候被揭发。

从林妃肚子里掏出来的死胎，并非皇帝的血脉，林妃已经一年没侍寝了。

所以，这个命案要查两点：谁杀死了林妃？与林妃通奸的男人又是谁？

林妃是太后的人，出身卑微，据说从前是某个暗馆里的姑娘，但是胸大腿长，生得水灵，太后把她送给皇帝后，得宠过一段时间。

后来，贵妃入宫后，就没她什么事了。

我去太后那请安时，太后摇头叹气道：

「人呐，一生命理是注定的，当初暗馆子里挑中了她，以为是她命好，鸡窝里出凤凰，哪曾想，李家那个狐媚子进宫后，林儿就再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天天被磋磨着，她是糊涂，糊涂啊.....做出这等事，可照我对这孩子品性的了解，她不是这样下荡的人啊，我看她也是被人暗算了，唉.....我也是老糊涂，光顾着吃斋念佛，宫里头的事，后边也不太爱管.....」

正说着，三公子来了。

他看见我，目光倏地点亮，但很快若无其事，要告辞：「臣来得不是时候.....」

说着就要退出去，太后拦下他：

「卫三你这浑小子，做这些酸礼给谁看呢，没外人，坐过来吧。」

三公子也挨着太后坐下。

一左一右。

太后同我说：

「我听说了，上回敏儿差点被那狐媚子欺负，卫三你帮她了，皇帝还把你拎过去盘问了一顿，是不是？」

我第一次听说，心慌意乱，可面上尽力维持平静，望向他。

他面不改色，看着我，点了点头。

太后又问，「那你怎么说的？老二那孩子，心思深，疑心重。」

三公子静了静，我紧张地望着他，他朝我看了一眼，很轻松地笑起来，那点笑容就像乌云缝里漏出来的一点金光，很叫人心颤。

「我这人一向帮理不帮亲，二表哥他也知道，我就实话实说，尊卑有序，贵贱有别，贵妃打皇后，我身为北府副统领，没有放纵的道理。」

太后哈哈笑起来，拍他的手臂：

「你打小就这副德行.....难怪.....难怪，你这么横，数落他心肝，驳他面子，那顿板子吃得半点不亏.....」

我默默听着，一脸困惑。

太后看出来，连忙替我答惑解疑：

「那天他帮了你，顶撞了贵妃，也就是顶撞了老二，挨了顿板子。」

我这才知道背后还藏着这么多事，很愧疚。

我们一前一后出了慈安宫，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很轻地在他身后说：

「谢谢，对不起.....」

他掉过身来望住我，身上凛凛徽章发着光，照得矜贵的面容浮光浓艳。

「不关你的事。」

又走了一会，到了一个偏僻角落，一堵墙，烧着火燎燎的花，恰好能遮挡人的视线，他招手，我过去，他压低声音说：

「他不是为了那事罚我，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望着他，很惭愧：「你不用安慰我，我总是欠了你的.....」

他环顾四周，继续压低声音，讲：

「凡事别看表面。本来嘛，我重新管兵务，他就不高兴的，哪怕是个虚职，我毕竟姓卫，所以，他也只是借机发作，跟那晚的事没多大干系。」

可如果没有机会，也借机不来，我知道，三公子是在安慰我。

他继续正色道：

「还有，我姑姑，别以为她跟你掏心掏肺，亲亲热热，真是拿你当自家人，那是她的手段，别信她。你跟她说任何事情，凡事只说三分，藏七分。」

我望着他，问：

「那刚才你说，你跟皇帝说帮理不帮亲那些话，也是说三分，藏七分吗？」

他眸色微沉地盯着我，盯了半晌，轻轻笑了笑：

「对，藏七分。我其实，帮亲不帮理，不过这回，亲和理，两头都占了。」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到我脸颊旁，拨我的耳坠子，我惊诧地望着他。

他神色认真：「流苏都缠住了，乱了，刚才在屋里就想捋平了，忍了很久了。」

二十二

齐妃是富商女，玉妃是大凉送来的美人。

她们两个既不是太后的人，也不是皇帝的人，处境有些可怜，我便力所能及地多关照她们些。春甜不让，还郑重地告诫我：「千万不要跟她们离得太近。」

我不解，春甜急得不行，抓耳挠腮半天，忍住了，只跟我打谜语，讲，

「娘娘，齐妃她.....她得暗病的，脏的臭的，又会传染人的。」

我不信，入宫前都要验的。春甜摆摆手，一脸嫌晦气模样：

「有些暗病，大夫也瞧不出来的。总之，娘娘，你千万要离她远些.....」

我再问她详细的，她怎么都不肯讲，直说太脏了，太臭了，说出来，遭不住的。

又说起玉妃，她眼里又夹了恐惧，讲：

「玉妃，透着一股子邪乎劲儿，一次深秋寒夜，她宫里头的人听见，一阵阵低低的，呜呜咽咽的，好像谁在哭，像女人哭，又像是婴孩哭，那哭得叫一个凄厉、闹心。当时那人也是胆青，就提了灯，迎着声，寻过去，寻到一处幽暗杂间，越走近，那哭声越听越不像人声，就在她刚凑到窗户边，忽然一声更尖利的哭声，她吓得摔了灯。恰好这时，黑洞洞的屋里，一双绿油油的眼珠子朝她射过来。紧接着，另一双黑汪汪的眼珠子也转了过来。跟着，就瞧见这双黑眼珠子的主人，白脸上溅

着血，嘴边滴着血，一手提着一把血淋淋的剪子，另一手提着一只被开膛破肚的猫，绿眼珠子就是这只猫的.....」

我差点没拿稳茶杯，仿佛我的宫殿四处此时此刻也正探着诡异的、密密麻麻的黑眼珠子、绿眼珠子，心里跳个不停。

春甜按住我的手，继续道：

「那人当时吓昏过去了，第二天，你猜怎么着？」

我伸手去摸热茶壶捂手，咽了咽口水：「怎么着？」

「昨天夜里那只被开膛破肚的猫，完好无缺地舔着她的脸，玉妃也若无其事地，跟齐妃在院子里荡秋千.....」

「会不会，是.....那人做梦了.....」

春甜拿起茶壶倒了一杯热茶递给我，摇摇头：

「不知道，那人过没几天就疯了，有人说，这个玉妃，大约是来了这皇宫后，被.....」

「被什么？」

她摸了摸直立的汗毛，很小声说：

「被猫妖附了身，专吃活心肝的.....」

春甜的嘴，揣着无数惊雷，每扔一个，都能把人炸得头皮发麻。

我抚着发寒发冷的双臂，和她面面相觑：

「春甜，把祖母给我求的平安符，从箱底翻出来，我带上……」

就在这当口，宫人站在门外问：「娘娘，卫统领求见。」

二十三

三公子是来汇报案情的，我屏退了宫人。

北府兵在老槐树附近发现了一个包裹，里面翻出来一本起居注，起居注记载了林妃隐秘的爱恋。

x 月 x 日：「旁人欺负我，他护着我。」

x 月 x 日：「没有人的时候，他亲热地叫我林儿。」

x 月 x 日：「他在暗处，摸了我的身子。他说我穿白裙很美，仙女下凡似的。」

x 月 x 日：「他叫我把身子给她，他说他要带我离开这里。我很害怕，犹豫。」

x 月 x 日：「他喝了大酒，欺负我。他是我第一个男人，他很意外，又很惊恐，我在这一刻，彻底属于他了，我爱他，我愿意为他豁出去一切。」

x 月 x 日：「他避着我，不见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x月x日：「我拦住他，问他为什么？他很慌张，四处张望，终于答应夜里来看我。」

x月x日：「他心不在焉地同我欢好，我想他可能是有点累，我轻轻抚摸他。」

x月x日：「他又好久不来了，一直在下梅雨，我想可能是因为下雨，他才不来。」

x月x日：「我撞见他在后花园摸一个宫女。」

x月x日：「我的月事没来，第二个月了，我常常呕吐。」

x月x日：「太后说我最近胖了，但脸色不太好，她叫我不要灰心，还是养好身子，往后还有机会侍寝的。太后不知道，皇帝从来都不让我侍寝，他嫌脏，因为我是暗馆出身的女人，可是他威胁我，我不能告诉太后。」

x月x日：「玉妃替我把脉，她说我怀了，她说她可以帮我打胎，可是我不愿意，我还惦记着那个人，我既然怀上他的骨肉，他是不是就可以带我离开了？我们可以离开皇宫。」

x月x日：「我叫人给他递了一封信，我告诉他，我们有骨肉了。」

x月x日：「他给我回了信，他答应带我走，我们约好在老槐树下见面。」

x月x日：「很愉悦，即将要离开这座牢笼，我要穿着他最爱的白衣去见他，往后，没有荣华富贵，可是我们一家三口，在一

起就好。」

.....

我翻完起居注，有些眼涩。

可怜的林妃，为了隐秘的爱慕，飞蛾扑火。

三公子察觉我的异样，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没事。

宫殿静悄悄的，瑞兽香炉烟雾缭绕。

我问他：「那个人爱林妃吗？」

他摇头：「他是在消遣她。」

我很疑惑，又问他：「他护她，又要她的身子.....都是为了消遣她吗？」

我想起来我和三公子的种种.....他有心上人，可是他也护着我，他也会吻我，会.....

他有时候让我错觉，三公子他，好像对我也.....或许，也有那么一两分情谊.....

我并不很确定，每一个和他的吻，都炙热地让我心颤。

这是消遣吗？

他肯定地说：「是，毋庸置疑。」

我揉了揉眼，微顿，平静地同他说公事：

「这个男人，一定是宫里头的人，是.....只能是北府的人，只有他们能在宫中自由地出入，他还能护着她，他要有一定的职务.....会是谁？.....她跟他约好了时间地点，只有他知道她在那，会是他杀死她的吗？」

「不会，他比谁都想守住林妃私通这个秘密，就算要杀，他肯定也是把她骗到宫外，再无声无息地动手。」

对，三公子说得对。

诱骗林妃的人和杀死她的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图谋不同，林妃死了，谁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一团迷雾弥漫，暂时看不清。

「三公子，我们去拜访玉妃吧。」

起居注中提到了玉妃，或许，她知道些什么。

出发前，春甜急匆匆地把平安符拿给我，我把平安符紧紧攥在手心里，我没有忘记那绿油油的眼睛、黑汪汪的眼睛，开肠破肚的、血淋淋的传闻.....

我没把恐惧掩饰好。

三公子停住脚步，狐疑地打量我。

我想他可能不太清楚宫里的传闻，我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没忍住，把手里的平安符递给他：

「三公子，这个给你，辟邪。」

三公子盯了我半晌，才接过去，紧接着，他低头吻了一下平安符，揣到心口去.....他又像是在扯脖子上什么东西.....

阴暗处，很突兀地，我的手心，被按进来一个有些锋利的，还带着温度的玩意儿。

他的声音像月光一样轻：

「谢谢，礼尚往来。」

我低头看，是一个泛着寒光的狼牙。

「也是辟邪的，从我第一次上战场开始，就一直戴着它，应该灵的，幽冥谷那次.....我也，勉勉强强算活了下来.....」

我紧紧攥着那枚狼牙，带着他的温度的狼牙。

我们走到了玉妃的住处，传闻中的鬼殿，庭院萧瑟，霜月寒冷，荒芜寂寥。

没有宫人，只有几只寒鸦在树上，惨惨戚戚地哭啼着。

主阁里的灯火都熄了，怕是睡下了。

我们刚要转身走，脚下沙沙的，忽然，听见一点隐秘的声音，一点很诡异的、隐忍的，又娇软的啼哭声，从右边最不起眼的一个矮屋，不经意泄出来.....

那点啼哭声，带着旖旎、艳丽。

我的心提了起来，汗毛直立。

一阵寒风从脖子口呜呜吹过，我的脚发软。

三公子及时揽住了我。

他把我抱到身上，脚步声像猫一样轻，移到那个矮屋窗子底下。

矮屋子里堆了混杂不清的红缎。

极其微弱的胭脂色的微光，照亮红缎上的人。

我的脑子轰轰地，发麻.....

握在我腰上的那只手掌，也一下子发烫.....

二十四

微醺的光，点亮了屋内的人：齐妃，玉妃。

齐妃趴着，露个玉背，玉妃的手按在上面，旁边不知什么东西在冒烟。

我想起来春甜那些隐晦含糊的话，还有那些阴森恐怖的传闻，传闻中的鬼、妖怪。

难道？不过是，不可告人秘密的守护者。

三公子忽然把我往窗口底下扯，他的目光幽深晦暗，紧紧锁着我的脸：

「别看.....」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几乎听不见。

停留在我腰间的那只手掌，逐渐用力，收紧。

此时我们离得很近，他的下颌快抵上我的额头，隔着一点微弱的距离。我微仰头，目光一下子落在他那红得冶艳的唇上，莹惑、晶亮的红樱桃。

迎面就是炙热、压迫的气息，我的脸很热，太近了，挨得太近了。

我悄悄移开目光，想稍微往后退，离他远一点，离三公子远一点，离蛊惑远一点。

可就在我刚移动的刹那，一滴滚烫的汗珠子，溅落，从我的脖颈上滚落下去。

不是我的.....是三公子的.....刺挠的感觉。

.....三公子握在我腰上的手劲儿又加重了.....

凝滞了片刻，窗口传来齐妃嚤嚤的哭声，她在喊疼。

我捂住耳朵，抬起眼，却发现三公子的目光炙热地落在我领口处。

那目光像火焰似的，太烫了。

我难堪地伸手捂住他的眼睛。

他却伸手掰开我一根根指头，指缝里渐渐露出来那双明艳的含情目。

我想推开他的手，一不小心，身子一拱，擦过他的胸膛，瞬间，我觉得有些异样。

他就紧紧按着我不让我动，神色不太对，额头上沁着一层薄汗，眼底水光潋滟，眼尾捎带着泛起了一抹胭脂红……

窗内的声音似乎停了，一下子静了。

我们不能再发出任何动静。

我只得皱着眉，无声地问他：「不舒服？」

他红着眼，紧紧地盯着我，沉默地摇了摇头。

我后知后觉地发现，他还抱着我，又蹲着，维持这个姿势很久了，大约是他腿压麻了，我轻轻地，用手撑着地，想从他身上，无声无息地爬下来。

他察觉到了，皱起眉，无声地命令我，神色很严厉。

「别动。」

他死死地掐住我的腰，凝视着我的目光一下子像狼一样凶狠，盯着猎物一样……我不想动，可是腿上应该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很痒，我没忍住，动了一下。

他闷哼了一声，咬牙切齿瞪着我：「迟早要死在你身上」

胡说什么呢，我想反驳他，可是看到他那模样，额头上的青筋几乎要迸裂，凶得很，我闭了嘴。

我被他抵在黑漆漆的窗口底下的石墙根。

墙边长满了疯狂的、荒诞的、寂寥的野草、野火花，烧满了一壁，红的，绿的，紫的，暗的，把夜烧得姹紫嫣红。

太幽僻，太阴森，没有人会来这里。

他一只手撑在我的脊背和石壁之间，另一只手，在作乱，我的心跳得剧烈。

我想我快要魂飞魄散了。

就在离魂的这一刹那，一点流萤飞闪而过。

三公子和我，在这点微弱的光前，清醒了。

.....

屋里头的人忽然开始说话。

玉妃清冷的声音：「还疼吗？」

齐妃抱怨：「下回能不能轻点？」

玉妃冷道：「我已经很轻了.....」

齐妃仍然生气：「没看我眼睛都哭肿了，拔个火罐，要把我弄死.....」

窗口飘出来烟。

我跟三公子面面相觑，沉默相对，哦，所以，是玉妃在给齐妃拔火罐。

三公子的耳根子，有些红，我的脸，有些烧。

我们想错了，想多了.....

紧接着，屋里又是乱糟糟一团声响，窗口的烟又浓了。

我闻到纸钱和香烛燃烧的味道。

「多烧点，让林儿她们母子在下面过几天好日子。」

「差不多就得了，别等下把人惹来.....」

「你这鬼屋，还有谁敢来？」

宫里头的规矩，不能私下烧纸钱，这是犯忌讳的。

二十五

三公子在暗处候着，我坐在门前廊阶下等玉妃、齐妃出来。

流萤渐渐多了起来，我摊开手心，顷刻落下明明灭灭的幽光。

微弱、自由的光，真好啊。

陈旧的木门咯吱被推开，身后的欢声细语，在见到我后，顷刻烟消云散。

死一样的寂静。

忽然，她们争先恐后冲到我面前来，跪下认错。

齐妃一人承揽罪责，口齿伶俐：

「玉妃她天真无知，不懂宫里头的规矩，是我让她烧纸钱的……请娘娘放过她……」

玉妃冷着脸打断她：

「谁天真，谁无知，齐小小，要死就一起死，别给我搁这串什么戏……」

齐妃火辣辣瞪了她一眼：「玉幼幼，你是不是傻？送什么人头？」

玉妃冷着眉瞪回去，「你死了，我绝不苟活。」

两人一来一往，不仅嘴上打仗打得热闹，眉毛官司也打得激烈.....

虽然吵得凶，可言语间，她们都在彼此庇护。

在这阴冷的宫里头，也有温暖的人情。她们还在吵吵闹闹，完全无视我.....

我终于忍不住打断她们：

「好了，别闹了。本宫问些问题，你们如实答，只要你们没犯过其他事，今晚这个事情，本宫就当没见过、没听过。但倘若，有谁作假，我不杀她，我杀另一个人。」

爱是盔甲，也是软肋。

她们脸色又红又白地望了望我，又互相对视，最终，点了点头。

我先问齐妃：

「他们背地里传你什么暗病，说的什么.....」

齐妃跺脚辩驳：

「他们那些人嘴上不积德.....我只不过是，喜欢看美人，谁漂亮我就多看几眼，就不知道怎么传着传着，他们就说我喜欢女人.....皇帝又不让我侍寝，我也没法子证明自己.....」

原来如此。

我又问玉妃：

「先前他们说半夜提着一只猫开膛破肚……」

玉妃横眉冷道：

「那些蠢东西，老娘那是在给猫缝伤口，贵妃那老娘们，把小小送我的猫摔了，太医院那帮老家伙不愿意来救，我只能自己动手了。」

我记起来传闻中的说法，第二天，那只猫完好无缺。

我狐疑地打量玉妃：「你还是个大夫？」可能还是个医术了得的大夫？

齐妃插嘴了，她望着玉妃，眼里放着闪烁的光芒：

「娘娘可别小瞧我家幼幼，太医院那帮老家伙也不一定有她这手艺，我上回被贵妃打得伤了内脏，一受风就呛，也是幼幼替我治好的……」

难怪，林妃的起居注中提到，玉妃说可以帮她落胎。

我又接着询问她们林妃的事情。

很遗憾，林妃自死都保护着她心中的那个人，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那个人的身份。

但玉妃、齐妃还是提供了很有用的线索：

一、林妃给那个男人送了很多首饰。宫里头赏赐下来的首饰都登记在册，只需要核对一番，就能知道哪些没了，那个男人得了首饰，必不会留着它们为祸，定要拿去典当换银钱，**回头可以查访一遍当铺。**

二、林妃腹中胎儿的月份确认了。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怀上的，那就可以**查那段时间的值班表**，缩小范围。

我得到想要的信息，准备走。

玉妃、齐妃再次向我确认：「娘娘，你说话算话吗？」

我停住脚步，后宫三股势力，太后可一派，皇帝可一派，贵妃可一派，而我，身为皇后，虽然有端木家事先铺陈好的宫人相辅，可是，毕竟宫人能做的事情很有限，而玉妃、齐妃她们两个，有情有义，有能力。

我掉头问她们：「要不，以后你们跟着我？」

我们都势单力薄，我们都需要盟友。

她们对视，迟疑了片刻。

然后，皓月当空，她们上前来，和我击掌结盟。

「娘娘，我们愿与你同舟共济。」

「好。但凡我在，决不让人再欺负你们。」

我心情愉悦，踏着月光回宫。

三公子护送我回去。

到了宫门口，一道暗墙下，分别的时候。

他忽然问我：「娘娘，你怎么不问问我？」

我疑惑：「嗯？」

他抱起胳膊，风轻云淡道：「我也可以啊。」

「什么可以？」

他恨铁不成钢地望着我：「我好歹是北府副统领，你怎么不向我邀约？问问我，以后，要不要.....」他停了停，目光移向别处，「跟着你？」

我们之间.....三公子寂寞，我又无法拒绝他.....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

我知道三公子是真心地想帮我，他已经帮了我很多次。

可是，他跟着我，怎么都不好。

跟着我在这囚笼里，在这狭窄的一方皇城里挣扎，有什么意思。

他还有机会离开的，等他娶到心上人，他还是可以选择自由。
可我，又不一样，我只能一辈子，在这座皇城里，欢愉也好，

难过也好，就那样老死去。

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身份，我也想去争一争三公子的。

可是.....现在我是皇后。

与我生同衾死同穴的人，是别人。

今晚，齐妃、玉妃她们提醒了我：爱，是软肋。

三公子，是我全部破绽。

只要他在，我就无法从他身上移开目光。

一旦被发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我握紧手中锋利的狼牙。

狼牙，跟平安符不一样，平安符每个人都可以有，可是狼牙，很少人会有，尤其是这样一枚特别的，我不能留下。

还有，绿镯子.....

我望向他，笑了笑：

「三公子，你跟着我做什么？你不属于我，不属于皇宫.....等你得到你想要的，你就可以离开了。」

我把狼牙递还给他：「.....玉妃那，真相大白了，不需要辟邪了。这个，还给你。谢谢你。」

三公子忽然就生气了。

他接走狼牙，扯出平安符扔回给我，又冷笑：

「娘娘也挺会消遣人的。我想要什么，你根本就一无所知。」

三公子拂袖而去。

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站了好久，反省，我刚才是怎么得罪他的？

左思右想，想不出答案。

多么想去哄哄他。

不，我不可以。

再这么下去，总要害人害己的。

有很多事情要忙的，对……我该忙起来的……

二十六

皇帝又要手段离间我和太后了。

我跟太后一齐用晚膳时，他来了，挨着我坐下，很快有宫人伺候他，我低头安静地吃，觉得有点冷，掀起眼，就看见皇帝那冷冷的目光瞟过来，可那寒冷的目光只是须臾，在太后望过来那瞬间，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温柔：

「敏儿，你太瘦了，多吃些.....」

他一边说，一边纡尊降贵殷勤地为我布菜。

我很钦佩皇帝，他可以随时随地立刻变脸，对一个明明很陌生的人登时亲热暧昧起来，此时他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我也只得微笑着回视他，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当真夫妻恩爱。

他往我碗里夹的都是我不爱吃的菜，我看着有些难以下咽。皇帝又问我：

「怎么了？不爱吃？」

我没法子，只得微笑着，一口口地，硬着头皮，咽下去，还得捧他的场子：

「多谢陛下，都是臣妾爱吃的.....」

太后若有所思地望了我一眼，轻轻笑起来：

「这老二，为娘还道你是来尽孝心的，原来是来伺候媳妇的.....」

这等同候，我还真是消受不起。

皇帝又笑吟吟地为太后布菜，他们母子又开始你来我往地敷衍了，受苦的是我。

皇帝竭力向太后证明，我们夫妻多么恩爱，我刚对付完那些难以下咽的菜，他又把他碗里的拨了过来，而太后看我的目光，

越来越不寻常.....

然后我就听见太后忽然说：「老二，你也不小了，该要个孩子了.....」

皇帝忽然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对太后笑道：

「母后说的是，儿臣和敏儿，正在努力.....」

我呛着了，皇帝神色佯装慌张地递水过来喂我，还抚背，太后笑着：

「瞧这孩子，还不经事呢.....」

我听出她那笑声里渗着一点冷意.....

我缓过劲，皇帝抚着我的肩，忽然笑道：

「对了，母后，敏儿说今年由她为您操持寿宴.....」

我什么时候说过？皇帝提出这个事，透着一股子不寻常劲儿，他巴不得我跟太后成仇，又怎么会让我为太后办寿宴，讨太后的欢喜呢？我觉得他不安好心。

太后也有些意外，但很快眉开眼笑，拍了拍我的手背，道：「那就辛苦敏儿了。」

用完膳，皇帝牵着我走回去，我问他：

「陛下，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办寿宴？」

皇帝恢复了他的真面目，笑得阴恻恻的：

「敏儿不是后宫之主吗？这种大事，自然由你主持。」

我狐疑地看着他，他停住脚步，暧昧地勾住我的下巴，仍笑着，只是那笑透着森冷，他把唇贴到我耳边，低声道：

「今年国库紧张，给太后办寿宴，拿不出银子，皇后自己想想办法，替朕分忧吧。」

我就知道，皇帝在给我设套。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等着我出丑，把太后得罪了，到时候，我没得选，只能投靠他。

我冷笑道：「多谢陛下委以重任，臣妾定当全力以赴。臣妾斗胆，请陛下到时候帮臣妾一个忙。」

皇帝似乎有些意外：「哦？什么。」

我笑了笑：「到时再说，陛下答应吗？」

皇帝盯了我片刻，很意外，没有再笑得那么阴森森，难得露出一个正常的笑容。

「好，朕答应皇后。」

他似乎还没过够戏瘾，又双手按住我的肩，把我揽到身上，贴着我的脸，暧昧地说话：「皇后，朕很期待你的表现，别叫朕失望。」

拥抱的姿势，彼此是看不见彼此的表情的，我漠然地望着别处，可这一望，目光和另一个人撞在一起，那撞上的目光，顷刻就惊涛骇浪。

.....三公子.....

他应该是刚下值，正提着灯，从曲径里转出来。

他远远地看着我，嘴角渐渐勾起一个嘲讽、冷漠、决绝的笑。

那点笑意很快又熄灭了，他掉过头，转入别处黑暗里。

这样，挺好的。

我的心四分五裂的。

皇帝松开了我，看了我一会，忽然问：「皇后，怎么了？」

我难过得很明显吗？

皇帝，是个很敏锐的人。

我默了默，垂下眼，解释：「臣妾怕办不好陛下交办的差，两头都得罪了，到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也确实为太后的寿宴忧心忡忡，恰好借这点忧虑来掩其他多余的情绪。

皇帝抚了抚我的脸颊，目光幽深：

「其实皇后也可以现在做选择，何必多费周折呢？」

我笑盈盈道：

「现在做选择，臣妾怕哪天就坐不稳这个皇后了。」

倘若皇后那么没用，等失去利用价值，很快就会被一脚踢开。

不是选择了哪一棵大树，就可以长长久久好乘凉的。

时局在变，即使站对了队伍，如果没有自己的实力，很快也会飞鸟尽、良弓藏。

皇帝隐淡地笑了笑：「皇后有志气。哦，对了，朕提醒下皇后，有时间，多在贺寿这个事情上下功夫，至于林妃那个案子，不过是丑闻一桩，能揭就揭过去吧。」

哦，皇帝要我忙贺寿这个事情，还有这层含义，他希望林妃这桩案子揭过去。

我笑得无可奈何：「臣妾也想，可是太后再三叮嘱，林妃身世可怜，又跟她投缘得很，无论如何，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男人和凶手，挖出来。」

皇帝冷笑了一声，「皇后还真是左右逢源，蛇鼠两端。」

很好，皇帝恼了，就拂袖而去，我可以清净一会了。

春甜在前头打灯，我慢腾腾地走回去，路过北府衙门，我渐渐放慢了脚步，门缝里漏出来一点朦胧的光，方才三公子掉头走

的方向，是这边，他应该还在。

我正想着，忽然嘎吱一声，沉甸甸的朱红高门被推开了，有人阔步走出来。

巧得很，是我想的人。

只是，他那张矜贵浓艳的脸绷得紧紧的，无端地叫人生冷的神情。

他看见我，停住脚步，就站在高阶之上，望下来，那目光很冷，不说话，不点头，不问候，隔着冰冻三尺的冷漠，好像我们是世仇。

我不敢再停留，再看那样冷漠的目光，于是飞快朝他点了点头，迈开脚步，离开。

看三公子的模样，他恐怕是不愿意再同我有交集，好，很好，如我所愿。

可为什么心口疼得厉害.....

二十七

林妃的命案，三公子在调查。

而我，只得集中精力放在太后的寿辰上。

有段时间了，我们都没有碰见面，挺好的。

忙起来，就顾不上思念。

皇帝精确无误地给我扔了个难差。

齐妃给我算了一笔账：

太后过寿，建庙观，购车船南下游河，散钱济民，请戏班子，摆宴席，置烟花、灯、绸缎锦罗、头面……一桩桩，一件件，算下来，得花上百万。

我琢磨了会，让她帮我做两件事情：

一、把预算数统出来；二、把晋都前三十名富商名单拟出来。

皇家有的是体面，暂时缺钱，而富商，不差钱，但缺体面。

我们可以各取所需。

我向太后娓娓道来：

「母后，宫里头的姐妹们，都盼着能尽一份孝心，为母后寿辰尽一份绵薄之力，就一同想了这个法子，大家伙各拿出些首饰来，攒在一起，请些富商来，把这些玩意儿卖一卖。得些银钱，留些添补寿辰开支，其余皆散去赈灾济民，叫万民欢庆，感念母后恩德……」

太后起初并不同意，富商再富，地位卑贱，又怎能赴宫宴，坏了规矩，可当她听到赈灾济名，收买民心，扬的是她的名望时，神情又大不同。

这个事由我操办，坏名声落不到她头上，而赈灾济名，打的是她的名号，两下权衡，太后笑逐颜开：

「敏儿你这孩子，是个贴心的，母后没看走眼，不枉费疼你一场.....」

我在心里长舒了一口气。

成了大半了。

太后这同意了，后宫的妃嫔们想反对都来不及了。

高帽子已经戴上了，想摘？没门。

谁不参与，就等于不尽孝，哪怕是皇帝的人，孝字当头，明面上的功夫，每个人都不得不撑好这场子，唱好这出戏。

所以，诸位妃嫔，不仅要参与，还要尽心尽力地参与，不力争上游，怎么着，也不能落于人后。

当然，我不指望这个事情毫无波折。

宫里头嘛，还是有刺头的，比如贵妃。

通知一发出，她就浩浩荡荡领着一队妃嫔来我这讨说法了。

春甜慌张地来禀告，我平静地望着门口：

「来得正好，本宫正打算，让贵妃带头尽孝呢。」

二十八

贵妃抚着长长的尖利指甲套，笑着，同我示威：

「皇后娘娘，同那些低贱的市井野民同席，臣妾嫌脏，就不凑热闹了。」

她一边说，一边拿眼色扫过身后的那十来个妃嫔，马上就有人附和：

「我也不去。」

「我也不去。」

「请皇后娘娘多多包涵。」

一个比一个硬气啊。

我啜了口茶，一眼扫过去，来了大半个后宫，点点头，笑道：

「是本宫思虑不周全，只是不知，诸位在母后那边，如何周全？」

贵妃得意笑道：

「要尽孝，何必通过皇后娘娘尽孝？给母后的贺礼，我们自然会备好。」

贵妃是打算直接给太后献贺礼。

我点头道好，「诸位妹妹们有自己的打算，就去吧，本宫不勉强。」

贵妃满意了，领着那群嫔妃，趾高气扬地走。

我抿了一口茶，在一众人行至门口时，不轻不重道：

「哦，对了，本宫忘了说，陛下应允了，本次晚宴，谁捐出的首饰获利最丰，接下来一个月，陛下会夜夜召那位尽孝的宫人侍寝的……」

皇帝是应承过我，帮我一件事的。

一众人都刹住了脚步。

人群中有骚动，有人开始生出了心思。

贵妃用目光狠狠刺着那群宫妃，高声威胁：「你们谁都不准想，都不准去。」

很遗憾，贵妃张牙舞爪的恫吓生不了任何效用，她的联盟在此时瓦解。

宫妃们虽然暂时走了，没过一会，一个挨着一个，暗地里回来找我，一个个掏家底，把顶贵重的首饰都献上来，齐妃一件件清点入库，眼睛发亮，都是宝贝啊……这回不愁了。

我就在廊下逗了会鹦鹉。

「你们谁都不准想，都不准去。」

多舌小家伙正学舌，叫得响亮，恰好有几个宫婢在门口探头探脑，贵妃的人。

我笑盈盈冲她们招招手，「找谁？」

她们举了举手上的锦盒，「贵妃娘娘，也想尽尽孝心.....」

我婉拒道：「本宫不喜欢勉强旁人，算了罢，别委屈了贵妃.....」

第二天，贵妃顶着一双发青的黑眼圈来请安，还是头一回向我请安呢。

她心不甘情不愿：「皇后娘娘，请给臣妾一个机会吧。」

其实贵妃也没有很蠢，起码她为了皇帝，是能屈能伸的。

宫中难得有真情啊。

我也就明里暗里、话里话外刺了她几句，也就成全她了。

皇帝来找我算账，脸上的神情十分复杂，又气，又冷，又笑，他质问我，

「朕什么时候答应过这么荒谬的事？」

我给他倒了杯茶，诚恳真挚道：

「陛下给我派活的时候，不是答应帮臣妾一个忙吗？臣妾当陛下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皇帝顿了顿，回忆起来了，目光闪了闪，脸上的神情又变幻莫测。

他忽然笑起来，笑得咬牙切齿：

「好啊，皇后，给朕下套了。」

我平静道：「臣妾知道陛下一片孝心，母后一定有感.....」

话没说完，皇帝直接把我抱起，往床上扔，压了上来，他扯我的腰带。

窗户没关紧，料峭春风把灯火吹灭。

「皇后说得对，朕该尽孝的，母后不是盼着咱们早生贵子吗？择日不如撞日，皇后既然办了这么个好差，朕应该好好疼疼你，是不是？」

他的声音浸透着冷意。

我知道他的意图，骨肉血脉，可以锁住一个女人。

我不怕这深宫的明枪暗箭，我可以当好一个皇后，可是我无法，我做不到，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根本做不到.....

他又开始吻我，沿着脸颊.....

忍一忍，很快.....

他掐住我的下颌，寒声道：「皇后，睁开眼，看着朕。」

我被迫和他对视，黑暗里他那双眼睛，闪着寒光，叫人害怕。

他的手按在我的腰上，目光锁着我：「皇后，说话，别跟个死人一样.....」

我喘着气，「臣妾没什么要说的。」

他用力握住我的腰：「那就叫.....叫出来。」

我拒绝他：「陛下，臣妾不会。」

「是不会？还是不想？」

我心里一颤，望着他。

他忽然轻轻一笑，覆上我的手，扣上来：

「皇后，这么紧张干吗？」

「为什么在床上，就这么怕朕？床下不是胆大妄为，还给朕下套吗？」

皇帝永远蒙着一层，让人看不透猜不透。这种人，让人不得不怕。

「陛下，臣妾是尊敬陛下。」

他定定盯着我，声音放低、放缓，「床上无君臣，皇后跟朕，是结发夫妻。」他停了停，沿着腰抚上来，他的目光变得有些

柔和：「其实朕没有那么可怕，皇后，你是朕的妻子，不如，试试，了解朕，陪陪朕……」

皇帝又开始，演上了。

可是他说的有一点对，他和我是结发夫妻，名分，把我们钉死。

我没有应，他的目光渐渐冷下去，然后沉默地剥衣裳。

半途，他停了，坐了起来，手握成拳，克制着，可是很快，他忍不住，开始挠。

完全失去沉稳风度，疯狂地挠。

我松了口气。

玉妃给的药，我差点以为失效了……

痒痒药，洒在床上了。

我事先服过解药，洗过药浴，这个药，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可是对其余爬上床的人，那滋味，抓心挠肺……

我假装紧张慌乱地凑上前去检视：

「陛下，你脸上、脖子上、手上，都红了，是不是来的时候沾上了什么不干净的玩意儿……」

「别看，闭嘴。」

皇帝狠狠地瞪着我。

他颜面大失，飞快翻下床，趿着鞋，快步离去。灯火灭了，他还撞上桌子，他恶狠狠踹了一脚，桌椅倒地的动静，吓人。

皇帝一走，春甜连忙推门进来，跑到我跟前上下打量，见我没事，长长舒了一口气，拍着胸口说：「还好还好，没事……」

「为什么这么说？」

春甜支个手在嘴边，凑在我耳边，小声嘀咕：

「娘娘不知道，每年这个日子，陛下脾气暴躁又古怪……」

「听说，这天，是，他亲娘的忌日……」

「当年……太后从他亲娘那里领走他，当天，就把她赐死了。」

我想起刚才他一会发狠一会发笑那古怪的神情，后知后觉。

难怪，我提到了尽孝，他忽然发怒，那样对付我，刚好踩到他的雷区。

所幸，端木家对他还有点用，否则……脖颈一阵凉飕飕。

被皇帝这么一吓，我这会又精神抖擞，想睡又睡不着，干脆披衣爬起来，秉烛夜游。

在繁锦苑那大片桔梗花前，夜游，遇上了巡夜的三公子……

我从左边提灯慢慢踱步走向右边，他从右边提灯缓缓踱步走向左边，光渐渐汇合在一处，大片桔梗花，明明灭灭，那浓郁的紫，滚动着，翻涌着，泼泼洒洒。

看得入迷，我们撞上了。

手上的琉璃盏差点摔了，他眼疾手快接住了，递还我。

目光对上，他的目光闪了闪，发着亮，发着光，可不过须臾。

他还了灯，掉过头，甚至不和我说一句，哪怕一句。

我在他身后，低下头，揉了揉眼睛，也掉过头，准备走。

可他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来，很涩、很闷的声音：

「娘娘，还喜欢桔梗吗？」

我停住脚步，默了默：「对不起，我从来不喜欢桔梗……」

他冷笑：「果然，娘娘是在消遣臣……」

我转过身，同他对视：「三公子是什么意思？」

昏黄的灯火落在他眉眼间，一点点光，跳跃着，闪烁着。

那双款款含情眸在璀璨光碎里朝我冷视过来，沉闷的声音逼过来：

「娘娘既然不喜欢桔梗，当初为什么要收下？」

为什么要收下？因为，因为是你送的。三公子送的，就算是毒药，我也会收。

既然借花寓意，我喜不喜欢又有什么用。

我静了静，露出一浅浅的笑：

「三公子，我喜不喜欢一点也不重要，我不是糊涂人，桔梗花是什么寓意，我清楚，三公子是什么心意，我也清楚.....现在，提什么当初？」

他定定盯着我，声音掺了怒：

「你都知道，原来你都知道，可是你觉得不值一提，对吗？」

他为什么生气？丢人的是我。

我咬了咬唇，哽声：「当然不值得一提，三公子，够了，请允许给我留些颜面。」

「端木敏。」他一字一字地咬出来，盯着我，目光愈来愈深，声音愈压愈低，「丢了颜面的是我。你委屈什么？」

我抹了抹眼泪，「三公子，你在说什么？」

「我说，被消遣、被欺骗、被辜负的人是我，你委屈什么？」

二十九

我怀疑听错了，我捏紧袖角，仰起脸，直视着他：

「三公子，我是端木敏，你说的消遣你、欺骗你、辜负你的人，恐怕另有其人。」

「我也没什么委屈的，是我喜欢三公子，就像最初说好的，我不会后悔，喜欢三公子，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不委屈。」

一晌贪欢，事过拂消，事先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什么好委屈的.....

「梦隐寺的事，过了就过了，翻篇了，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三公子也没有什么损失，我们，各奔前程.....」

说到前程，我停了停，双手用力甩掉眼泪，抬头定定望向他：

「虽然我微不足道，可我还是衷心地建议三公子，离开皇宫，这里.....钩心斗角，阴谋诡计，争斗不休，不适合你.....三公子，离开吧，不要蹚这趟浑水。」

沉寂良久。

他目光灼灼，盯着我，问：「说够了？」

「.....」我沉默地点点头，移开目光，望了望天色，银河高泻，我揉了揉眼，轻声道：「天色不早了，我先走了。」我想，回去哭，别在这，别在他眼前。

脚刚转了方向，他一把拽住我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十分严厉：

「端木敏，讲点理吧。」

我怔怔地望着他。

他把我扯到怀里，脸逼过来，很近。

那双含情眸艳光浮动，那长睫毛颤着，拂过我的脸颊。

他就那么专注地看着我。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垂眸，叹气：「我哪里做得不对？」

他冷着脸质问我：「这就是你的处事方式？」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只招惹，不负责。」

他在说什么？我信守承诺，这样的处事方式哪里不妥当？

我咬牙回他：「我不觉得我做错了。」

他气极反笑，捏我的脸颊，语气带着笑，又夹着凶：

「端木敏，旁人都说你聪明，我看不见得。」

「听听，你刚才都说的什么胡话？」

「除了那句喜欢三公子不后悔，其余的，没一句像样的人话。」

我被他数落得恼了，瞪着他：

「三公子.....你直说吧，犯不着这么奚落我。」

他严声道：

「谁告诉你，另有其人？你问都没问过我，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端木敏，少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我生气，咬着牙忍着。

他一边回忆一边说，翻说我的话。

「还有，什么叫，这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一个人，可以上床，可以接吻，可以鸳鸯浴……」

他口不择言，把梦隐寺的回忆撕开，迎面洒出来。

我涨红了脸，紧紧捂住他的嘴，制止他：

「够了，给我留点体面。是我错了，我不该招惹你，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他步步紧逼，究竟想干什么？

他的眉眼堆积了更沉的乌云，一下掰开我的手，冷冷的目光直逼着我的脸，说：

「后悔也没用。」

「刚才说到哪了，哦，端木敏，你说想翻篇？」

我斩钉截铁答他：「是。翻篇，对你我都好。」

他冷笑讥讽：

「呵，想得可真美。」

「想翻篇，做梦吧。」

「端木敏，我们这篇，你别想翻过去，这辈子都别想。」

我被他激怒，扬着脸反问：「卫焰，你究竟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他生气地指向那片桔梗花，「你不是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我气愤答道：「我当然知道，『无望的爱』。你送我这个，不就是想告诉我，叫我别做梦了，我对你的爱，没有希望的。因为三公子，根本就不喜欢我，我何必大费周章。我真是多谢三公子没有当面说出来，让我丢脸丢得厉害。」

他变了脸色，那愤怒的神情被惊诧代替，他有些迟疑，拧着眉，问：

「什么，无望的爱？」

「桔梗花啊，代表无望的爱。」

他怔了怔，脸有些微红。

很安静.....耿耿星河，百虫低鸣。

半晌，他才清了清嗓子，若无其事道：

「哦，是吗？我明明听说是，永恒、无悔的爱.....」

我默了默，解释：「哦，花语比较长，是永恒、无悔、无望的爱。」

「哦，我没听全吧.....」

他的神色很懊恼，耳根又有些发红。

沉寂了片刻。

他又慢吞吞说：「就当我是送错花了。」

他静了静，轻轻摸了摸我的脸，敛眸注视着我，原先冷厉的声音软和下去：

「花送错了，我不是还送了镯子吗？你还有什么不明白？」

我本来不想再提了，可既然他一副要同我清旧账的模样，我就同他说个清楚。

「我有什么可明白的？三公子是什么意思？给两个姑娘送一样的镯子.....」

他又拧眉：「端木敏，你又在说什么胡话？」

三公子理直气壮，我气得发闷。

我揉了揉眉心，深深吸了口气，讲下去：

「三公子，我不笨。」

「你不就是喜欢阿芷吗？」

「你会因为她的一句话，借酒消愁，旁人怎么诽谤你，你都不在意，可是偏偏，她说你一句，你就难受得不行。」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你们明明相爱。」

「阿芷都告诉我了。」

「镯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送我一个镯子，跟她一模一样的，」

「我不明白。」

「三公子，以后不要给女人乱送东西了，会叫人.....」

他打断我的话，眉眼含怒：

「端木敏，你这个死不开窍的榆木脑袋。」

「我喜欢她？」

「你是不是傻啊你？」

他深吸了口气，才继续说：

「镯子是家传的，我和哥一人一个，留给各自媳妇的。」

「我只有一个，给你了，别人的，跟我无关。」

「阿芷跟我，什么事都没有，她跟我哥好之前，跟我表白过，我不喜欢她，拒绝了，后来她就跟我哥好上了。」

「我不是为她借酒消愁，我只是.....」他的声音低下去，「想我哥了，我难受.....你以为我为什么那么容忍她，她是我哥的心上人，我欠了我哥的，也欠了她的，我总得让着她点.....」

我怔在原地。

他静了静，又狠狠揉我的脸颊：

「别人说你就信。」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话赶话，我没忍住，问：「当时，你怎么都不肯要我.....不是为谁守身如玉吗？」

他烦躁地按着额头，叹了口气：

「你真当我轻浮浪子？」

「好，我承认，你第一次自荐枕席，我对你没意思。」

「那时候，我也确实不像样，做的事也混账.....不喜欢你还跟你.....」

我低头踢着脚下的小石子。

「哦。知道了。」

他低头凑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你又在想什么了。别胡思乱想。」

「没有。」

他离我很近，语气放软：

「没有对你一见钟情，是我错了，好不好？」

我的心一下子化成水，掀眸望着他，他的眼眸特别水亮。

他又接着说：

「我也是第一回喜欢人，做得不好，多多包涵，将就将就吧，女师父.....」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

我的心一抖，一颤，颤得厉害。

他说，他喜欢我。

我怀疑我在做梦，一个漫长、瑰丽紫色、长满桔梗的绮梦。

他的声音很低，却很有力量，落到人心坎上去：

「我只知道，抱着你睡觉，不服药也可以睡沉。别人怎么说我，你站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就不难过了，看着你笑，我也忍不住会笑，喜欢听你说话，你的嘴，特别甜，每次都能哄得我很高兴，亲起来也特别舒服.....很想一直亲下去。」

我又捂住他的嘴。

他笑着握住我的手，闷声说：

「后面我不想发生关系，是不想让你没名没分跟了我。」

「那会我糟糕透顶，我自己都瞧不上自己，我怎么让你跟我？」

「我想等等，再等等，等我好一些，没那么糟糕，再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和你在一起。我才让你等等我，等我回来，告诉我名字，我好登门求娶.....我不要一时贪欢，我想要长长久久，我想要永恒。」

脚下的地都开满了花，大片大片，肆无忌惮地绽放在暗黑的夜里，无数的蝴蝶，又扑簌簌地，破土而出，闪烁着，无比快活地闪烁着.....

那么不真实。

他银色的肩章在熠熠发光，面容英俊又明亮。

像梦里的三公子。

他拉住我的手，按到心口，声音软了下去：

「还不信？」

「你问它。」

「这里，是不是只住了一个女师父，她姓端木，单字敏。」

「她是第一个住客，也是最后一个。」

没有任何防备地，破防。

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砸在他银色的袖章上，溅起晶莹的碎珠。

他张口轻轻捧住，又用温热的指腹来揩，温声说：

「女师父，如果你不出现，或许，我一辈子就这样了，眠花宿柳，醉生梦死，就这样了。反正，也没什么值得期盼的，烂泥臭虾，也无所谓了……」

「可是你来了。」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姑娘呢？」

「别人只不过说我一句，你就要对人家动刀子。」

他说着说着，渐渐红了眼眶，笑起来：

「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姑娘呢？」

「又温柔，又凶悍……」

我眨了眨眼，一颗颗眼泪又闪着：「很凶吗？凶的时候，是不是很难看？」

他坚决地摇头，笃定地说：「不，再凶，也是天底下第一漂亮的姑娘……」

我被他哄得又哭又笑，迟疑了片刻，伸出手，颤抖着，想去触碰他的眉眼。

可是好怕，一碰就散了。

会不会是镜中月、水中花？

他果断捉住我的手，按到脸上去，唇角的笑痕愈发深：

「摸吧。尽管摸吧。女师父，三公子是你的，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好熟悉的话。

我望着他，大着胆，一点点，抚过他的眉、眼、鼻梁、唇、鬓角。

滚烫的，有温度的，活生生的。

真实的，不是梦。

皎洁的月光静静地浮在桔梗花上。

三公子眼眶发红，轻轻抚上我的眉眼，梦呓似的低喃：

「女师父，你眼里的月光，很美，很美.....」

「美得让深海底的人仰望着，望着望着，就忍不住，想再看一眼，想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拼尽全力，挣扎，摆脱，离开暗无天日的深海，上岸，到你身边来，和你并肩而行，平视你眼里的月光。」

他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凝视着我，恳求：

「不要再把我推下去了，好吗？」

「那里，太冷、太暗了。」

我仰着脸看他眼里皎洁明亮的月光。

我也想，我也想，和他并肩而行。

我知道这不是梦了。

「可是，我这里也不好。这是一个囚笼，我不想连累你，一起困在这里。」

我不想他因为我失去自己，失去自由。

我同他商量：

「你离开好不好，去边境，守护山河，扬名立万，再去找一个好姑娘成家，一辈子，安安稳稳的，自由自在的……」

他扣着我的十指，摇了摇头，坚定不移：

「别的都可以答应你，只有这件，别再提了。你在哪，我就在哪。」

我还想说服他，他打断了我：「为汝所囚，吾心所愿。」

我的眼睫又有点濡湿了。

夜深露重，彼此依偎才有温暖。

我把脸静静埋在他胸膛前，低喃：

「可是，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了。」

「旁人在的时候，我甚至不能多看你一眼，也不能对你嘘寒问暖……名分，子嗣，一切的一切……我都给不了你。」

那样，太苦了，对三公子，太不公平了。

他摇了摇头，把我的手拢在滚烫的掌心里，一下下摩挲着。

「有的。你最珍贵的东西，留给我就好了。」

我还有什么东西能留给三公子的呢。

他低头，轻轻点了点我的心口：

「答应我，这里，只属于我，永远。」

我无法拒绝。

我深望着他，郑重地向他点头承诺。

一诺定盟，此生不渝。

三十

林妃一案有了眉目。

在一家当铺处寻得林妃首饰，循着线索查到一位妓子身上，据她的供词：

是北府军中一位大官人赏的。

一番指认，她指出了姚照，姚非。

姚照和姚非是同胞兄弟，相貌相同，妓子分辨不清。

分不清只能审，姚非只是个百户，可姚照是北府统领，要审他，得过皇帝这一关。

三公子向我汇报案情时，太后来了。

她打探了案情，心火烧得旺，愤慨道：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卫三，你奉本宫的令，缉拿姚照、姚非。」

三公子看了我一眼，我看明白他的意思。

案子是落在我手上办的，倘若照太后的意思，就是直接撂皇帝的脸。

皇后要保持中立，不能失了平衡。

我必须表态，不管拦不拦得下，毕竟这风，是会吹到皇帝耳边去的。

我回望他，即刻拦道：

「卫统领，且慢。」

我转向太后，捧了茶，跪下去，毕恭毕敬呈上，请示：

「母后，不如先缉拿姚非，至于姚照，他毕竟是北府统领，照法度，需请皇上的旨。」

太后并不接茶，脸沉下去，冷笑道：

「皇后，哀家的话不管用了？」

我有些意外，太后平日都是一团和气。转念一想，毕竟事关北府统领这个位子，太后自然着急，若是姚照能下马，那下一位北府统领，说不定能安插上她的人……

我心平气和道：「母后，儿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太后仍冷着脸。

我继续举着茶。

手上刚觉出酸。

三公子就踱步过来，接过我手上的茶，放到太后手边，漫不经心道：

「姑姑，何必置气，皇后娘娘所言极是，侄儿也只是个副统领，没皇帝手谕，拿不了上司。」

太后接过茶，啜了一口，抬眼冷视他：

「卫三，这天底下有你拿不了的人吗？」

他把火引到自己身上去。

三公子笑着耸耸肩，「姑姑，太高看我了。」

太后微眯着眼，审视着他，慢慢道：

「还知道叫我姑姑，怎么，叫女人迷了眼？」

我心中一凛，三公子平静从容笑道：「姑姑，这是什么说法？」

太后冷笑道：

「你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好那个阿芷，现在就想给老二送人情，好叫他帮你做主，成了你的好事？」

三公子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含糊道：「姑姑，侄儿也不是见色忘亲之人……」

太后对他没办法，气闷，低头饮茶，他趁着这空隙，无声对我做口型：「我不是。」

我也无声回他：「知道了。」

他微笑着冲我眨了眨眼，艳光四射，我好不容易压下唇角的笑。

在太后抬头那瞬间，我恢复端庄平静的面容，他恢复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

就在这当口，皇帝来了。

他请了太后的安，坐到上位，询问命案进展，三公子回禀。

太后趁机道：

「老二，方才正要去请你的旨，你既然来了，就下道旨，缉拿姚照、姚非。」

皇帝端起茶盏，不紧不慢喝了一口，才慢慢道：

「母后，要拿人，就拿姚非一人。」

太后的脸色变了：

「老二，你这是要包庇姚照。」

皇帝缓缓掀眸望着太后，虽噙着笑，可那笑夹着寒厉：

「母后为何一口咬定姚照跟本案有干系呢？难道母后未卜先知？」

太后被皇帝一句话噎了片刻，但很快，又反唇相讥：

「哀家也是着急，老二，你又是什么打算，只拿姚非一人呢？怎么，姚照就没嫌疑吗？」

皇帝抚着杯沿，缓缓笑道：

「旁人都有可能，姚照不可能，他一个断了根的，怎么叫林妃怀孕？」

太后手里的茶盏摔在地上，惊嚷：

「怎么可能？」

皇帝轻描淡写笑道：「母后不信，可遣内官去检查。」

太后颤着唇，手也抖着，过了片刻，才冷笑起来：

「现下断根，先前也不一定。说不定是怕事发，掩人耳目呢。」

「太医署有他的病档，还是为朕挡刺客伤的，朕顾念他恩情，这事，只有刘太医、朕、姚照本人知道。」

太后怔在位置上，过了许久，才发出几声冷笑：

「好啊，老二，不愧是哀家一手养大的……」

太后离开了。

皇帝招手让我过去，到了跟前，他忽然一拽，我跌坐在他膝上。

三公子还站在一边，余光里，他的手紧紧按在那镶金雕玉的剑鞘上。

我心里一紧。

皇帝揽着我，摸了摸我的脸，笑道：

「皇后今天做得不错，懂得维护夫君了，朕要赏你。」

夫君……

我垂着脸，黯然笑道：

「陛下，臣妾的本分……」

我一边说，一边想从他怀里挣出来。

他又紧紧按回去，又同三公子道：

「卫三，你先退下吧。」

三公子像被钉在原地，移不开脚步。

皇帝皱起眉，厉声：

「卫焰。」

三公子这才缓缓笑道：

「陛下恕罪，臣刚才走神了，这就.....退下了.....」

我听着他那黯淡的笑声，心好疼。

他不能看我一眼，我也不能看他一眼。我们都只能若无其事。

困在这方囚笼，除了克制隐忍，别无他法。

皇帝抚着我的肩，问：

「皇后，你怎么不问问朕赏你什么？」

我强撑着笑：「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皇帝似乎想说，可是想了想，又微笑道：

「罢了，给皇后留个惊喜吧。」

他又盯着我看了片刻，皱着眉：

「皇后，累了？」

我默默点了点头。

他抱起我往后堂走，「那朕陪皇后歇会。」

他抱着我上的是榻，不是床，榻上没有下药。

一上榻，他就从身后抱住我，我的心提到嗓子眼。

「陛下，我倦了，好好睡觉，成吗？」

我察觉到他似乎僵硬了片刻。

静寂了片刻。

出乎意料，他移开手，掖了掖毯子，盖上我的肩头，语气变得柔和：

「皇后，往后多跟朕撒撒娇，像这样。」

我僵了僵。

他拍了拍我的肩头：「睡吧，朕不碰你。」

皇帝今日为何如此异常。

我假寐，闭着眼慢慢想，想明白了，他今天是心情愉悦。

在方才与太后那场无声无息的硝烟战争中，他赢了。

林妃命案的两个谜题大约有答案了。

第一，与林妃相好的男人，是姚照。

太后那么肯定地咬死姚照，不会是空穴来风。

根本，她就是知道，姚照就是那个和林妃相好的男人。

不仅知道，恐怕，从一开始，林妃就是太后给姚照设的美人计。

林妃已经失宠，本是死棋，可太后拿她对付姚照、对付皇帝，死棋活用。

第二，杀死林妃的人，是太后。

宫里头有能力那样残忍杀死林妃的，只有两个人。

太后，皇帝。

皇帝若是知道林妃的丑闻，只会把她秘密处死，不会公开丢自己的颜面。

只有太后。

杀林妃，推姚照落马，卸皇帝爪牙。

太后这招棋，深思熟虑。

只是没料到，太后谋算老成，皇帝比之更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皇帝直接来了一招釜底抽薪。

姚照什么时候断根的，皇帝伪造的病历说了算。

姚照先前狎妓、典首饰，又可以推姚非出来顶罪。

短短时间，所有指认被皇帝一一化解。

我又想起成亲大典，薛美人指认太后发起谋乱。

可那场谋乱，最大的受益者是皇帝，他削了薛美人背后的势力，太后的势力。

顺带给太后泼了下脏水。

我想起来薛美人那望向皇帝先是含情缱绻，而后不敢相信的目光。

薛美人看起来是太后的人，其实不然，恐怕，她早就背叛了太后。

薛美人，爱上了皇帝，被皇帝利用后杀了。

入宫以来，先是薛美人，后是林妃，还有那死胎，都是党派之争的棋子。

太后也好，皇帝也罢，没人当他们是人。

这样拿人命做筏子的争斗，不会停止的，还会有下一次，无数的下一次.....

我的背脊上起了一层薄汗。

终于熬到皇帝走了，天色已晚。

一身汗津津，黏糊难受，我去了浴池。

碧树影影绰绰，地上烧着一两点野红花，星星点点。

我遣散了宫人，一个人坐在池边，懒懒踢着热水。

只有这个时候，我才可以偷偷地想：三公子，他这会在干吗？今天，他会很不高兴吗？可怎么办呢？我们能怎么办呢.....

肩上忽然一点温热柔软。

「哄哄我，女师父.....」

我惊得心差点跳出来。

转过身，三公子。

他那双含情眼水泽浮动，掐住我的腰，急迫又霸道地，寻着我的唇吻过来。

我推他，低呼：「疯了吗？」

他停了停，我闻见他身上浓烈的酒味。

我环顾四周，宫人都遣散了，只有疏落几点黯淡的地灯，高树繁茂，把这一汪浴池同外头完全隔绝。所幸，很隐秘。

我放软声音，捧着他的脸问：「喝多了是不是？」

他眨着眼望着我，眉弯下来，眼里湿漉漉的，很委屈的神色。

「没疯，也没醉.....醋喝多了，酸的，难受。」

我眼睛发酸，忍不住吻了吻他的长睫。

「别喝醋了，犯不着。女师父，只喜欢三公子。」

他抚着我的肩，回吻我，可能是察觉到我的紧张。

他停了下来，轻轻抚揉着我的唇，凝视着，叹息：

「你别怕。我不会害你。」

「就过来看一眼，心安些，就走了。」

他说着，望着我，站起来就要走了。

我拉住他：「若是有人来了，你能听出动静吗？躲得及吗？」

他点头：「很容易。」

我咬咬唇：「那.....你可以多看几眼.....」

.....

三十一

皇帝说的惊喜，是惊吓。

筹款宫宴当天，本来贵妃下了大手笔稳夺彩头，谁知，临近尾声，皇帝来了，他心血来潮捐了些他私库的珍宝，并记到我的账上来。

我得了彩头，一个月侍寝。

皇帝揽着我，看似温柔笑道：「皇后，欢愉吗？」

席上众妃已生不忿之意，贵妃摔盏离席而去。

皇帝真是好手段，轻而易举把我推上众矢之的。

原本我推动这个事，一则办好寿辰，讨好太后，二则笼络宫妃，收买人心。

他这么一搅和，太后又该怀疑我，宫妃也只会以为被我当枪使了。

皇帝不遗余力地架空我这个皇后，叫我在后宫寸步难行，只得依傍他。

余光里，灯火阑珊处，站着三公子，他的脸藏在阴暗处，分辨不清神色。

我心里堵得慌。

皇帝牵着我回宫，北府兵跟在身后，疏落的灯火在地上投下影子。

一前一后的影子。

我的全副心思都在地上的影子。

三公子就在我身后。耳边是他笃定的脚步声。我不能回头看他一眼。

他的影子投过来，仿佛把我的影子拥抱住。

黑暗中的影子紧紧缠绕，拥抱，不分离。

皇帝打断了我的思绪，他说：「皇后，朕还没沐浴，你陪朕吧。」

我手脚冰凉。他又转过身对北府兵说：「不必跟来了。」

缠绵的影子像缥缈亡魂一样，叫惨淡月光一照，转过一个弯，消失了。

水是滚烫的，可是怎么浸都是冷的，皇帝把我抵在石壁上，指尖滑过。

我抖得厉害。

他那双很清冷的眼眸审视着我：

「皇后，为什么这么怕？」

「别怕，朕会好好疼你的.....」

我死死地并紧腿。

他轻笑了声，屈膝顶开。

「放松。」

他的手已经徘徊在边缘。

单薄的小衣，轻飘飘落到水上，打着转。

我惊惧地望着，他也惊诧地望着，我伸手挡，可力气与他悬殊，很快被他一手捏着，压到头顶上去，倏地，束带被他狠狠扯落。

他那清冷的目光登时变了，染了情欲，似鹰隼捕食，闪着，放着光。

我听见他低哑沉迷的声音：「.....皇后.....原来深藏不露，朕真是.....暴殄天物。」

我绝望了，忽然，小腹一阵热流，发疼。

血腥味弥漫开。

一滴血，像墨，渐渐弥漫开，水渐渐染红，阴艳的红，漩涡开出一朵朵血色大丽花，诡异又森冷。

又是一滴，两滴.....一连串.....淋淋漓漓.....

皇帝的神色变了，冷着脸：「皇后，你！」

我劫后余生地扶着一边的石壁，手脚发冷发软，嗫嚅道：「臣妾，也控制不了.....」

他铁青着脸，低声骂了句：「晦气。」

他把我从水里捞了起来，唤来宫人收拾残局。

女子月事是被视为不洁污秽之物，皇帝没有多停留，临走了，他的目光掠过某一处，轻飘飘道：「皇后，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朕回头再跟你算账。」

我收拾干净了，春甜扶着我走出去，手脚还是冰冷，小腹沉坠似的发疼。刚走出浴池，有人就打着灯，从曲水回廊下转出，那昏黄朦胧的灯照亮他沉郁的眉眼，他深深望了我片刻，神色落寞：「娘娘，臣.....送你回宫。」

他一直在浴池外等，锥心的疼。我默默点头，手脚还是冰的，可是有他在，渐渐回温。

他提着灯走在我前方，我走在他后方，影子又重新归置在一处。

这回是我在他身后，偷偷拥抱他的影子。

我们只能在黑暗中并肩同行。

微弱的灯点亮他笔挺的背影，他总是昂首阔步的，可是今夜，他有些垂头丧气，缓缓踱着步，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很沉，尽管他走得很慢，我还是很费劲地跟着，小腹坠痛让我每走一步都吃力，我咬牙尽力地跟，额头冒冷汗。很快，他察觉了。

于是，他每走一步，就停顿一会，站在原地，稍侧过头，回望我。

他的眼眸叫那微弱的光照得浮光潋滟。

我读懂他的目光。

我不再用力地追逐拼赶，一点点慢慢地往前跟。

三十二

太后要南下花锦城赏春光，一高兴就下令宫妃皆可同行（宫宴筹足款项），她把此次行程的护卫交给三公子，皇帝很赞同。

久违的阴天放晴。

宫里头一下子热闹起来。

春甜兴高采烈收拾行装，齐妃欢天喜地写游玩攻略，玉妃面露微笑准备药箱。

我倚在窗边哼刚学的南边小曲儿，逗鹦鹉，可是皇帝突然来了，一屋子的人立刻噤若寒蝉，她们三个行礼后飞快跑了。

能离开的都离开，只有我，不能离开。

皇帝踱步挨着我，手里折了一片柳叶，也逗鹦鹉，一边逗一边说：

「皇后，到花锦城山长水远，路途跋涉，不如别去了，留下来，陪朕。」

我的好心情散了大半，但还是微笑道：

「臣妾不去不合适……陛下忙于公务无法脱身，若是臣妾也不伴着太后，恐怕孝字上面，要被戳脊梁骨的。贵妃不是没南下吗？有她陪着陛下，就好了。」

皇帝转过脸，盯了我片刻，半晌，才很淡地笑道：

「皇后真是深明大义，从来也不争风吃醋，有时候朕还以为自己娶了尊泥菩萨，罢了，皇后想去，去就是了。朕会多派些人，关照着些。」

我笑着谢谢他。

他看着我，又俯身问：「皇后，干净了吗？」

我皮笑肉不笑，摇了摇头。

他的目光闪了闪，可是很快，脸色又不虞了。

「皇后，别忘记欠着朕什么。」

我没接他的话，转过身，走过去茶桌，假意啜茶，避开。

过了会儿，他大约嫌无趣，就准备走了，临到门槛，他背对着我，很突兀地说：

「皇后，一路上风浪大，警醒些，多保重，朕盼着你回来。」

明日就要启程了。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这句话，我心里浮现些不安，又说不出哪里不安。

南行是每年例行的，不可能因我这点疑虑取消。

警醒些就是了。

海路上大约走了十余天。

我有些晕船，正朦朦睡着，忽然听见窗格上轻轻的叩声，叩三声，一下重两下轻。

我一股脑爬起来，趿着鞋，到窗边，推开水红色的琉璃窗，看见笑着的三公子。

隔着窗，他伸手进来，捏我的脸，一捏笑容又更深，声音很低很轻很柔：

「舍得醒了？别睡太多，晚上该睡不着了……」

我揉了揉眼睛，偏头蹭了蹭他温热的掌心：「什么时辰了？到了吗？」

他偏过身，下巴一扬，「喏。」

我顺着他的目光往外看。

船已经泊岸了。

华灯初上，两岸歌楼，雕栏画槛，桨声灯影.....

看得正入迷，唇上飞快掠过一抹温软。

河上又有无数点灯火倏地亮起。

心旌跟着碧柔柔的水波摇荡.....

他在笑，我也在笑。

忽然传来杂沓的脚步声。

他已经站了起来，若无其事舔了舔唇，春风无度地笑着：

「忙去了，晚点再带你出去玩。」

我也舔了舔唇，手撑着脸，赏了一会河景。

陪太后用膳时，她心情大好，问我来过没，我摇了摇头，她就说，那让卫三带你们几个出去逛逛，这地儿他来过百八十回了.....

我给太后奉茶，笑道：「母后，儿臣还是在这陪您听听小曲儿吧。」

齐妃、玉妃也忙说留下来陪太后。

太后摆了摆手，赶我们走：

「陪我这副老骨头做什么，难得出来玩一趟，你们年轻人一处玩去，让我老太婆一个人清静清静.....」

三公子站在一边啜茶，也笑：

「姑姑，要不，我派其他人去？侄儿陪你。」

太后很意外他的殷勤，斜了他一眼：

「得了得了，别赶着这会尽孝，都出去玩吧。」

我们刚打帘准备出去，太后又嘱咐道：

「卫三，你自个儿别惦记着玩，你那些个花楼老相好，后头得空了再去，今儿陪着你嫂嫂们.....」

三公子一口茶没喝下去，呛到了，我朝他望过去一眼，他掩唇轻咳，面色微红：

「姑姑.....我哪有什么老相好？」

太后笑起来：

「嘿，你个三小子，在我这装什么正经，花锦城哪里的姑娘最标致、哪里的姑娘唱曲儿最好听.....你不是如数家珍.....」

哦？我默默听着，目光轻轻落在他脸上，三公子眠花宿柳的往事.....

他飞快看了我一眼，紧张地打断她：「姑姑，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说了，走了。」

上岸时，船和岸隔着点距离，他先上岸，给我们搭手，我是最后一个，刚搭上，他手臂一用劲，我就栽在他怀里。

他跟我咬耳朵：「我是清白的。」

我扶着他手臂慢慢站直，往前走，问其余几人，「想不想听曲儿？」

春甜、齐妃眼睛闪着光说好，玉妃说随意。

我转过头，冲三公子眨了眨眼，问：「花锦城哪家花楼曲儿最好听？」

他一时晃了神，脱口而出：「云音楼。」

我轻笑：「哦，三公子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他摸了摸鼻子，面不改色道：「这一路上，其他人提起过，大约听了一耳朵。」

我想见识见识，三公子的老相好。

虽然三公子百般阻挠，但在我的怂恿下，我们几个还是扮了男装，去了云音楼。

刚到门口，盛装艳抹的一位半老徐娘迎出来，拉上三公子的手，笑得花枝乱颤，

「哎哟，什么风，把三公子给吹来了……」

春甜、齐妃、玉妃几个交头接耳：「果然，熟门熟户……」

三公子面上强装镇定，看着我们几个，呵呵笑道：

「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受欢迎……」

我扫了他一眼，他赶紧挣开手，朝我这边默默挨过来。

那位妈妈转过脸朝红门绿帐里喊：

「三公子来了……」

一阵鼎沸、娇艳的声音涌出来，一阵浓郁的香粉、轻纱罗裳飘出来……

娇滴滴的美娇娘们把我从三公子身边挤开，又把他团团围住。

她们开始争妍献媚，敞露着大半个白馥馥的浑圆，往他身上拱：

「三公子，奴家好想你啊……」

「三公子，你今晚不点我的曲儿，奴家不依啦……」

三公子默然道：「……我没带钱，点不起……」

「那奴家也愿意.....」

「我也愿意.....」

她们互相推搡起来。

「我也.....」

「别跟我抢.....」

花楼美娇娥们也爱俏公子.....

三公子急速甩开那白嫩嫩的玉臂，从包围圈里躲出来，挨到我身边，面色肃然，阻拦她们：「得得得，有话说话，别动手动脚.....」

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我，我移开目光不看他，抱着胳膊旁观，美娇娘们又前赴后继拱过来了，他轻轻拽了拽我的袖子：「帮个忙.....帮我打发一下。」

我望着他，笑吟吟：「三公子，我不好打扰你享齐人之福的.....」

他揉了揉眉心，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掉头寻求春甜她们的帮助，齐妃是个热心肠的，当即啪一下，抽出一把银票，捏在指尖晃着：

「谁陪小爷几个，这沓都赏她了。」

美娇娘们眼里闪着光，一时盯着三公子那张祸水脸，一会紧盯那掣银票，踌躇不前。

三公子又大声道：

「我这位朋友，不差钱，出手大方.....李妈妈，你可醒目点.....」

李妈妈还是清醒，一个眼色，美娇娥们掉了头，簇拥着齐妃她们，推着往朱门里进去了。

我抬腿也想跟着进，被三公子提溜着领子拽到身边去了，他掐我的脸：

「有你什么事？」

我瞪他。

他默了默：「什么眼神？我说了，我是清白的。以前都是军营的兄弟.....带我来的。我真的只听曲。」

我哦了一声，仍要往前走，「我也要去听曲儿.....」

他拉住我的手：「别去了，三公子给你唱曲儿.....」

我狐疑地回望他，他扬了扬眉，指尖在我掌心打转，神情认真：

「不骗你，三公子唱曲儿，花锦城一绝.....」

我愣愣地看着他，真的假的？他点了点我额头，笑起来：「等着，我交代点事。」

他往廊下一个青衫人走去，在那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然后掉过头，拉着我，转进一个暗巷子，我拉住他，「卫焰，做什么？」

他停住脚，忽然把我拦腰抱起，跃上高墙：「给你唱曲去。」

他使了轻功，抱着我飞檐走壁，最后翻墙，跳进了一个风雅寂静的庭院，踹开一间黑漆漆的厢房，一进门，又落了锁。

锁刚落下，他的吻也同时落下。

我还云里雾里，连忙制止他：「卫焰.....」

他胡乱吻着，忙里偷闲地哦了一声，我还喊他，他：「忙着呢，亲够了再说话.....」

他一边吻，一边抱着我摸黑往床上走。

吻像灼烧的火焰，一蓬蓬点燃，出其不意，一会东一会西.....

绾发的簪子，被他抽走，乌黑的发散落下来。

他握住一抹，闭着眼吻。

绿纱窗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他雪白的脸上已经晕染了红，唇也红得艳艳，眼眸深不见底，我意识到了什么：

「卫焰.....不是，唱曲儿吗？」

他吻了吻我的手背，哑着声：

「嗯，对，唱曲儿。」

「那你，现在在干吗？」

「天底下没有白食的午餐.....要听三公子的小曲儿，先付点小费.....」

「什么小费？」

啷当一声，玉带被丢到地上了.....

.....

「三公子，给我唱个曲儿.....」

三公子紧紧搂着我，低吟浅唱，每个旖旎的音调都潺潺流入我的心间。

我听着听着，差点睡着了。

他轻轻咬我的耳朵：

「敏儿，什么都丢掉，跟三公子离开，好不好？」

「我想想.....」

水绿窗格上闪起烟火的光。

他的目光落在那烟火上，有些黯然。

「该回去了。」

烟火是信号。

三十三

一位歌妓登船来给我们唱曲儿，三公子一来，她忽然喊他：

「卫哥哥。」我们同时愣住，三公子疑惑地端详她半晌，才问：「你是，老金的妹妹？怎么会沦.....」

他及时刹住后边的话，给那位歌妓留了体面。

见我望着他，他低声解释：「战友的妹妹.....」

那歌妓哀哀地掉着泪，点了点头，又朝他多走几步，扑通一声跪下，哽咽道：

「幽冥谷一役后，哥哥死了，继母说家中贫穷，怂恿父亲将我卖到这花锦城来。」

她一边哭着，一边伸手拭泪，一抬臂，手上露出斑驳青紫的鞭痕。

三公子脸色微变，静默望了她良久，浮现愧疚之色，声音很轻，很黯然：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挨着他走近几步，离他近一些。

歌妓摇了摇头，啜泣道：「不，不怪你，我知道你用自己的银钱给我们每户都送了安家费的，怪不了谁，要怪，也只能怪命。」

他上前去扶起她，不小心碰到她胳膊，她疼得蹙眉，他立即追问：「谁打的？」

歌妓暗自垂泪：「楼里的妈妈打，有时候遇上一些性情差点客人，也打。」

他拧着眉，深深望我一眼。

我知道他想赎罪。幽冥谷那场战役，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原谅过自己。

我定定望着他：「三公子，请你帮帮她，带她去赎身，还她自由。」

他深深望了我一眼，我对他点点头微笑，我信他。

于是，三公子陪着她登上小船，浆一划，朝河岸尽头去了。

我跟齐妃玩了会棋，有些心不在焉。

他们去了好一阵了，仍未见回。

依三公子的脾性，雷厉风行的，不至于耽误这么久。

想着想着，连输齐妃好几盘棋.....

天色渐晚，蔷薇色晚霞遥遥迢迢压着两边河岸，河上岸上的灯火渐渐亮起来。

玉妃提着灯过来找齐妃，一上来，就问：「谁来过？」

齐妃说了一嘴，玉妃不知闻着什么，一边走一边嗅，走到方才歌妓坐的凳子上，伸手一抹，又往鼻尖一凑，皱起眉：

「一个歌妓，随身带什么软骨散呢？」

我心头猛地一阵乱跳，方才那朦胧的不安渐渐清晰起来。

耳边突然响起一阵凄厉的尖叫声，太后那艘画舫传出来的。

那个歌妓，是调虎离山。太后出事了，三公子应该也出事了，可来不及了。

连绵不绝一阵阵惨叫声，慌乱、杂沓的脚步声，刀剑撞击的厮杀声，混着桨声、水声，沸腾似的，猛烈地点燃了这将夜未夜的昏暗时分。

厮杀，一场有预谋的厮杀。

河岸亮起无数火把，冷刀寒剑在琅琅的桨声灯影里闪着冷厉的光，无数黑衣人，从水底、岸上、周围的船上，恶鬼般冒出来，四面八方涌过来。

那些黑衣人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完全是军队的做派。

他们不可能是什么江洋大盗。

我记起来皇帝那阴冷的笑：「皇后，一路上风浪大，警醒些。」

风浪大，原来是皇帝兴的风、作的浪。

有些北府兵已经应敌上了，但他们此时失去主心骨指挥，乱头苍蝇似的。

血开始泼墨似的溅。

我定了定神，叫齐妃几个立刻跳水，逃。

春甜慌忙拉住我：「娘娘，一起逃。」

我不能逃。

三公子不在，太后生死攸关。

皇帝可以轻贱人命，我不能，宫妃的，太后的，我都不能视若无睹，我是皇后，后宫之主，我有责任。

我还是三公子的女师父，我必须护住姓卫的太后，才能护住同样姓卫的三公子。

于公于私，我必须留下来，稳住场面，放手一搏。

我飞快地思索，皇帝想杀的，是太后，是三公子，其他人，可有可无。

其他宫妃都已经慌了神，到处乱窜，甚至踩踏。

我立刻对北府兵发号施令，每艘船各留四个北府兵，组织宫妃有序撤离，其余北府兵跟着我，集中力量，救太后。

哪怕我手无缚鸡之力，但在统一指挥下，北府兵斗志被激发，最初溃败的场面渐渐好转，终于逼近太后那艘船，登上去，血在灯月交映中淋漓漓漓地泼洒着，北府兵一路杀进.....

黑衣人层出不穷，杀了这波，又有那波，一直涌出来，北府兵又露颓势。

船舱里头走出来一个黑衣人，他蒙着脸，负手在背：

「皇后娘娘，此事与您无关，请您上岸歇一歇。」

他的声音有些阴怪，狠毒。

我听着，回忆了下，这样阴怪的嗓音.....记起来，被断了根的人，姚照。

我冷笑：「姚照，把太后放了，本宫自然就可以歇一歇了。」

姚照尖锐地笑了起来，像寒鸦哭啼，疹得慌。

「那恐怕皇后娘娘要失望了。太后娘娘活不过今夜。」

他拍了拍手，有人架着刀，推搡着蓬头垢发的太后出来，脂粉消融，疲惫不堪。

尽管风采不再，但太后仍竭力挺直腰，维持最后的体面，她斜眼睨我，有些意外：

「皇后，你来做什么？」

我向她福了福身，「母后，儿臣来救你。」

她似乎看不懂我，冷笑道：

「为何救我？今日一役，胜败已定，端木家不必再摇摆不定，罢了，念你还称我一声母后，今日，母后就教教你，这会儿你应该代表端木家族，向皇帝投诚，拿我的人头，做献礼。」

太后说的，既叫审时度势，也叫趋炎附势。

我拒绝。

原因有二。

一、不屑

端木家族，尚未择主，不齿落井下石、借机献谏的行径。

我救太后，不是因为同情她，善心大发。

而是因为我不愿意，不愿意成为他们那样麻木不仁、利欲熏心的当权者，喝人血，噬人肉，踩人骨，往上爬。

二、为了三公子

我必须救下她，救下她，我才能护住三公子，他们都姓卫。

我望着太后：

「多谢母后指教，只是儿臣愚钝。儿臣做事随心，无论对错。」

太后神情恍惚地望了我半晌，摇了摇头，语气软和下去：

「敏儿，在宫里头，心肠不硬、不冷，怎么活下去？你这样，你们这样……是要吃亏的……」

她说，你们。太后说的你们，是指？

我心中一凛。

太后却没有再说下去，只是摇了摇头，转过脸，梗直脖，对姚照冷笑道：

「动手吧。」

姚照提了一把寒剑，抵在她小腹上，笑起来，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太后娘娘若是想死个痛快，还请先把另一半兵符交出来。」

太后闭上眼，漠视他。

姚照阴郁一笑，忽然拍掌大笑：

「太后娘娘既然不配合，那臣就冒犯了。」

太后半眯着眼，冷笑着。

姚照被激怒了，笑得更阴冷：

「太后娘娘宫闱寂寞，多少年没尝过男人的滋味了，臣是因太后娘娘才断了根的，今夜，就让臣这个断了根的，叫太后娘娘试试滋味……」

姚照是疯了，太后再无法维持那体面的神态，面白如纸，惊惧地望着他。

他开始当着所有人的面，用剑，划太后的衣裳。

一个男人，用最原始的兽性来凌辱女人复仇，齷齪透顶。

我怒喝：「姚照，你敢？」

我想冲上去制止，却被死死拦住。

疯狂的夜，凌虐的夜。

姚照翻上太后的身，把她压在身下，太后双手双脚踢着、挣扎着，却被姚照按着，他掐住她的脖子，抡起粗犷的手臂，恶狠狠地，一巴掌一巴掌扇她脸，狂笑着：

「什么太后，到头来，还不是只能让我这个阉人，骑在身下？叫啊，太后娘娘，你叫一声来给臣听一听，说不定，臣爽了，给你留个体面……」

太后的脸肿了起来，嘴角渗着血，衣裳被划成了碎条。可她死死咬住下唇，绝不肯发出半点求饶的声音。

我红着眼，嘶喊：「北府兵，给我往前杀……救，救太后……」

「哈哈……哈……」

凛风破空。

那淫荡、尖锐的笑声戛然而止。

一支箭，从姚照的颈，直射过去，他转过身来，瞪大眼，喉咙一个血窟窿，黑洞洞的，直往外涌血。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挤出来几个字：「卫，焰，怎，么，会？」

三公子。三公子他来了。我撑到他回来了。

我转过身。

夜幕垂落，万点灯火。

还是笔挺身姿，浓艳矜贵的容貌。

可是，我觉得他与平日截然不同。

他登上船，提着剑，冷着脸，望着敌人，眼底裹挟凛冽威势和杀意：

「卫家人什么时候轮得着你们这些狗东西染指？」

密密麻麻的黑衣人似乎无形间，往后退了半步。

无路可退，他们只得迎上来。

三公子一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血溅得半丈高。

北府兵见到领袖，一下子士气大振。

黑衣人失去领袖，方寸大乱。

新一轮激战。

形势陡转。

黑衣人跟成扎的稻草似的，一片片伏倒下去。

我见了空隙，冲过去，抱住太后，解了自己的外袍给她披上。

她已经双目空洞，茫茫地望着河面，我揽着她。

不断有滚烫的热血溅到我们脸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肩上也落下来袍服。

三公子蹲下来，他和我对视一眼，轻轻抚了抚太后的肩膀：

「姑姑，侄儿来了。」

太后忽然呜咽着，抱着他的手臂，哭了起来。

当天晚上，太后茫茫然地说了许多：

她说，今晚之前，她还在算计我，算计自己的侄儿.....

她说南下这一途，她看出来了，我和三公子有情意。

所以她百般推动，让我们出去，有机会独处，她想拿住我们的把柄。

她说得断断续续。

她又说她错了。错得离谱。

她又说，她也不是一直都这样的。

她说，她曾经也是跟我一样的姑娘，她也曾是卫家端庄贤淑的皇后，可是入了宫，慢慢就变了，她不狠，别人对她狠，皇帝不护着她，她好几次差点死了，她没办法，为了活下来，为了卫氏一族的荣耀，她只能逼着自己狠，面冷心硬，适合皇宫的生存规则。

她说，皇帝的生母谋害她，害她不孕不育，她以牙还牙，赐死她，但她最终还是没对皇帝下手，皇帝还小不懂事的时候，他也曾经拿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她也曾经把他当亲生儿子呵护。

只是后来皇帝知道了她害死了他的生母，反目为仇。

最后她很绝望地说，她累了，倦了，求那么多，最后又得到什么、落下什么？

亲者仇。

满纸荒唐泪。

三公子哄她，「姑姑，你今天累坏了，歇一歇吧。」

她疲惫地闭上眼，我们放下床帐，准备走。

她忽然叫住我们：

「卫三，敏儿，姑姑帮你们。」

.....

从太后处出来，三公子跟我讲了那位歌妓的事，她是来复仇的，她恨三公子害了她的哥哥，所以骗了他去，给他下了迷药，想杀他。

但有人救了他。

我问他是谁？

他指了指另一艘船，我望过去，船上彩旗翻飞，赫赫鎏金字纹「端木」，桅杆下站着一个高大的人影。

我眉开眼笑，提起裙裾，撒腿跑过去：

「哥哥」

三十四

东南沿海起了战事，情势危急，哥哥奉命南下运送物资，途经花锦城。

哥哥不能再耽搁，见了一面，马上又要走了，临走前他说：

「东南战事起，外夷混入，烧杀抢掠，四处动荡……」

他不舍地摸了摸我的头，目光晦深道：

「南行途中，赶上祸乱，谁遇害落水，也不意外。」

我听懂了，喉咙发紧：「哥，我可以吗？」

哥哥揉了揉我的发，轻声道：「妹妹，你受委屈了，走吧，走得远远的。」

我哽咽：「……父亲、娘亲……他们会原谅我吗？」

哥哥目光和煦，伸手拭我的眼泪：

「打你入宫后，娘亲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天天吃斋念佛，一见父亲就责怪他，为了虚妄的前程，把女儿送进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儿……」

「父亲面上冷硬，什么都不说，可心底，大约也悔了，听说你落水差点遇难，父亲在书房空坐了一夜，又紧着往宫里头添了些人，看护你，你筹办太后寿辰，怕筹不够款，父亲私底下去那些富商处走动了，把事做全了……」

「这次南下，父亲叫我转告你，敏儿就只做敏儿吧，剩下诸事，父兄筹谋就行了。」

我怔在原地。

我以为我在宫里是孤身作战，如履薄冰，原来在宫外，家人为我提心吊胆。

我以为我顺风顺水，凭的是自己足智多谋，却不知，老父亲在暗处保护我。

不知父亲长了多少白发？娘亲身体还好吗？

此去一别，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见到他们？

我依偎着哥哥的手臂，眼泪止不住滚落。

哥哥哄着我，牵着我的手放到三公子掌心中：

「往后，我这位傻妹妹，麻烦卫统领多担待些。」

三公子紧紧握住我的手，鼻尖、眼眶有些泛红，语调坚定：

「大哥，我绝不让旁人欺她半分。」

天边渐渐露出白色曙光。

我们站在岸边，目送哥哥离开，孤帆远影尽。

离别，又是离别，生命长河，我们总是要历经无数离别。

太后帮我们，在一个昏茫茫的夜色里，送我们上了船。

她拉着我们两个，拍了拍我们的手背：「卫三，敏儿，好好的。」

三公子轻轻抱住她，笑道：「姑姑，多保重身体，别太挂念侄儿。」

太后红了眼眶，虚张声势扬手要打他，最终也没舍得下手，只是轻叹了口气：

「小子，别忘了你姑姑，往后要赶上你姑姑忌日，给我燃香烛、烧纸钱、摆些冷盘，好歹……姑姑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三公子低喃：「姑姑定会长命百岁。」

他想露出宽慰她的笑容，但终究无法。

河上的灯火照过来，照亮太后两鬓白发。

江心一片冷月，我们一时默然。

齐妃给我们准备了一沓银票，玉妃备了一箱药放在我们船上，春甜把我的行李收拾得整整齐齐，在我踏上船的时候，她们三

个紧紧搂着我，哭得狼狈。

「娘娘，多保重。」

我曾经向她们承诺过，我会护着她们，可是现在，我要走了……

玉妃总是心思细腻，她露出笑容来安慰我：

「娘娘，不必惦记我们，我们会好好的。」

太后摆手道：「走吧，赶紧走吧，这几个，我替你看着。」

三公子轻轻揽住我。

站在岸上的人渐渐消失在夜色中。

……

在深紫晚霞灼烧的傍晚，我们的船泊在一个港口，港口上闪烁着无数的渔船，黄昏时分就点上了渔火，落了一岸的星光似的。

岸与城连接处，撒满遍地遍墙的繁花，各式各样鲜烈丰艳的色泽直往外涌，沿着河岸，席卷向海天尽头。

我们爱上这座小城，繁漪城。

我们住下来，邻舍是热闹的一户寻常人家，姓余，一对恩爱夫妻，有四个小娃娃，靠出海打鱼为生，热情好客。

他们时不时遣娃娃来给我们送些新鲜海鱼、海虾，活蹦乱跳的，我在余大姐的指导下，学会刮鱼鳞、去内脏、煮鱼、挑虾线、炸虾、煲汤.....

三公子很爱我做的生鲜，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还逢人夸我心灵手巧。余大姐被他说得心动，也来我家吃了一顿饭，然后半途推说家里有事，走了。她再也不来我家吃饭了。三公子说她没福气。

三公子在院子里搭了花架、秋千，设了箭桩，惹得隔壁娃娃眼馋，常常自告奋勇来送鱼，女娃来了就缠着我荡秋千，男娃来了就叫三公子教他们射箭。

三公子教学，尤其认真，还一人给配了一把小弓箭，按照军队的模式训，把几个男娃娃磋磨得哇哇大叫，我就抱着小女娃在旁笑，三公子时不时过来捏我脸.....

夜里，三公子就一边咬我耳朵，一边揉我的腰：

「敏儿，我睡不着.....」

我被他痒得不行，就笑：「睡不着？那你想干吗？」

他伏在我颈窝哈哈大笑：「遵命。」

「遵.....什么命？」

他把脸埋在我胸前，闷声发笑，很快，用行动告诉我。

.....

第二天腰酸脚软，我赖在床上，隔壁女娃娃来了，她趴在床前，依着我的手臂，眨着大眼睛问：「婶婶怎么了？」

三公子倚在门前给我晾热粥，神清气爽笑道：

「婶婶准备给叔叔生娃娃，累坏了。」

我蒙住被子，三公子一点也不嫌害臊。

女娃娃若有其事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那就是叔叔夜里要往婶婶肚子里塞娃娃，对不对？」

三公子笑得房门都震：

「对，没错，叔叔也很辛苦的，每晚都忙活着塞娃娃……」

我抓了一个枕头砸过去。

「卫焰，你给我闭嘴。」

他稳稳接住枕头，手里的粥也没洒，还在哈哈大笑。

女娃娃发问：「为什么婶婶不让叔叔说话？」

他一本正经道：「婶婶是怕叔叔说太多话累着了。」他扬了扬手中的枕头：「你看，婶婶还心疼叔叔，给了叔叔个枕头，让叔叔也歇歇。」

「卫.....焰.....」厚脸皮。

他答应了一声，又冲我眨了眨眼：

「乖，粥晾好了，三公子喂你.....吃饱了，床上才有力气.....」

「卫焰！」他佯装无辜，勾唇笑：「才有力气，吼我不是？」

我还想说什么，他偏头对我笑，我什么都说不出，美色惑我。

除去偶尔使坏，三公子还是很疼我。

他总是偷亲我。

有时候娃娃们来得不凑巧，撞见了，他就面不改色跟他们说：

「因为叔叔牙疼，婶婶给我治病。」把孩子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哦对，爱吃糖的三公子，总是牙疼。每次牙疼就让我可怜可怜他.....

他常在院里不厌其烦地替我洗发，洗好了，就坐在一边，慢慢替我擦干，头发干了，他就给我扎辫子、挽发髻，还常常给我插了满头姹紫嫣红的春花，哦，这回，他把花语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有一种狗爪螺，特别鲜甜，但生长在海流交换较为频繁的岛屿礁石缝隙里，采撷危险，他见我爱吃，就想跟余大哥出海去

采，我不让，但饭桌上还是时不时冒出来一盘，他说是余大哥送的.....

其实余大姐都告诉我了，余大哥是给他打掩护的，我没有揭穿他.....

午困时，他就在花架下置一张藤椅，抱着我，抱着猫，在春光下睡懒觉。

他总是问我，敏儿，还有什么想要的吗？三公子给你弄去。

没有。我已经拥有了一切。

.....

这样的神仙日子，每天都像是做梦似的。

这样的梦，只持续了半个月。

一个寻常的清晨。

我们正在浇花喂猫，忽然，听见轰轰混混的声响。

地面万马雷声乍起，城楼上擂起急促金鼓。

三公子神色一凛。

外夷入侵。

生活在安逸恬静中的民众毫无防备。

抵挡在城楼前的护防军队被摧毁。

外夷见人就杀，杀得停不住。

流血如泉沸，哭声震天动地。

我们爱着的这座繁漪城，一夕沦为炼狱。

我们想救人，可是力量那么薄弱，我们的乡亲邻居，一个个倒在血泊里.....

余大姐，余大哥，那个爱荡秋千笑起来甜甜的女娃娃.....他们死了。

他们赶早集，带着女娃娃去买新衣裳，最早遇上了上岸的敌人.....

余家只剩下三个男娃娃，拿着小弓箭，提着箭筒，爬到墙头，红着眼，忍着不哭，徒劳无功地朝敌人射箭。

高大粗暴的敌人随手接住了微小的箭，大步走到墙边，扼住他们细嫩的脖颈。

孩子们的脸发青。

三公子猩红着眼，杀出重围，砍下那些恶人的手臂、头颅，救下孩子们。

残肢断臂，一个个头颅怒目圆睁翻滚在血泊里。

男娃娃们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扑在我们怀里：

「……爹，娘，妹妹，都死了……叔叔，婶婶，我们没家了……」

我颤抖地哄他们：「不哭，不哭……」

三公子抱着他们，抚着他们，哽咽：「有家的，叔叔在，你们就有家。」

男娃娃们哭得抽噎不止。

三公子拍了拍男娃娃们瘦弱的肩，眺望着远处的硝烟，慢慢站起来：

「不哭了，擦掉眼泪，拿起弓箭，跟叔叔一起，杀敌护家。」

他的眼眶、鼻尖都泛着红。他很难过。

他望向我，我回望他。

我们没办法看着山河陷落，置身事外。

我对他点点头。

端木敏、卫焰无法拯救这座城。

但皇后、卫统领，可以拯救这座城。

国难当头，我们必须舍弃自己。

我去府衙，拿出端木家族的腰牌，亮明身份，没有工夫考虑后果了。

很快，全城剩余兵力、民众、物资，由我们调度。

我们遣了信使，送出求救信。三公子集中青年壮丁，重新组建队伍，防御反攻。

我领着妇孺，避到后衙去，安顿后方。

我们在晨曦与落日之间，争取最后的希望。

最后，支援的军队及时赶到，繁漪城得救了。

偏轨的人生，要重归原位。

我的身份已暴露，身为皇后，该回宫了。

而东南沿海形势危急，急需一个卓越将才。

哪怕皇帝不想承认，也不得不承认，三公子是最佳人选。

他被重新任命为骠骑将军，领命驱逐东南外夷。

.....

乌金西沉，三公子扔掉利剑，拭干净手，张开双臂，把我紧紧拥抱住。

他身上一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

他滚烫的眼泪落在我的脸颊上。

「敏儿.....」

我伸手抹掉他的眼泪。

「三公子，别哭，你答应我，要护好我们的家，护好每一寸山河。」

他的理想抱负，从来不因世事变迁。

三公子，不是端木敏一个人的三公子，他是千万人的三公子。

千万人曾经背弃过他，可他没有背弃过他们。

他泣不成声，更用力地抱紧我，仿佛要把我嵌入身体。

他的额头抵着我的额头，声音嘶哑、哽咽：

「敏儿，别走.....我们离开。」

三公子在说胡话。

我不想走，可是不得不走，这是守卫繁漪城的代价。

我已经暴露身份了。

我曾经不明白，冰冷的责任与我何干，我只想做自己。

直到我的邻居们无辜惨死。

我终于明白。

我想要守住和三公子的家。

可，若人人只顾自己的小家，无人负重前行，社稷将倾覆，国将不国。

大国小家，国若不存，家又何以为附？

想要护住我们的家、邻居的家、千千万万国人的家，我们得先护住我们的国。

我摸他忧郁柔软的眉眼，哄他：

「三公子，乖。这场仗，你要打得漂亮，给我长脸，我在晋都，等你回来。」

我们都知道这次离别，意味着什么。

「可是.....」

我知道他在担忧什么，我握住他的手，笃定道：

「你放心，我一定会护好自己，等你回来。你信我。」

我们在断壁残垣前拥吻许久。

三十五

繁漪城的官员，是父亲的门生。

我和三公子的事，被父亲遮了下来。

我暂时是安全的，回宫那天，皇帝亲自来接。

众目睽睽之下，他抱起我，往内殿走。

他说：「皇后，他们说你落水遇难，朕.....」他停了停，涩声道，「有些舍不得.....」

半途，太后领着齐妃、玉妃、春甜来了。

我赶紧从皇帝身上挣下来，给太后请安。

太后眼眶红红的，拉着我往外走，一边道：

「好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去母后那，母后给你备了好吃的.....」

皇帝拉下脸，沉声道：「母后，今天精神头不错。」

太后睨了他一眼：「人逢喜事精神爽。」

说罢，太后就名正言顺把我领走了。

谁知刚进屋，太后身子一软，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原来，太后回宫后，身体垮了，她今天是强撑着打起精神来护我。

我想起离别前，她让三公子记得她忌日，原是有预感，我心中一阵酸楚。

我以尽孝的名义每夜留在太后宫里伺候，皇帝想近我身，也无法。

我组织宫妃、贵妇们筹款，置物资，添做前方军用。

三公子在前方，我在后方，我一直会在。

东南频频传来捷报。

不再有城池失守。

我们失去的，一座座讨回来。

父亲进宫提了一嘴：「卫焰，是好样的。」父亲很少夸人。

三公子，给我长脸了。

渐渐地，我听见宫人讨论：

「卫将军真是天纵奇才，百战百捷……」

大家都渐渐忘记，失败的卫将军。

大家重新记起来了，万丈光芒的三公子。

一切重新回到幽冥谷一役之前。

基本上东南胜局已定，皇帝下令，乘胜追击，要把离岛夺下。

皇帝还派出贵妃哥哥，南下支援。

其实很没必要。对三公子来说，拿下一个离岛，不是什么难事。

我在等他凯旋。

太后近日有所好转，渐渐能同我们说些话。没人的时候，她给我讲很多三公子小时候的事，她说三公子读书差，成天摸鱼逮虾，上房揭瓦，三天两头挨打.....

下次见到他，一定要好好嘲笑他。

太后还说起三公子已故的家人。

三公子父亲在幽冥谷一役后，病重不起，没了。他娘亲，与父亲伉俪情深，殉情了。

幽冥谷一役.....三公子失去了那么多.....

下次见到他，我要好好抱抱他.....

.....

齐妃、玉妃也总来太后这凑热闹，恰好大凉送来了荔枝，玉妃一边吃一边回忆：

「已经四年了，打那年夏天离家以后，就再也没吃过家乡的荔枝了。」

我正笑着剥开一个喂太后，停住了。

我记得，四年前，幽冥谷一役，卫家军败，姚照领兵反击，胜。

之后，大凉才找西陵和谈，玉妃才被送来的。

而幽冥谷一役发生在初秋，玉妃夏天就离家？

怎么会？胜负未定，怎么会？

玉妃也诧异了：

「我们大凉连吃几场败仗后，扛不住，早就遣了使臣来晋都和谈了，夏至就已经把条款敲定了，幽冥谷？我们都和谈了为什么还要打？」

宫里头的人都不敢靠近玉妃那个鬼殿，而齐妃也不会同她说这些无趣的政务……所以。

我深吸一口气，问：「你夏天出发，为什么冬天才到晋都？」

「我们走到半途，西陵就来人，说前边有灾情，叫我们等一段时日再动身。」

手上晶莹剔透的荔枝肉滚落在地。

心里一下子急鼓乱擂。

我站了起来。

阴谋，一个天大的阴谋。

太后也想到什么，她目光惊疑地望向我。

我手脚冰凉，撑着桌子才勉强站直：

「卫家军的敌人，不是大凉军，是自己人……」

没有大凉军，那杀死卫家军的，根本就是姚照领的军队，姚照截杀的不是大凉军，杀的，是卫家军。大凉军向来戴铁甲面具，而姚照率领的军队亦戴面具，掩人耳目，扮成大凉军，又抢占天险，居高临下，用滚石、火攻，围杀卫家军，天衣无缝。

幽冥谷一仗，是太后和皇帝斗争的转折点。

难怪。难怪。难怪。

三公子一直责备自己当时为什么选错路线，可根本，无论他怎么选，他都是死局。

卫家五万亡灵，死在对他们作战计划了如指掌的自己人手上。

呵，呵，呵。可耻。可恨。

我心中一阵恶寒。

战场上，将士守护山河，为君主肝脑涂地，而在浮金雕翠的皇宫，道貌岸然的君王，却用一双阴暗的手，搅弄风云，叫那五万即将要凯旋的将士，永远葬身他国异乡……

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可怜幽冥累累白骨，至死冤屈。

一个想法猛地窜入我的脑海，叫我心惧不已，我想到离岛。

东南胜局已定，为什么？为什么还要攻离岛？

离岛……难道是第二个幽冥谷？

对，皇帝派了贵妃的哥哥出兵支援离岛一役。可根本就多此一举的。

我越想越后怕。

不，不……决不能让历史再重演，三公子，我的三公子，他不能出事。

我写了一封信，让父亲为我送到东南去。

我每天忐忑不安，等着东南的消息。

别出事。三公子，别出事。

三十六

三公子没出事，我出事了。

我已经快记不得阿芷这个人了。

可她出现了。

贵妃为了帮她寻觅佳婿，给她赐了个女官的头衔，好让她在婚事上得些优势。

我在池边喂鱼的时候，她见到了我，知道了我的身份，那时我并未注意到她。

当天晚上，我正在喂太后汤药，皇帝沉着脸来了。

他夺过我手中的汤药，摔在地上，不顾太后阻拦，扯着我往外走，我反抗，他就把我抱起来，死死地压制住，他把我扔进浴池。

他也跨进来浴池，疯了似的撕我的衣裳，死死地掐住我的腰：

「端木敏，你怎么敢？」

「你怎么那么贱？」

「朕以为，以为你不懂，以为你.....原来人不可貌相.....」

「朕的皇后，原来是个婊子、荡妇.....」

他开始愤恨地，咬我.....

我疼，很疼，我想逃，我咬他的手臂，想让他放开我，可是徒劳无功。

太后来救我，春甜、齐妃、玉妃她们都想来救我。

皇帝却叫人给太后灌安神药，太后被送回去了。

他又猩红着眼，叫人把春甜她们按进浴池，他要把她们溺死。

我哭着哀求：「不，不要，陛下，你想要什么，我听你的话，别对付她们.....」

他捏着我的下颌，呵呵地笑起来，那往日清冷的眼，此时却燃着烈焰：

「端木敏，取悦朕，你在他面前是怎么自荐枕席的，今天，就在这，再做一遍。」

「好，你放了她们，现在，马上，先放了她们。」

她们在濒临死亡的边缘。

「我做。」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

他终于放了她们。

她们还要挣脱卫兵，来救我。

我对她们摇头：「你们给我走。现在就走。别在这里，看着我。」

我想维持最后一点体面。

她们明白了，终于听话，一步步沉重地离开了。

皇帝松开我，手撑在石壁上，阴鸷地望着我。

他等我取悦他。

我盯着旁边的石壁，一头撞过去，应该能当场毙命。

他看出我的心思，冷笑起来：

「端木敏，你可以寻死，朕会送你的好姐妹们陪你一起上路。」

我蹚着水，走过去，没有任何表情地，吻他。

他按住我的头，撕咬我的唇：

「你也是像个死人一样，取悦他的吗？」

「他会怎么吻你？」

「说啊。」

我颤抖着，把眼泪往回咽。

唇被他咬出血。

他低低笑开，摸了我唇上的血，舔：

「哦，流血了，朕是不是弄疼你了？」

「不说？朕来猜猜看。」

「是这样……这样吻？」

他开始双手捧住我的脸，不再咬，不再动粗，忽然放轻、放柔。

他的手掌握住我……

他的呼吸开始粗重。

忽然，他猛地一把推开我，低声骂：「贱货。」

「既然你这么喜欢野男人，朕满足你。」

他离开浴池，站在上面，冷笑着看我，然后拍了拍手，出现了一排卫兵。

他笑着问他们：

「试过皇后的滋味吗？」

「有人想尝一尝吗？」

那些卫兵低着头，不敢直视。

我知道，皇帝干得出来。

我屈膝半蹲下去，抱住自己，忍着，忍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我答应过三公子的，我要等他回来。

就算.....就算.....

我好害怕，我还能活得下去吗？

离浴池最近的一个卫兵，被皇帝踢下水，他逼那个卫兵：

「上啊。朕命令你，上啊。」

那个卫兵不再犹豫，涉水而来。

我一步步往后退。

皇帝站在一边，沉鸢笑着，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场报复的游戏。

我退到池边，翻身想爬上去，一条腿却被拽回去。

就在那个卫兵搂住我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歇斯底里尖叫起来：

「不，不要。不要碰我。」

我的脸上又溅了血。

那个卫兵，被皇帝扔过来的匕首刺破喉咙，浴池又成了血池。

皇帝若无其事地踢第二个卫兵下来。

「继续.....」

我不知道我逃了多少次。

只是每次，逃，被捉到，卫兵死。

我浑身都是血，脸上也都是血，头发上也是.....

浴池上飘满了一池尸体。

我筋疲力尽，不逃了。

皇帝蹚过血池，俯下身，捏着我的下巴，用指腹擦我脸上的血，露出嫌恶的表情：

「都是血，脏死了，朕最讨厌血了。」封后大典，他也是这样说的。

但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他大约把我脸上的血都擦干净了，又阴沉沉道：

「端木敏，你好好的，跟朕认个错。」

我惨淡地笑：

「陛下，我错了。」

他摇了摇头：

「不，不对，别叫陛下。」

「叫，沈夜，沈哥哥.....夜哥哥.....或者，沈夜哥哥.....」

「像小时候一样，叫一声。」

我漠然地望着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把我从血池里捞起来，把我嵌在怀里：

「端木敏，你忘了，你曾经在这个浴池，救过一个可怜的小皇子。」

他一边走上池岸，一边说：

「朕比谁都早遇见你。你的胸口，有一颗朱砂痣。朕记得，一直都记得.....」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去幽州那一年，发了一场高烧。

七岁以前的事，很多都不记得了。

我救过他吗？如果我救过他，我只有后悔。

道士说的桃花劫，不应该是三公子，而是皇帝。

如果，如果我早点去幽州，没有遇见皇帝.....

我不曾救过他，是否所有悲剧都不会发生？

我浑身都是青紫，和被咬破的伤口。

皇帝把我抱回他的寝宫，开始给我上药。

我很累，像一个破败的玩偶一样，任他摆弄。

他把我囚在他的寝殿。

太后病重不起，父兄赶来想见我一面，被挡在外面。

过了一天，贵妃来了。

她用尖利的长指甲游走在我的脸颊上，她说：

「端木敏，你不该进宫的。如果你不来，一切都好好的。」

她说着，忽然解开她的小衣，指着中间一点嫣红的朱砂说：

「你不来，皇帝就以为我是他的救命恩人，一切都好好的。」

「可你为什么要来呢？」

「自从他发现你束胸下的秘密以后，就变了。」

「他不再跟我睡觉了。」

「你跟太后南下那么久，他也不找女人.....」

我望着她，漠然道：

「皇帝不跟你睡觉，可能只是因为，李家现在权势过大，他不想再宠着你了.....」

贵妃却不信我，她咯咯笑起来，笑得有点惨淡：

「果然，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你犯了这样的大错，他都不杀你，你还说他不爱你，呵.....无所谓了。他很快就不会爱你了。」

她对身边低头的女官说：「动手吧。」

那个女官抬起头，阿芷。

她对我冷笑道：「娘娘，冒犯了。」

又有其余几个女官上来，死死按住我，阿芷拿很多银针，扎入我的手臂。

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洞，凝着小血珠。

并不痛，只是瞧着可怖。

我问阿芷，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和她，根本只有一面之缘。

她苦笑道：

「端木敏，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绝望？」

「三公子，三公子是我的一切.....」

「我为了他，我为了能陪着他，能多见他一面，我甚至.....甚至愿意成为他的嫂子，这样荒唐、离谱，就是为了能跟他有羁绊。」

「晨昏定省，逢年过节，我都还能看到他。」

「我有什么错，我只是太爱他，太想拥有他。可我都这么努力了，我什么脸面都不要了，我求他留下我、娶我，他却说，他永远当我是他嫂子。」

「可笑，呵，我真是可笑。」

「可是，你和我又有什么分别呢，端木敏，你不一样也是一厢情愿、死皮赖脸地缠上他的吗？」

她说说着说着，笑容开始有些癫狂：

「可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他偏偏就爱上你？明明，你比我晚来那么久。为什么那么不公平，你究竟凭什么？」

「我不甘心。」

「或许，或许是因为你这张脸，这副身子……」

「不如毀了，都毀了。」

「我想看看，等你这张脸烂了，这副身子也烂了，三公子还会爱你端木敏吗？」

我苦笑着摇头：

「阿芷，每个人都不同，为什么要比？你有你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一定要望着我的人生，忘了自己原本的路呢？」

「我毀了又如何，根本对你自己的人生，一点裨益都没有。」

她愣在原地。

我怜悯地望着她：

「你毀了自己。阿芷。」

盯着别人的人生，毁灭的，是自己的人生。

三十七

皇帝来了，他平静地啜了一口茶，说：

「卫焰，反了。」

三公子，反了。不意外。

他不得不反，他不能再让他的将士葬身离岛，不能再让幽冥谷惨剧再演。

我停下挑灯花的动作，心底重新燃起希望。

皇帝从身后抱住我，一边亲我脸颊，一边问：

「你说，是他会赢，还是我会赢？」

我没有说话。

沉寂片刻。

忽然，桌子上的东西被他雷霆万钧扫下地。

瓷器碎了一地。

他把我抱到桌上，逼我和他对视。

「不管谁赢，你是我的皇后。」

「你端木敏，是属于我，沈夜的。」

「就算朕不要你，你生也好，死也好，都是朕的人。」

他拊掌，有宫人进来。

他掀开我的裙，指着小腹下的肌肤，对那个人说：

「就在这里，刻上，沈夜之妻。」

我的脸煞白。

刺青是大凉传过来的技艺，刺完以后，一世都不消退。

刻上以后.....

三公子和我.....就没可能了。

刺的时候，撕心裂肺地疼，我想挣脱，可是皇帝死死按住我。

刺完的那个晚上，皇帝想做些什么，可当他剥下衣服的时候，面色大变。

我低头看，我的手臂上，发了一个个脓包，有些破了，流着污浊的黄水.....

这只是个开始。

很快，我的脸，也开始发烂。

我不敢看镜子，不敢看水面，用厚厚的衣裳、厚厚的面纱，罩住自己。

皇帝似乎对贵妃发火了，但是，贵妃毕竟和他多年夫妻恩情，最后，阿芷，被他杀了，贵妃，还是贵妃。

太医诊断，说我这种病症，可能会传染。

皇帝把我送到梦隐寺，重兵把守，他说：

「皇后，等仗打完了，朕会回来接你的。」

我终于离开皇宫了。

我见到了父兄，家里没人敢告诉娘亲我的事。

我不敢让父兄看见我现在的样子，我骗他们我染了风寒。

我们隔着一层帘幕相见。

我在帘幕内跪下，求父亲：

「请父亲，帮帮三公子。」

父亲在帘幕外，沉吟许久：

「敏儿，他姓卫，不姓沈，他造反，是乱臣贼子。若我们端木家帮了他，会在史书上遗臭万年。」

我：「父亲，端木一族荣耀，从何而来？」

「端木家的祖先，当年不过是个牧羊人，可他敢同女帝一同揭竿起义，辟新朝，这才有了我们端木家族的荣耀，到了太祖父，他力推新政，革新科举，让天下寒门世子有机会登科入仕，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端木家，才门生遍布天下……」

「父亲，我们端木家得以光耀至今，凭的，是破旧立新，而非因循守旧。」

我再次福身叩头：「请父亲，择明主，行正道。」

父亲静了片刻：

「敏儿，你可知道败了，史书会如何评判？端木一族的荣耀，前人打下的基业，可能会在父亲手里，付诸东流。」

一直沉默的哥哥忽然开口：

「父亲，史书评论，是以天下公道而论，而非以姓氏论断。」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年东陵君主暴虐，沈氏可以推翻它，如今西陵君主不仁，卫氏如何不可取而代之？」

哥哥语气愈发激昂：

「父亲，不破不立。」

哥哥也跪下了。

「请父亲，择明君，行正义之师。」

帘幕外一片沉寂。

我屏息，等父亲的决断。

过了良久。

终于听见父亲缓慢沉着的语调：

「为父一生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就怕行差踏错，无颜见列祖列宗……」

我有些沮丧，父亲处事，向来保守谨慎，要他造反.....难.....

父亲却话锋一转：

「拓儿今年二十有五，敏儿十八，加起来也不及父亲一人年岁，你们既能明辨是非.....你们父亲，又何至于执迷不悟？」

我的心提起来，只听父亲慢慢笑道：

「孩子们，还真当你们父亲是老糊涂了吗？」

「他沈夜身为君主，不护民却杀民，心术不正，行事不端，何以立国，安定社稷？」

「这样的君主，不要也罢。」

「这回，父亲，听你们的。」

我和哥哥笑起来，齐声应道：「父亲英明。」

末了，父亲又嘱咐：

「此事千万别让你们娘亲知道。她胆子小，若是知道我们图谋这些事，又该睡不着了.....」

父亲总是对娘亲无微不至的。

哥哥留下了一封三公子的信。

他们一走，我慌乱地掀帘出去，膝盖猛地磕在桌子上。

我展开信，潸然泪下。

「敏儿，献丑了，三公子什么都会，就是字写得难看些，本来想叫军师代写的，可夫妻俩的悄悄话，叫别人听见，怪难为情的，你先将就将就，回头，你手把手教三公子练字，好不好.....」

.....好.....

他写了十几页纸，就像陪在我身边一样，有说不完的话。

最后结尾，昏黄的纸张上残留一滴水的痕迹。

「外头下起了雨，我想你了。」

我把信贴在脸上。

我想他，我好想好想他.....

三十八

后来，皇帝又把我接回去，他把我锁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密室。

那个密室，通着銮殿，他上朝时，我在密室，屏息，能听见朝议。

每天我都认真地听着战事的进展。

三公子势如破竹，兵临城下。

有一天，皇帝点了灯，亲自装扮我，着华服，戴凤冠，封后大典那天的装束。

盛妆华服下，藏着的是一副正在腐烂的、丑陋的躯壳。

他竟然不嫌恶地搂住我，吻我，吻我心口的红砂。

一边吻一边说：「端木敏，他攻城了，你的好父兄，和他里应外合.....无知的民众，为他通风报信.....所有人都站在他身边.....朕，只剩下你了。」

「有得选的话，我并不想留下。」

他的脸在昏黄的烛火里一下子很黯淡，他的手掌环上我的颈项，质问我：

「端木敏，你为什么对朕，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所有人都对朕，这么不公平？」

「母后骗我，臣工弃我，民众叛我，朕的皇后，跟朕也不是一条心。」

「朕又做错了什么？」

我摇头苦笑：「直到如今，皇帝还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他望着我，冷笑：「朕夙夜在公，殚精竭虑，何错之有？」

「皇帝，你是殚精竭虑，可你思虑的，是你自己，是你的皇位，而非你的国、你的民，皇帝，你错了，彻彻底底错了，你错在根子上。」

他目光晦暗地盯着我，良久，松开手，才艰涩道：

「端木敏，我没有错，我只是错在，生在这皇家。这里，本就是弱肉强食，这是规则，我没得选。朕不杀别人，别人就杀朕。」

我凝视着他，寒笑：

「皇帝，不是只有杀死五万将士这一条路，才能保住你的帝位。」

「是，弱肉强食，向来如此……」

「可你太不择手段，连为人君者的基本底线都丢弃了。」

他漠然地笑起来：

「端木敏，你太天真了，政治本身就是残酷的，既能为我所用，不择手段又如何？」

他说着，又摇了摇头：

「罢了，我们是夫妻，又不是君臣，何苦谈论这些无趣的事？」

他又开始吻我，挑开我的衣裳，用指尖滑过小腹下那串烙印，目光沉迷地盯着：

「你看不惯朕，不喜欢朕，又如何呢？」

「最后，你还是朕的皇后、妻子，你的身体，刻着我的烙印。」

「陪着你，生同衾死同穴的人，是朕。」

他说着，提起灯，拉着我往外走，走到另一个密室，打开，往里一指，对我笑道：

「敏儿，这是朕特意为我们两人准备的，你看看，喜不喜欢。」

灯往前一照。

石室里立着一个，雕金镶翠的，棺椁。

我的心沉坠下去。

.....

我被下了药，困在棺椁里，华服凤冠，皇帝想要我这样死去。

一片黑暗，黑暗里可以听见銮殿上的声音，一清二楚。

刀剑击撞。

三公子代那五万亡灵问：

「为什么？」

皇帝无动于衷：

「他们既是朕的将士，为朕披肝沥胆有何不可？是为大凉军所杀，还是为朕所杀，又有什么分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自古就是这个道理。」

掷剑击地，三公子低骂了句，又怒笑：

「沈夜，你可真拿自己当一回事。」

「我的将，我的兵，他们是为守护自己的家园，才披上战甲，上阵杀敌的，谁他娘闲得没事，捧你臭脚。」

「为你？你算他妈哪门子君，心思龌龊，行事肮脏，你也配叫我们尽忠？」

「为大凉军所杀，技不如人，我们认了，为你所杀，老子这口气，咽不下。」

「今天，老子教教你，什么是君臣之道。君不仁，臣，无须忍。」

一阵纷杂、激烈的击撞声。

有人惊呼：「陛下。」

皇帝声音含着隐痛，被激怒，又高声怒斥：

「卫焰。」

「朕是天子，天命所归。」

「他们，他们不过是贱民，是蝼蚁……」

三公子粗暴打断他的话：

「天子？」

「净会添麻烦的儿子。」

「你老爹在外给你操碎心，你这不孝子，就只会在背后捅刀。」

砰，很重的东西摔在地上。

皇帝气急败坏：

「来人，给我杀，杀死他，千刀万剐」

三公子哈哈笑起来：

「命都要没了，还杀，摆什么臭架子。」

「沈夜，你想死，我成全你。」

「但临死前，老子要你跪下，向我那五万将士磕头认错。」

皇帝执迷不悟：

「朕没错。朕何错之有？为君王而死，天经地义，他们.....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三公子似乎摔了什么东西，又是很大的动静。

他的声音寒厉：「他们，他们算得了什么？」

「他们是人，活生生的人，会哭会笑会痛的人，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兄长，是孩子，是朋友，是邻居.....」

「他们想回家，只是想回家，就快回家了。」

「就差那么一点。」

「你没错，我们错了吗？」

他的声音渐渐沉痛：

「我哥，盼着回家娶媳妇，他有错吗？」

「我爹，我娘，他们天天盼着我们哥俩回家，他们有错吗？」

「我想保家护国，封狼居胥，光宗耀祖，有错吗？」

三公子的声音已经哽咽了。

「表哥，打小你就念书聪明，圣人论断，帝王之术，纵横捭阖，你无一不通，无一不晓，为什么最后，偏偏丢了为君之

道？」

「我读书差，但连我都知道。」

他的声音逐渐铿锵：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国，是民的国，不是你沈夜一人之国。」

谁说三公子读书差，读书不在多，在精。

銮殿上又是一阵动荡。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意识渐渐浑噩。

棺槨被推开，龙袍染满鲜血的皇帝出现在我面前。

他满脸鲜血，笑着对我说：

「端木敏，朕说了，只有朕，才可以跟你生同衾、死同穴。」

他忽然倒在我身上，然后，用尽最后的力气，启动机关。

棺槨又重重地合上了。

一片漆黑。

我失去意识。

.....

我以为我死了，可是我醒了，月光洒进来。

三公子手脚并用地，缠抱着我。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

他应该是倦极了，眼圈底下一片青黑。

他还在梦里，喃喃地喊：

「敏儿，敏儿.....」

「别怕，三公子来了.....」

我吻了吻他柔软的发，可是低头那瞬间，我看到自己的手臂，
仍然，腐烂.....

我屏住呼吸，轻轻拨开他的手、他的脚。

他翻了个身。

我爬到床沿，蹑手蹑脚，准备走。

后背一阵滚烫。

「敏儿，你敢走半步，信不信我就.....」

他从身后，紧紧抱住我，脸埋在我的颈窝上。

我哽声问：「就什么？」

他把我掰过去，直视着我，那张浓艳矜贵的脸流露出委屈的神色：

「我就，哭给你看。」

他没哭，我哭了。

憋在心里好多天好多天的委屈一下子决堤。

「我好丑。」

「我再也不是天下最美的姑娘了。」

他用力地把我搂在身上。

「我不管，敏儿就是天下最美的姑娘。」

「三公子，你别碰我。这个病，会传染的。」

他静了静，然后，更紧地搂抱我，亲我。

「那太好了，快传染吧，三公子要跟敏儿同流合污。」

「同流合污，不是这么用的，三公子。」

他默了默：「哦。」

然后他又开始闹了。

我制止了他，我不想让他看见小腹上的烙印。

他以为我是很累，就抱着我，跟我说话。

銮殿混乱后，皇帝重伤逃入密道。

三公子翻遍整座宫殿也没找到我。

最后，是贵妃，她跟三公子做了交易。

她用我的命换皇帝的命。

皇帝没死，他活了下来，但他疯了，心智只有六岁。

一直深爱着他的贵妃带着他离开皇宫了。

第二天，齐妃、玉妃、春甜她们来看我。

我躲在屏风后见她们，玉妃若无其事转到我面前来，我连忙叫她躲开。

她却笑着说：「怕什么，这又不传染人。」

我愣住。

她又说：「当时阿芷给你送的银针，被我们偷偷换成另一种，发起来症状一样，但服了解药就好了。」

齐妃也探头过来：「嘿嘿，但是当时那情形，我们也没机会跟你说。」

春甜也眨着眼笑：「当时我们差点被逮到，吓死了。哪里还敢露馅。」

「可是太医说……」 「瞎，庸医，懂个屁。」

我服下了解药。

三公子回来的时候，站在门口不敢进来，默默地揉了揉眼睛。

我对他笑：「是我。」

他立刻眉开眼笑，把我抱起来旋转。

我问他：「哦，你之前不是说没关系吗？为什么这么开心？」

他哈哈笑起来：「我没关系啊，敏儿什么样我都爱。但我怕你不开心，小姑娘就爱美，你看你前几天，小脸都皱巴成啥样了」他凝视着我，目光闪动：「今天，可算是笑了……」

我用尽办法隐瞒小腹下的秘密。

我拒绝了三公子很多次。

在一个又被拒绝的晚上，他伤春悲秋地倚在床头说：

「风水轮流转，当年拒绝了一个姑娘自荐枕席，现在轮到自己了，这滋味……」我虽然很心疼他，但我更害怕他发现这个秘

密。

他不知道，我还可以假装没事，陪着他，多陪着他。

一个傍晚，我在换衣裳，他想吓唬我，无声无息走进来，忽然拍我肩膀，我吓了一跳，衣服掉在地上。

他撞破了我的秘密。

他的目光落在我小腹上的烙印。

我飞快地捞起裙子掩上。

他发现了。

三公子发现了。

我身上有这样的烙印，一辈子也洗不掉。

只要他跟我.....他就会看见这样的字.....

我咬唇背对着他说：

「三公子，是我太自私了，我一直瞒着你，我.....」

离开两个字，说出来那么困难。

我好舍不得。

我深吸一口气，下定决心：「我离.....」话没说完，他把我扛上肩，把我丢上床，自己也覆身上来。

「闭嘴。」

他吻我，不让我说话。

我挣扎着仰起脸跟他说明白。

「三公子，这个一辈子都会在那里，洗不掉.....」

他把我的脸按下去，继续吻：

「就为这？端木敏，你瞧不起谁呢？」

我默然问：「三公子，你不嫌弃吗？」

他滚热的指腹抚上那一处，沉声问：

「还疼不疼？」

我哽咽：

「已经不疼了。」

他湿软的眼睫扫在我脸颊上：

「敏儿，跟着三公子，疼了就说疼，委屈了就哭，不需要懂事，不需要坚强.....比如现在，你就应该抱着三公子，说，三公子，敏儿疼，要亲亲，要抱抱.....」

我本来很想哭，被他一逗，又哭又笑。

我从善如流，把脸挨在他胸膛上：

「三公子，敏儿疼，要三公子亲一亲，抱一抱.....」

他拭去我眼角的泪，抱着我，吻了很多遍，一边低哄着：

「我的好敏儿，三公子亲一亲，抱一抱，什么都不怕了，没人可以欺负我的好敏儿了.....」

大约是他的语调太过温柔，我听着听着，眼皮犯沉。

最后听见三公子咬牙切齿低声说：

「我当时就应该弄死沈夜那个狗东西的。」

「不行，我要派人去追杀他.....」

第二天，三公子回来了，他把我拉到床上，神神秘秘地说给我看个东西。

我好奇地等他献宝。

他拉开腰带，指着小腹下一点的位置，目光闪亮望着我：

「敏儿，你看。」

他在和我同样的位置上，刺了字：

「端木敏之夫」

当天晚上，他往我肚子里塞了个娃娃。

最后，三公子带着我远离皇城，到边境去守山河了。

治国理政的麻烦事，他借下聘的机会，把江山扔给端木家族了。

父亲说他要归隐了，也撒手不管，就带着娘亲游山玩水去了。

哥哥辛苦些，扶持了一个小公主当新帝。

太后去梦隐寺清修了，还抚养了一些孤儿。

春甜留在宫中，升为一等的女官。

齐妃、玉妃出宫了，她们开药馆，救死扶伤。

.....

哦对了，余家那三个男娃娃，跟着我们一起去边境了。

三公子和我，还是他们的叔叔、婶婶。

我终于学会一个人在大草原上骑马了。

风呼啸，自由的风。

我刚闭上眼享受，腰上一紧。

三公子从他的马上跃过来，自身后紧紧抱着我。

我瞪他：「我自己一个人会骑！」

他蹭着我的脸颊，哈哈笑：

「好好好，你会。」

「三公子腿扭了，不能自己一个人骑，敏儿，带我一个吧。」

我还没说好，他腿一夹，鞭一挥。

天高地阔。

星夜疾驰。

我们，重新做回了自己。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